

太白漫談選

三種船

每冊實價七角五分

外埠加寄費

編輯者

生活書店編譯所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初版

小品文和漫畫

陳望道編 一冊實價五角

現在是小品文和漫畫在中國的流行期，也是小品文和漫畫在中國的轉變期。種種的爭論，大概都由轉變激成，這轉變的方向是如何，在本書裏有着種種暗示或明示。讀者在這本書裏不但可以看見五十多位作者精警的言論和最近的見解，也還可以看出一個一致的動向。並且一定更可得小品文和漫畫各個方面的綜合的知識。

大荒集

林語堂著 上下二冊 一元八角

本書是作者在革命以後五六年來最有精彩的作品，全書二十八篇，包含論文，隨筆，劇本，序文等各類，如讀書的藝術，論讀書，我所得益的一部英文字典，英文學習法等篇，尤為青年修學的最好參考。全書約二十萬餘言，用仿宋字連史紙精印，裝訂尤古雅精美。

韜奮漫筆

韜奮著 一冊四角

本書是作者在「生活週刊」上陸續發表的「漫筆」裏選輯的，共五十一個短篇，四萬五千餘言，都是作者隨時就感想所得，用輕鬆雋趣的文筆寫來，很可以表現作者對於所提到的問題的态度和主張，更可以供讀者在思考上的一種補充或參考的材料。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本店特約十大銀行均可免費匯款購閱

- | | |
|---------|--------------|
| 我與文學 | 傳東華編 一冊六角 |
| 五百題 | 傳東華編 一冊一元五角 |
| 六境 | 黃炎培著 一冊三角 |
| 望遠鏡與顯微鏡 | 冷觀合著 一冊五角 |
| 中國的水神 | 黃芝崗著 一冊五角 |
| 勞者自歌 | 豐子愷等作 一冊六角 |
| 中國大學生日記 | 萬迪鶴著 一冊五角五分 |
| 衡微日記 | 蔡文星遺著 一冊四角五分 |

目次

三種船	聖陶(一)
大旱	形天(二)
家信	征農(三)
放牛	煥平(四)
阿九同他的牛	征農(五)
小林	李輝英(六)
木匠老陳	余一(七)
一個私塾教師	草明(八)
跑街先生	佛朗(九)

阿四的故事	微明 (三)
小六	悄吟 (夫)
教授	黑嬰 (八)
賣解者	金葉 (九)
二保	子美 (五)
陳光輝	巴淑 (九)
東北來客談	孟十還 (二四)
出嫁	草明 (二三)
黃昏及其他	形天 (二六)
妹妹的出嫁	張曉岑 (二七)
女人	吳組湘 (二八)
姐姐	周白月 (四)

我鼻子尖上的槍疤	林玉葉 (一五)
「朝山」回來	小默 (一五)
歌場的禮讚	小默 (一六)
兄和弟	靳以 (一七)
到上海去	胡楓 (一七)
吉屋	歐陽山 (一八)
趕市	李輝英 (一八)
旅程底盡頭	勇餘 (一九)
「有」名英雄墓	小默 (二〇)
南京太平路夜景	張曉岑 (二一)
電車上	夏時 (二五)
沒出息	臧克家 (三一)

到南京路去·····	夏吉子 (三三)
沒有打票的乘客·····	阜東 (三六)
「爲什麼不請金哥呢？」·····	陳祥茂 (四二)
桂林雜圖·····	沈起予 (四四)
柳州道上·····	沈起予 (五一)
大行行·····	蘆焚 (五三)
天下第一關·····	蔡希陶 (五四)
茶包·····	何穀天 (五九)
先農壇·····	落華生 (五九)
上景山·····	落華生 (六三)
水院子·····	李輝英 (六九)
秋外春·····	黎烈文 (七三)

中秋	王余杞 (三八)
雙飛鳥	東方 (三三)
山居瑣記	沈起予 (三九)
勞生散記	柯靈 (三四)

三 種 船

聖 陶

一連三年沒有回蘇州去上坟了。今年秋天有一點空閒，就去上一趟坟。上坟的意思無非是送一點錢給看坟的坟客，讓他們知道某家的坟還沒有到可以盜賣的地步罷了。上我家的坟得坐船去。蘇州人上坟本來大都坐船，天氣好，逃出城圈子，在清氣充塞的河面上暢快地呼吸一天半天，確是非常舒服的事情。這一趟我去，僱的是一條熟識的船塗着的漆差不多剝落光了，窗框歪斜，平板破裂，一副殘廢的樣子。問起船家，果然這條船幾年沒有上岸了。今年夏季大旱，船只好膠住在淺淺的河浜裏，那里還有甚麼生意，更那里來錢上岸修理。就是往年，除了春季上坟，船也只有停在碼頭上迎曉風送夕陽的份兒，要想上岸，就好比叫化子做壽一樣困難。因為時世變了，近地往來有黃包車可以代步，遠一點到各鄉各鎮去，都有了小輪船，不然，可以坐紹興人的「嚙嚙船」，也並不比小輪船慢，

而且價錢都很便宜。如果沒有上坟這一件事情，蘇州城裏的船只怕要被劈做柴燒了。然而上坟的事情大概是要衰落下去的，就像我，已經改變到三年上一趟坟了。

蘇州城裏的船叫做「快船」，同別地的船比較起來，實在是並不快的。因為不預備經過甚麼長江大湖，所以吃水很淺，船底闊而平。除了船頭是露天的以外，分做頭艙中艙跟艙篷三部分。頭艙可以搭高來，讓人站直不至於碰頭頂。兩旁邊各有兩把或者三把小巧的靠背交椅，又有小巧的茶几。前檐挂着紅綠的明角燈，明角燈又挂着紅綠的流蘇。踏脚的是廣漆的平板。普通六塊，由橫的直の木條承着。揭開平板，下面是船家的儲藏庫。中艙也鋪着若干塊平板，可是差不多密貼船底，所以從頭艙到中艙得跨下一尺多。中艙兩旁邊是兩排小方的窗子，上面的一排可以吊起來，第二排可以卸去，以便靠着船舷眺望。以前窗子都用明瓦，或者在拚湊的明瓦中間鑿這麼一方小玻璃，後來玻璃來得多了，就完全用玻璃。中艙同頭艙艙篷分界處都有六扇書畫小屏門，上面下面裝在不同的幾條槽裏，要開要關，只須左右推移。書畫大多是金漆的，無非「寒雨連江夜入吳，月落烏啼

霜滿天」以及梅蘭竹菊之類，中艙靠後靠右攔着長板，供客憩坐。如果過夜，只要靠後多拚一兩條長板，就可以攤被褥。靠左當窗放一張小方桌子，桌子旁邊四張小方櫈。如果在小方桌子上放上圓桌面，十來個人就可以聚餐，靠後靠右的長板以及頭艙的平板都是座頭，小方櫈擺在角落裏湊數。末了說到船篷，那是船家整個的天地。船篷同頭艙一樣，平板以下還有地位，放着鍋竈碗櫥以及鋪蓋衣箱種種東西。揭開一塊平板，船家就蹲在那裏切肉煮菜。此外是搖櫓人站着搖櫓的地方。櫓左右各一把，每把由兩個人服事，一個當櫓柄，一個當櫓繩。船家如果有小孩子，走不來的，躺在艙桶裏，放在翹起的後艙，能夠走的就讓他在那裏爬，攔腰一條繩縛着，繫在篷柱上，以防跌到河裏去。後艙的一旁露出四條圓棍子，一順地斜並着。原來大概是護船的武器，但後來轉變為裝飾品了。全船除着水的部分以外，窗門板柱都用廣漆，所以沒有他種船上常有的那種難受的桐油氣味。廣漆的東西容易揩乾淨，船旁邊有的是水，只要船家不懶惰，船就隨時可以明亮爽目。

從前，姑奶奶回娘家哩，老太太望小姐哩，坐轎子嫌得吃力，就喚一條快船坐了去。

船裏坐得舒服，躺躺也不妨，又可以吃茶，吸水煙，甚而至於抽大煙。只是城裏的河道，非常髒，有人家傾棄的垃圾，有染坊裏放出來的顏色水，淘米淨菜洗衣服洗馬桶又都在河旁邊幹，使河水的顏色跟氣味變得沒有適當的字眼可以形容。有時候還浮着肚皮脹得飽飽的死貓或者死狗的屍體，到了夏天，紅裏子白裏子黃裏子的西瓜皮更是洋洋大觀。蘇州城裏河道多，有人就說是東方的威尼斯。威尼斯像這個樣子，又何足羨慕呢？這些，在姑奶奶老太太之類是不管的，只要小天地裏舒服，以外儘不妨馬虎，而且習慣成自然，那就連抬起手來按住鼻子的力氣也不用化。城外的河道寬闊清爽得多，到附近的各鄉各鎮去，或逢春秋好日子游山玩景，以及幹那宗法社會裏的重要事項——上坟，喚一條快船去當然最爲開心。船家做的菜是菜館裏所比不上的，特稱「船菜」。正式的船菜花樣繁多，菜以外還有種種點心，一頓吃不完。非正式地幾樣燒也還是精，船家訓練有素，出手總不脫船菜的風格。拆穿了說，船菜的所以好就在於只豫備一席，小鑊小鍋，做一樣是一樣，湯水不混和，材料不馬虎，自然每樣有牠的真味，教人吃完了還覺得饑饉地。倘若船家進

了菜館裏的廚房，大鑊炒蝦，大鍋煮雞，那也一定會有坍塌的時候。話得說回頭來，船菜既然好，坐在船裏又安舒，可以看望，可以談笑，也可以狎妓打牌，於是快船就常有求過於供的情形。那時候，游手好閒的蘇州人還沒有識得「不景氣」的字眼，腦子裏也沒有類似「不景氣」的想頭，快船就充當了適應時地的幸運兒。

除了做船菜，船家還有一種了不得的本領，就是相罵。相罵如果只會防禦，不會進攻，那不算希奇，三言兩語就完，不會像藤蔓一樣糾纏不休，也只能算次等角色。純是常規的語法，不會應用修辭學上的種種變化，那就即使糾纏不休也沒有甚麼精采。船家跟人家相罵起來，對於這三層都能毫無遺憾，當行出色。船在狹窄的河道裏行駛，前面有一條鄉下人的柴船或者甚麼船冒冒失失地搖過來，看去也許會碰撞一下，船家就用相罵的口吻進攻了，「你瞎了眼睛嗎？這樣橫衝直撞是不是去趕死？」諸如此類。對方如果有了反響，那就進展到糾纏不休的階段，索性把搖櫓挂篙的手停住了，反覆再四地大罵，總之錯失全在對方，所以自己的憤怒是不可遏制的。然而很少弄到動武，他們認為男人盤辮子

女人挺胸脯並不屬於相罵的範圍。這當兒，你得欣賞他們的修辭的才能。要舉例子，一時可記不起來，但是在聽到他們那些話語的時候，你一定會想，從沒有想到話語可以這麼譜的，然而惟有這麼說，才可以包含怨恨、刻毒、傲慢、鄙薄、種種的成分。編輯人生地理教科書的學者只怕沒有想到吧，蘇州城裏的河道養成了船家相罵的本領。

他們的搖船技術因為是在城裏的河道訓練成功的，所以長處在能小心謹慎，船跟船擦身而過，彼此絕不碰撞。到了城外去，遇到逆風，固然也會拉繆。遇到順風，固然也會張一扇小巧的布篷，可是比起別種船上的駕駛人來，那就不成話了。他們敢於拉繆或者張篷的時候，風一定不很大，如果真個遇到大風，他們就小心謹慎地回覆你，今天去不成，譬如我去上坎，必須經過的石湖，雖然吳瞿安先生曾經做詩說，「天風浪浪」甚麼甚麼，以及「羣山爲我皆低昂」實在是一個並不怎麼闊大的湖面，旁邊只有一座很小的上方山。每年陰曆八月十八，許多女巫都要上山去燒香的。船家一聽說要過石湖，就抬起頭來看天，看有沒有起風的意思。等到進了石湖，臉色不免緊張起來，說笑也都停止了。聽得船頭

略微有汨汨的聲音，就輕輕地互相警戒，「浪頭！浪頭！」有一年我家去上坟，風在十點過後大起來，船家不好說回轉去，就堅持着不過石湖。這一回難爲了我們的腿，來回泡了二十里光景才上成了坟。

現在來說紹興人的「噹噹船」。那種船上備着一面小鑼，開船的時候就噹噹噹噹敲起來，算是信號，中途經過市鎮，又噹噹噹噹敲起來，招呼乘客，因此得了這奇怪的名稱。我小時候，蘇州地方並沒有那種船。甚麼時候開頭有的，我也說不上來。直到我到甬直去當教師，才同那種船有了緣。船停泊在城外，據傳聞，是同原有的航船有過一番鬥爭的。航船見牠來搶生意，不免設法阻止。但是「噹噹船」的船夫只管硬幹，你要阻止他們，他們就同你打。大概交過了幾回手吧，航船夫知道自己不是那些紹興人的敵手，也就只好用鄙夷的眼光看他們在水面上來去自由了。中間有沒有立案呀登記呀那些手續，我可不清楚，總之那些紹興人用腕力開闢了航路是事實。我們有一句話，「麻雀豆腐紹興人」意思是說有麻雀豆腐的地方也就有紹興人，紹興人跟麻雀豆腐一樣普遍於各地。試把

「噹噹船」跟航船比較，就可以證明紹興人是生存鬥爭裏的好角色，他們跟麻雀豆腐一樣普遍於各地，自有所以然的原因。這看了後文就知道，且讓我先把「噹噹船」的體製敘述一番。

「噹噹船」屬於「烏篷船」的系統，方頭、翹尾巴、穹形篷，橫裏只夠兩個人並排坐，所以船身特別見得長。船旁塗着綠油，底部却塗紅油，輕載的時候，一道紅色露出水面，同綠色作強烈的對照。篷純黑色，舵或者紅或者綠，不用，就倒插在船梢上，面歪斜斜寫着所經鄉鎮的名稱，大多用白色。全船的材料很粗陋，製作也將就，只要河水不至於灌進船裏就算數。橫一條木條，豎一塊木板，像破衣服上的補綴一樣，那是不在乎的。我們上旁的船，總是從船頭走進艙裏去，上「噹噹船」可不然，我們常常踏在船邊，從推開的兩截穹形篷的中間，把身子挨到艙裏去。這因為船頭的艙門太小了，要進去必須彎曲了身子鑽，不及從船邊挨進艙去來得爽快。大家既然不歡喜鑽艙門，船夫有人家託運的貨品就堆在那里，索性把艙門堵塞了。可是踏上船邊很要當心。西湖划子的活動不穩定，到過杭州的人一

「定有數，」「嚙嚙船」比西湖划子大不了多少，牠的活動不穩定也就跟西湖划子不相上下。你得迎着勢，讓重心落在踏着船邊的那一隻腳上，然後另外一隻腳輕輕伸下去，點着船裏舖着的平板。進了艙你就得坐下來，兩旁靠船邊攔着又狹又薄的長板就是坐位，這高出舖着的平板不過一尺光景，所以你坐下來就得聳起你的兩個膝蓋，如果對面也有人，那就實行「促膝」了。背心可以靠在船篷上，軀幹最好不要挺直，挺直了頭觸着篷頂，你免不了要起僂促之感。先到的人大多坐在推開的兩截穹形篷的空檔裏，這雖然是出入要道，時時有偏過身子讓人家的麻煩，却是個優越的地位；透氣，看得見沿途的景物，又可以輪流把兩臂攔在船邊，舒散舒散久坐的困倦。然而遇到風雨或者極冷的天氣，船篷必得拉攏來，那地位也就無所謂優越，大家一律平等，埋沒在含有惡濁氣味的陰暗裏。

「嚙嚙船」的船夫差不多沒有四十以上的人，身體都強健，不懂得愛惜力氣，一開船就拚命搖。五個人分兩面站在高高翹起的船梢上，每人管一把櫓，一手當櫓柄，一手當櫓繩。那櫓很長，比較旁的船上的來得輕薄。當推出櫓柄去的時候，他們的上身也衝了出去，

似乎要跌到河裏去的模樣。接着把橈柄挽轉來，他們的身子就往後頓，彷彿要坐下來一般。五把橈在水裏這樣強力地划動，船身就飛快地前進了。有時在船頭加一把漿，一人背心向前坐着，把牠扳動，那自然又增加了速率。只聽得河水活活地向後流去，奏着輕快的曲調。船夫一壁搖船；一壁隨口唱紹興戲，或者互相說笑，有猥褻的性談，有紹興風味的幽默諧語。因此，他們就忘記了疲勞，而旅客也得到了解悶的好資料。他們又歡喜同旁的船競賽，看見前面有一條甚麼船，船家搖船似乎很努力，他們中間一個人發號令說「追過牠」，其餘幾個人立即同意，推呀挽呀分外用力，身子一會兒直衝出去，一會兒倒仰回來，好像忽然發了狂。不多時果然把前面的船追過了，他們才哈哈大笑，慶賀自己的勝利，同時回復到原先的速率。因為他們搖得快，比較性急的人都歡喜坐他們的船，譬如從蘇州到甬直是四九路，同樣地搖，航船要六個鐘頭，「噹噹船」只要四個鐘頭，早兩個鐘頭上岸，即使不做甚麼事，身體究竟少受些拘束，何況船價同樣是一百四十文，十四個銅板。（這是十五年前的價錢，現在總得加多了。）

風順，「噹噹船」當然也張風篷。風篷是破衣服、舊輓聯、乾麵袋等材料拼湊起來的，形式大多近乎正方。因為船身不大，就顯得篷幅特別大，有點不相稱。篷杆豎在船頭艙門的地位，是一根並不怎麼粗的竹頭，風越大，篷杆越彎，把袋滿了風的風篷挑出在船的一邊。這當兒，船的前進自然更快，聽着嘩嘩的水聲，彷彿坐了摩托船。但是膽子小一點的人就不免驚慌，因為船的兩邊不平，低的一邊幾乎齊了水面，波浪大時，時有水花從艙篷的縫裏潑進來。如果坐在低的一邊，身體被動地向後靠着，誰也會想到船一翻自己就最先落水。坐在高的一邊更得費力氣，要把兩條腿伸直，兩隻腳踏緊在平板上，才不至於脫離坐位。跌撲到對面的人的身上，有時候風從橫裏來，他們也張風篷，一會兒篷在左邊，一會兒調到右邊，讓船在河面上儘畫着曲線。於是船的兩邊輪流地一高一低，旅客就好比在那里坐幼稚園裏的蹺蹺板，「這生活可難受」，有些人這樣暗自叫苦。然而「噹噹船」很少失事，風勢真個不對，那些船夫還有硬幹的辦法。有一回我到用直去，風很大，飽滿的風篷幾乎靡着水面，雖然天氣不好，因為船行非常快，旅客都覺得高興。後來進了吳

淞江，那里江面很闊，船沿着「上風頭」的一邊前進，忽然呼呼地吹來更猛烈的幾陣風，風篷着了濕重，又離開水面。旅客連「哎喲」都喊不出來，只把兩隻手緊緊地支撐着艙篷或者坐身的木板。撲通，撲通，三四個船夫跳到水裏去了。他們一齊扳住船的高起的一邊，待留在船上的船夫把風篷落了下來，他們才水淋淋地爬上船梢，濕了的衣服也不脫，拿起櫓來就拚命地搖。

說到航船，凡是搖船的跟坐船的差不多都有一種哲學，就是「反正總是一個到」主義。反正總是一個到，要緊做甚麼？到了也沒有燒到眉毛上來的事，慢點也無啥。所以，船夫大多銜着一根一尺多長的煙管閉上眼睛，偶爾想到才吸一口，一管吸完了，慢吞吞捻了煙絲裝上去，再吸第二管。正同「噹噹船」上相反，他們中間很少四十以下的人。煙吸暢了，才起來理一理篷索，泡一壺公衆的茶。可不要當做就會開船了，他們還得坐下來談閒天。直到專門給人家送信帶東西的「擔子」回了船，那才有點兒希望。好在坐船的客人也不要不緊，隔十多分鐘二三十分鐘來一個兩個，下了船重又上岸，買點心哩，吃一開茶哩，又

是十分一刻。有些人買了燒酒豆腐乾花生米來，預備一路獨酌。有些人並沒有買甚麼，可是帶了一張源源不絕的嘴，還沒有坐定就亂攀談，挑選相當的對手。在他們，遲一點到實在不算一回事，就是不到又何妨。坐慣了輪船火車的人去坐航船，先得做一番養性的工夫，不然，這種陰陽怪氣的旅行，至少會有三天的悶悶不樂。

航船比「噹噹船」大得多，船身開闊，艙篷作方形，木製，不像「噹噹船」的那樣只用蘆席艙篷也寬大，雨落太陽晒，船夫都得到遮掩。頭艙中艙是旅客的區域，頭艙要盤膝而坐，中艙橫攔着一條條的長板，坐在板上，小腿可以垂直。但是中艙有的時候要裝貨，豆餅菜油之類裝滿在長板下面，旅客也只得攔起了腿坐了。窗是一塊塊的板，要開就得卸去，不卸就得關上。通常兩旁各開一扇，所以坐在艙裏那種氣味未免有點難受。坐得無聊，如果回轉頭去看船篷裏那幾個老頭子搖船，就會覺得自己的無聊才真是無聊。他們的一推一挽距離很小，彷彿全然不用力氣，兩隻眼睛茫然望着岸邊，這樣地過了不知多少年月，把踏腳的板都踏出腳印來了，可是他們似乎沒有甚麼無聊，每天還是走那老路，連一株

草一塊石頭都熟識了的路，兩相比較，坐一趟船慢一點悶一點又算得甚麼。坐航船要快，只有巴望順風。篷杆豎在頭艙跟中艙的中間，一根又粗又長的木頭。風篷極大，直拉到杆頂，有許多細竹頭橫張着，吃了風，巍然地推進，很有點氣派。風最大的日子，蘇州到甬直，三點半鐘就吹到了。但是旅客到底是「反正總是一個到」主義者，雖然嘴裏嚷着「今天難得」，另一方面却似乎嫌風太大船太快了，跨上岸去，臉上不免帶一點悵然的神色。遇到頂頭逆風航船就停班，不像「噹噹船」那樣無論如何總得用人力去拚。客人走到碼頭上，看見孤零零的一條船停在那里，半個人影也沒有知道是停班，就若無其事地回轉身來。風總有停的日子，那就航船總有開的日子。忙於寄信的我可不能這樣安靜，每逢校工把發出的信退回來，說今天航船不開，就得擔受整天的不舒服。

大旱

形天

這是大旱年頭一個小小鄉鎮裏的故事。

親愛的讀者：也許你是北方人，你就對於這故事的背景有點隔膜了。不過我也有法子給你解釋個明白。

第一，先請你記住：這所謂小小的鄉鎮至少有北方的二等縣城那麼熱鬧；不單說熱鬧還不夠，得加一個形容詞——摩登。鎮裏有的是長途電話（後來你就知道牠的用處了）；電燈，剪髮，而且把髮燙曲了的姑娘，抽大煙的少爺，上海流行過三個月的新妝，還有——周鄉紳六年前蓋造的「煙囪裝在牆壁裏」的洋房。

第二這鄉鎮裏有的是河道。鎮裏人家要是前面靠街，那麼，後面一定靠河；北方用吊桶到井裏去打水，可是這個鄉鎮裏的女人永遠知道後房窗下就有水；這水，永遠是毫不

出聲地流著，半夜裏你偶然醒來，會聽得窗外（假使你的臥室就是所謂靠河的後房）有
唧唧啞啞的櫓聲，或者船娘們帶笑喊着「扳船」或者是竹篙子的鐵頭打在你臥房下
邊的石腳上——鏗的一響，可是你永遠聽不到水自己的聲音。

清早你靠在窗上眺望，你看見對面人家在河裏洗菜洗衣服，也有人在那裏剖魚，魚
的鱗甲和腸子在水面上慢慢地漂流，但是這邊——就在你窗下，却有人在河水裏刷馬
桶，再遠幾間門面，有人倒垃圾，也有人挑水——挑回去也喫也用，要是你第一回看見了
這種種，也許你胸口會覺得不舒服，然而這鎮裏的人永遠不會跟你一樣。河水是「活」的，
牠慢慢地不出聲地流著，即使洗菜洗衣服的地方會泛出一層灰色，刷馬桶的地方會浮
著許多嫩黃色的泡沫，然而那莊嚴的靜穆的河水慢慢兒地流着流着，不多一會兒就還
你個茶色的本來面目。

所以，親愛的讀者，第三項要請你記住的，這鎮裏的河道是人們的交通工具，又是飲
料的來源，又是垃圾桶。

鎮外就是田了。鎮上人談起一塊田地的「四址」來，向來是這樣的：「喏，東邊到某港，西邊靠某浜，南邊又是某港，北邊就是某某塘」（塘是較大的河）。水永遠是田地的自然邊界，可是，我的朋友，請你猜一猜，這麼一塊四面全是河道的田地有多少畝？一百畝？罷！太多太多！五十畝呢？也太多！十畝？二十畝？這就差不多了！水是這麼的「懂事」，像蜘蛛網一般佈滿了這鄉鎮四周的田野。親愛的讀者，這就是我要報告的第四項了。

這樣的鄉村，說來真是「魚米之邦」，所謂「天堂」了罷！然而也不盡然。連下了十天雨，什麼港什麼浜就都滿滿的了，鄉下人就用人工來排水了，然而港或浜的水只有一條出路：河。而那永遠不慌不忙不出聲地流着的河，就永遠不肯把多餘的水趕快帶走。反過來，有這麼二十天一個月不下雨，糟了，港或浜什麼的都乾到只剩中心裏一泓水，然而那永遠不慌不忙不出聲地流着的河，也是永遠不會趕快帶些水來喂飽什麼港或浜的。

要是碰到像今年那樣，一氣裏五六十天沒有雨，嘿！你到鄉下去一看，你會連路都認不準呢！我要講的故事，就從這裏開頭。

從前要到這小小的鄉鎮去，你可以搭小火輪。從這鎮到鄰近的許多小鎮，也都有小汽油船那條不慌不忙不出聲地流着的鎮河裏，每天叫着各種各樣的汽笛聲，這一次四十多天不下雨，情形可就大大不同。上海開去的小火輪離鎮五六十里就得停住，客人們換上了小船，再前進。這些小船本來是用櫓的，但現在，櫓也不行，五六十里的路就全靠竹篙子撐。好容易到得鎮梢時，小船也過不去了，客人們只好上岸走。這裏是一片荒野，離鎮上還有十多里路。

我到了鎮中心區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九點多鐘。街上有些乘風涼的人。我走上了一座大橋，看見橋頂上躺着七八個人，呼呼地打鼾。這里有一點風，被風一吹，這才覺得倦了，我就揀一個空位兒也放倒了身體。

「外港尙且那樣，不知這鎮河乾成了什麼樣子？」我隨便想，就偃起身子來看河裏，這晚上沒有月亮，河里墨黑，從橋頂望下去，好像深得很。漸漸看出來了，有兩點三點小小的火光在河中心閃動隱隱約約還有人聲。「哦！還好！」我心裏鬆了一鬆，我以爲這三三

兩兩的火光自然就是從前見慣的「生意船」或者是江北船戶在那裏摸螺螄。然而火光愈來愈近了，快到了橋邊了，我睜大眼睛看，那裏有什麼船呢，只是幾個赤條條的人！小時候聽人講的「落水鬼」故事便在我腦上一閃。這當兒，河裏的人們也從橋塊的石埠走上來了，的確確是「活人」，手裏擎著竹絲籠，他們是在河裏掏摸小蟹的頑皮孩子。原來這一條從前是交通要道，飲料來源，又兼無底垃圾桶的鎮河，現在却比小小的溝還不如！

四十多天沒雨，會使這小小的鄉鎮完全改變了面目。本來是「路」的地方會弄到不成其爲「路」。

從前這到處是水的鄉鎮，現在水變成了金子。人們再不能夠站在自家後門口吊水上來，却要跑五六里路挨班似的這才弄到一點泥漿樣的水。有人從十多里路遠的地方挑了些像樣的水來，一毛錢一桶；可是不消幾天，就得跑牠二十多里路才有這像樣的水呢！

在白天，街上冷清清地不大見人，日中也沒有市。這所謂「市」就是鄉下人拏了農產物來換日用品。我巡遊着那冷落的市街心裏就想起了最近讀過的一首詩。這位住在都市的詩人，一面描寫夜的都市裏，少爺小姐的跳舞忙，一面描寫鄉下人怎樣沒晝沒夜的屎水，給這兩種生活作一個對比。我走過那些不見一個鄉下人的街道時，我自然也覺得鄉下人一定是田裏忙了，沒有工夫上鎮裏來「做市面」。但是後來我就發見了我的錯誤。街那邊有一家出租汽油燈的舖子，什麼「真正國貨光華廠製」的汽油燈，大大小小掛滿了一屋子，兩個人正靠在舖前的櫃台邊談閒天。我聽得中間一個說道：

虧本總不會罷？一塊錢一個鐘頭，我給你算算，足有六分鈔呢！

說話的是四十來歲的長條子，剃一個和尚頭，長方臉，眯細了眼睛，大概是近視，却不帶眼鏡。我記起這位仁兄來了。他是鎮上的一位「新興資產階級」，前年借了一家歇業的典當房子擺了三十多架織布機，聽說幹的很得手呢。我站住了，望望那一位，這是陌生面孔，有三十多歲，一張圓臉兒，晒得印度人似的。他懶洋洋地摸着下巴回答那長條子道：

「六分鈿是六分鈿，能做得幾天生意呢？三部車本錢也要一千光景，租船難道不要錢？初頭上開出去抽水，實實足足做了八天生意。你算算有什麼好處？現在生意不能做了，船又開不回來，日晒夜露，機器也要出毛病呵！」

「唔唔，出毛病還在其次……就怕搶！」

長條子搖着頭說，眯細了眼睛望望天空。

我反正有的是空工夫，就蹺到櫃台邊跟他們打招呼。幾句話以後，我就明白了他們討論的「虧本不虧本」是什麼。原來那黑圓臉的就是汽油燈舖子的老板，他買了三部蘇農廠的抽水機，裝在小船上，到鄉下去出租，一塊錢一點鐘，汽油歸他出。這項生意是前年發大水的時候，軋米廠的老板行出來的，很賺了幾個錢。今年汽油燈舖的老板就來學樣，却不料鄉下那些比蜘蛛網還密的什麼港什麼浜，幾天工夫裏就乾得一滴水也沒有了，抽水機雖然是「利器」，却不能從十里外的大河裏取水來，並且連船帶機器都擱淺在那裏，回不到鎮裏了。港極多的鄉下，現在乾成了一片大平原。鄉下人閒得無事可做。他們

不到鎮裏來，倒不是爲的屏水忙，却是爲的水路乾斷，——平常他們總是搖了船來的。再者，他們也沒有東西可賣，毒熱的太陽把一切「耘生」都活活晒死了。

這一個小小的熱鬧摩登的鄉鎮，於是就成爲一個半死不活的荒島了：交通斷絕，飲水缺乏，商業停頓。再有三四十天不下雨，誰也不敢料定這鄉鎮裏的人民會變成了什麼！

可是在這死氣沉沉的環境中，獨有一樣東西是在大活動。這就是鎮上的長途電話。米店老板一天要用好幾次長途電話，探詢上海或是無錫的米價錢；他們要照都市裏的米價步步漲高起來，他們又要趕快進貨，預備掙一筆大錢。公安分局也是一天要用那長途電話好幾次的；他們跟鄰鎮跟縣裏的公安局通消息，爲的恐怕鄉下人搶米，擾亂地方治安；他們對於這一類事，真是眼明手快勇敢周密。

家 信

征 農

傍晚。下了一陣雨，天氣轉涼了。因為房子前面是一塊大空場，我們站在平台上，便可以望到許許多多的偉大建築物，尤其那廿五層的上海唯一的大廈，屹然塞在我們的眼前，遮住了一角天。

「這是多麼有詩意啊！」卿這樣說。

然而，我們並不是詩人，我們既沒有鑑賞的心情，也不存有什麼神祕的感觸，這裏只有平凡，平凡，和商店裏的大減價一樣的平凡。我僅僅給了卿一個會意的苦笑。

我們沉默地望着黑暗慢慢向大地壓下來。

「信！」房東的敲門聲，忽然把我們喚醒。

信是我的兄弟寫來的。家裏的信，從來不會給過我好消息；不是說窮，便是訴苦。我拿

着信，心裏很不耐煩起來，我不願把牠拆開，甚至沒有勇氣把牠拆開。我儘望着牠出神，似乎覺察出那裏面包含着什麼危險。當然，我是不好怪家裏的事，這是這樣，總不好專捏造出一些好消息來給我聽；他們不能餓着肚皮說飽了，不能瞞小孩子般說大炮聲，機關槍聲是新年放爆竹。我可憐他們，同情他們，也就因為這樣，我才更感覺到那封信給了我很大的威迫。

信上是這樣寫着的：

……今年鄉下苦極了，簡直寸草無收，我們一村能夠有飯喫的只有一兩家。

從六月起，便沒有下過雨。你想，這成了一個怎樣的世界啦。連吃的水，也要跑到十幾里路遠的大河裏去挑。禾，望着一天天乾死；儘管你日夜車水，用盡了汗血，有什麼用？最後，所有的池塘發圪了。穀一粒一粒變成了白殼，變成了粉。哥，你總記得好些年前你在家時那一次的旱災吧？可不是，你還因為天天幫忙車水害了一場大病？這一次，比前一回，真不知要厲害多少倍：前一回總還有幾根稈收，今年稈也乾枯得沒有用了，壓根就沒有用鎌

刀。

這該是多麼悲慘啊。我以前，總不相信人會餓死，現在，已經成了常見的事。那個瞎了眼的仁伯伯，就是因為挨不住餓，是三四日前自己活活勒死了。還有我們屋背的何八孀，還有多咧！

記得祖父在時，常常談起因為災荒挖青草根吃的那回事，他還說，「真餓了，青草根也很有味道咧。」那時候我們總笑他老人家：青草根有什麼味道呢？那曉得，原是實在的情形。這時青草是乾死了，大家吃的是榆樹皮哥，你沒有看到他們吃時是多夠味啊。我也吃過了好幾次，却還沒有領略到那種滋味。我想如果連榆樹皮也吃光了時又吃什麼？

已經有許多人在向別處逃荒了，我不明白，別處又是怎樣，但人總是望生的，只要有口氣，決不會坐着等死。大約，不到一個月後，附近幾十里路遠近，一定要變成一塊無人煙的沙漠了！

我們家裏也不能維持，父親已經急病了。然而，這是毫無辦法的事，誰也不能怪誰。前

天，還有糧差下鄉來催糧，被我們瞎罵一陣罵走了。你想，這時候有誰來理這些呢……

幸好的，是這時並不見有什麼騷擾。

父親要你寄點錢回來。我知道，你是有困難的，你有一個家，幾十塊錢一個月，夠做什麼。但我却不能不照着父親的意思告訴你。

哥，我也想在最近離開家庭了。也許你不贊成，但這是無用的，因為，這樣最少可以減少一個人吃飯。我想到上海來。你能在上海幫我找點事麼？一二十塊錢的事，就是單單吃飯的事也可以。這應該行吧？哥！你要負責去進行，立即去進行，快快，即使是吃飯的事……

看完了信，我的心，真不知感到怎樣的淒涼。飢餓的呼聲，荒涼的村舍，逃荒的隊伍，一從耳邊，從眼底活現出來。

我怎樣去安慰我的父親呢？我又怎樣來安插我的兄弟呢？

上海，滿地是金子的上海：汽車、電車、跳舞廳、影戲院，不是照常擠得滿滿的，然而，這裏却沒有一個逃荒的人立腳的地方；對於逃荒的人，這裏仍舊是一片沙漠！

我儘管茫然地望着信，儘管默想着。

「信上說些什麼？」卿一直站在旁邊，擔心地問。

我沒有回答她的話，她再問：

「說些什麼？」

我這才回了一口氣，把信交給她，黯然地說：

「鄉下大旱，一點收成沒有。」

她接了信，僅僅望了一眼，聽到我的話，似乎也沒有勇氣再下去，隨即把牠丟在桌上。她默默地看着我，好一會，才非常不安地牽着我的手。

「我們上街去逛一逛吧。」

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是替我着想，不願我陷入在可怕的淒涼裏，我順着她的手站起來，點點頭，下意識地向她一笑。

街上的電燈已經炫耀地睜開了夜眼。

放牛

煥平

媽媽的臉孔還帶着驚悸未退的顏色，青青地，眼眶還濕漉漉的，眼角留着許多淚痕，有點兒紅腫地，緊緊的抱着我，坐在灶門前的竹椅上，那中年莊稼婦女的粗澀的臉頰不時的親着我的兩頰，嘴裏漏出了柔和的低音：

「寶寶！牛兒怎麼拉你落水的……寶寶……」

我祇用欲睡的眼睛有神無神地望着她的眼睛，那偉大的母性愛浸透和陶醉着我幼嫩的靈魂，我能夠說什麼話呢？

那時我不過是四歲的小孩兒。高興起來還不時去拉開媽媽的衣襟，捧出她那湯碗般大的奶出來塞在自己的口裏，不管媽媽的奶有沒有奶汁出來。

爸爸是莊稼人。但那時候爸爸恰恰在縣城裏一家豬欄裏傭工，祇留下媽媽和三哥

四哥在家裏做農活。三哥那時是十七歲，四哥只有十三歲，然而爲着生活，却不能不肩起一切農活的擔子了。他們春耕夏收，秋耕冬收，（註）此外還有耘草，灌水，種乾田……倒是

一年到頭都是忙得不可開交的。

這一天，是七月天。正是第二造耘草的時候。早晨七點鐘吃過早飯，三哥四哥都要上水田耘草去了。媽媽也要上乾田鏟草去。那頭水牛沒有人放怎麼辦呢？（平常是四哥放的）結果是三哥做主意。他說：

「相兒是這麼大了，再不能在家裏一天到晚跟小孩子們做假新郎假新娘去了。跟我們看牛去吧。」

媽媽皺起臉孔，顯然是有點兒不願意。她說：

「年紀這麼小，怎麼好去放牛呢？」

「那麼，誰去放呢？難道可以不放的嗎？況且跟着我們一道去，和我們一塊兒，牛兒走

註：廣東春耕夏收，秋耕冬收，每年種兩次稻。

到什麼地方去，祇要告訴我們一聲就成了。包管沒有危險的。」

「三哥這麼硬，媽媽的軟心腸便屈服了。」

「三哥四哥和我牽着水牛到沖水浦去，這是個大草坪，放了牛兒在那裏吃草，哥哥要好好兒的坐在那兒看着，不要隨便上各處走，特別是不准到水邊去，才放心到水田裏去耘草。水牛很安分的在那兒吃草，不「癩瘋」不走到旁地方去，我也就很閒適地坐在那兒玩泥沙。我玩得入迷，不知道時間的過去。太陽好容易已走到天空中間來了。這是南國中午太陽最猛最熱的時候，陽光透過小笠帽炙着我薄嫩的皮膚，很像被火把燃燒着一樣。正在這會兒，牛兒也挨不住了，很快地要跑到沖水浦旁邊那個湖裏去洗澡。我聽人家說那個湖是很深的，大概有一丈那麼深。牛兒是不會浮水的，到了一個這麼深的湖裏，不是要被溺死嗎？我簡單的頭腦這麼想着，着急起來了，不知怎麼辦好。喊哥哥嗎？這兒和哥哥耘着草的水田相隔那麼遠，我聲音小，喊他們，他們也聽不到。走到那裏去喊嗎？化時間也不少，回來時怕牛兒也已經溺得半死半活了。我這麼肯定着，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揚

起兩條嫩藕般的小腿，飛快走到水牛那裏去。水牛已經走到湖邊了。我雙手握着牛繩，插在沙地裏，用盡我的力氣拉着它，「喝喝喝」的嘎聲喊着它。我着急得兩眼掉下眼淚來，「媽呀媽呀」的哭了。然而，它只知道立刻下水裏去洗澡，我嘎小的哭聲是刺不進它的耳鼓的。它的力氣這麼大，滿不在乎的像沒有被牽着一樣，悠然的走下水去。於是我就在我還沒有感覺到的時候，已被它拉進水裏去了。湖真是那麼深呀，湖水綠油油地。我一到了湖裏，腳就摸不着沙地，像一個破了的埕子浮在水中間一樣。水老是向我肚子裏灌。我不能呼吸，嘴裏老「呀嘩呀嘩」的喊着，多喊一聲，水面就多起幾個水泡，肚裏多灌幾口水。我的手足慌亂地抓着，想抓住什麼東西，然而什麼東西都沒有被我抓着。過了一會兒，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後來的一切是怎麼樣呢？聽說是這麼樣的：

恰恰我的三哥和四哥已耘完了一塊田的草，天氣是這麼熱，想上來歇歇，就向我的地方來看我。那知道一到了沖水浦，却祇看到水牛在湖裏，我是不知去向了。他們敏感地看到水面上一頂小笠帽，那是我戴的，帽旁還疎疎地有小泡噴上來。他們斷定我是溺在

水裏了。打了一個寒顫，臉孔突然變了灰白色。一刻也不允許他們遲疑。兩個人立刻沒有脫衣裳就跳進水裏去。浮到起水泡的地方，泗進水裏，找尋了一會兒，果然找着我了。抱着我，慌慌忙忙地浮上岸去，看看我，臉孔豬肝色，眼睛睜大突起，口裏流着水，肚子像小鼓一樣膨脹，……三哥四哥眼前一陣黑，垂着頭，臉孔酸涼，眼睛下着雨點……

對過涼亭裏坐着許多從田裏上來休息的農夫。四哥跑去告訴他們，他們都向我翰着的地方來了。那些有經驗的老農夫就把我翻過來覆臥，用原始式的人工吸呼方法，使我吐出肚裏的水來。

「這麼個吃奶的小孩兒，也不要教他來放牛啦！」

老農夫責斥我的哥哥。

不知道那一個小孩兒，却這麼快就跑去我家裏告訴了我的媽媽，她帶着兩件祖父遺留下來現在已破得不能再穿的土織舊衣裳，號啕地哭着向我的地方來，準備包着她的這一塊嫩肉——我的屍體，閉着眼睛忍心地掉到村邊的河裏，讓河水流去……

她到了我躺着的地方，那知道這麼僥倖，我却已醒來，能夠呼吸了啦。大家嚷着：

「啊啊！生了！生了！……」

「啊啊？能夠呼吸了！生了！……」

我的媽媽飛失了的心魂才回轉來，笑裏帶哭，一邊埋怨着我的三哥：

「我說這麼年紀小，不好讓他來放牛啦……」一邊就抱起我來，解開她的衣襟，把左奶頭塞進我的口裏，還拉我的右手去捧着她的右奶，然後用她帶來的兩件舊衣裳，蓋在我的身上，使我暖和，抱回家去。

阿九同他的牛

征 農

阿九連自己也忘記有多少天沒有睏覺了。他整日夜除了看牛和照應缺口外，便是坐在水車上；有時疲倦得不能支持，便又走下來跟在牛背後趕。

天越晴越有勁，大河乾得快要見底。四處的水車聲呀呀地就和病人的呻吟一樣。

「有這樣惡的世界！」他的心一有空，便是這樣想。昨晚，他看到西邊天腳下，偶然起了一朵黑雲，他的希望，重又在那黑雲上跳動。直至隔日的火樣的太陽，終又把那黑雲連他的希望統吞噬了。

「嘿！」他不時無力地喝着，鞭梢跟着落在牛背上。牛實在挨死般地拖不動脚：鼻孔內噴着煙，白沫不斷地從嘴角流下，頸上被牛彎（註一）磨得滿是模糊的血跡。

他看了一眼，轉又心痛。他覺得這是一樁罪過，這樣下去，一定再熬不住了。他耕的這車曉田，共有三十餘畝，在往年雨水充足的時候，一條牛也只能勉強應付過去，現在幾乎一個多月沒有下雨；長久的磨難，沒有休息，沒有養料，又是拖的一張丈八的長槽……

還有人咧！

他會幾次請求田主買一條「幫車」（註二）這樣破天荒的旱災，不買幫車怎麼行。然而，田主的回答却是：

「過些時候再說吧。你知道一條牛要多少錢？你自己勤緊一點就得了。」

他也向田主借過幾次米。當然，除了要飽他和她女人的肚皮外，能夠說出來的理由是借米磨牛吃的米漿。這時候的牛，不吃點米漿是不會有氣力的。但是，最後一次，也還遭到了田主的乾脆的拒絕：

註一：牛轡，是一件木製的農具，像半張弓形，車水耕田時用以安置在牛的頸上。

註二：「幫車」是指那乾旱時買來幫助車水的牛。

「那有這樣多的米漿喂牛呢？」

這有什麼辦法？他想着，嘆了一口氣：

「人和牛統統熬不住了啊！」

雖然這樣，他却依然要提起精神趕着牛走。他不能荒田，即使他可憐他的牛，也可憐他自己。他最明白：這時決不能鬆一下勁，不停車水，還着實有點應付不來，太陽的熱力就像在向田裏吸水一樣，只要稍停一霎時，田裏便向着發白，開坼了。

「嘿！」又是他的無力的趕牛聲。

牛，失了知覺般僅僅好好走了幾步又遲笨起來。牠的痛苦恰和牠主人的痛苦一樣；牠餓，牠累，牠的脚快要軟下去，牠的全身，好像要拆散。牠抬不起頭，有時，斜着牠的滿糊眼屎的淚眼偷偷地向着牠的主人一望。

牠的主人已經低垂着眼皮，頭一顛一播地在搖擺着，牠懂得，這是打瞌睡了。於是牠畏怯地站住脚，畏怯地注視着牠的主人。

然而，這使阿九立即被針刺了一樣醒過來了。他來不及睜開眼，手內的鞭梢，自然隨着他的喝聲落到了牛背上。

「嘿！」

牛身上，僅僅急劇地痙攣般抖了一抖。牠失了抵抗，但又怎樣也再提不起腳來。牠忍着痛，仍只有求饒似地斜視着牠主人的臉。

於是鞭梢第二次又到了背上。

牠還是不能動，甚至牠感到快要倒下去了。

「娘的！」然後，他睜開眼，再舉起鞭，但並不會落下。他看了一眼那似乎疲乏極了的可憐的牛，又望一望那燃燒着的天，於是，他想，

「也應該休息一下了。熬不住啦。」

他跳下牛車，用圍巾揩了一揩滿身滿臉的汗，跟着解下了牛轡。

他用了很大的力量，把牛牽下河去喝水，但牠並不喝，只是老把身子浸到河裏去。

他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把牛牽上岸，繫到草舍下，解了幾根截短了的旱禾稈，但牠連嗅也沒有嗅便只顧躺下了。

「不吃嗎？」他把禾稈踢到牛的嘴邊，瞪瞪眼；轉過身嘆了一口很長的氣。

他提起鋤往田路上走。

太陽正瘋狂地在示威，塵土烘烘地從地上噴起來，阿九的赤腳，踏在上面，就和烙鐵烙着一樣。

他點着腳走，眼睛注視在田內。起初，他還能看到田內的水，這是離水車不遠的幾坵；邊走，田內只有黑泥；愈遠，發白了，開坼了。

禾衣一根根枯黃地披下去。

「噯！」他的心不禁一陣陣劇痛，明明早上看的時候，大部份還沒有脫原漿，發白的更只有幾坵，多厲害的太陽，簡直連海也要吸乾了。

他急迫地開一開每條水溝，看一看每一個缺口。他疑心是水溝或缺口有了毛病，漏

了水。

「真是要命了，這樣的天！」他心裏發抖，汗水湧出來，焦紅的赤膊，在太陽下閃着光。之後，他焦急地向牛車邊跑。

一到舍前，他便解下牛索。牛，依然呼呼地躺在地下。他喝了一聲，牽住牛索用力向前一扯。

牛沒有動。

「嘿！娘的，上殺場嗎，看躲得過去麼？」他有點氣急，一脚踢在牛肚上。牛依然僅僅抬起半個身子，又癱軟地跌了下去。

這時，他的心才從車水那事上回過來了。他注意到了他那可憐的牛：流着白沫，沒有「打回。」

「這怎麼得了！怎麼得了！」他急得亂轉；豆大的汗珠從他的額上冒出來。突然，眼前一陣黑，他便昏迷地倒在那牛脚下。

他的喉內，似乎格格地一直在響着：

「……牛，……我底牛？……」

小林

李輝英

小林又來了。

不論他離得遠近，只要我們看到他的影子，我們一堆人都會認出他來的。他還是戴着那頂又黃又黑的破草帽，還是穿着那一套藍布短衫褲，他還是那樣蹦蹦跳跳地走着路，而且還是帶來他那一副笑臉。

我們停下了工作，望着他。他看見我們這種樣子，笑着說：

「怎麼，工頭來了，你們反倒停了手脚？」

照理一些作工的人，都不缺少一種共同的聰明地方，就是該在工頭面前賣弄着小巧，故意多使出一些氣力，向工頭討好，可是我們對於小林就不然了，恰好相反，偏在他的面前實行怠工。這是有原故的，因為小林很和氣，和我們一樣說說笑笑，一樣痛罵有錢有

勢的人，大家都熟了，因此，我們敢在他的面前作出越規的舉動。

這一段路，有三個工頭，另外兩個人是大林和木村，遇到他們來巡查，我們不但不敢停工，反倒要加力拚命作；就這樣，趕上他們不高興，還會伸出皮鞋腳，往屁股上踢。有一次，大林竟然把三麻子一脚踢到路基旁邊的水溝裏，人上來時，全身都髒了，染滿了污水和爛泥。

小林和我們說同樣的話，我們不知道是什麼居心，可是這是使我們和他親熱熟習的主因，我們也就不懼怕他了。其實，他寧願我們在他面前有說有笑的，不願我們故意裝雙賣傻。他說的話，是根本和大林、木村不同。我們就以爲他是在對我們說些假話，但也不能另外找出真憑實據來。

他坐在道木上，我們圍在他的身旁，他又像每次見面後那種情形，從衣袋中掏出來兩包香烟，會抽烟的人，人人都有一枝份兒。一邊抽着他分給的煙捲，三麻子一邊說：

「你總這樣來，分煙給我們大家抽，這樣一回一回的，你不是要多化很多錢麼？」

說：

「咳，說這話幹什麼，大家夥都是一家人，抽幾枝香煙算得什麼。」

劉小五平素就是不大相信小林說的話的，他認爲小林是個假善人，這時就譏諷着

「我們怎能和你高攀，你是工頭，你是日本人，怎麼能算作一家人。」

小林像每次讓我們逼得着急時那種樣子，抬起右手先拍了一下胸膛，然後憤憤地

說：

「你們看，我穿的衣服比你們好麼？什麼中國、日本，我就知道咱們都是賣苦力的！」

「那你們佔東三省，欺負我們中國人是怎麼回事？」

這是一句頗爲緊要的詰問話，容易使人生氣的話，但小林反倒笑了，心平氣和地說：

「這，這是我管不了的事情，也不是我的事情，我才不願意欺負中國人呢。我自己，是沒有欺負過你們的。」

「這就是你說假話！」

他沒有答出來，這回可是生氣了，呼呼地喘着，大概是他不承認這句話是對的。劉小五以爲佔到了勝利，揭破了日本人的假面具，得意地笑着。其實不只是劉小五一個人，我們一堆人的心情也完全和他一樣，他說的話正是我們要說的話。

說日本人心思好，我們不能信從。

抽煙的人，口中噴着煙，煙隨着風一吐出口外就飄散到天空去。快近正午的時候，天氣很熱，幸好沒有工作，身上只透出輕微的汗珠。四外田禾，長得高高的，綠綠的，高粱地上托出紅穗。遠近的山嶺，擺出淺藍、淺綠、深綠的顏色，沒有風，好像都讓這些高山給擋住了。

聽說昨天第三小段工程正進行時，忽然從路旁高粱地內開來幾槍，兩個釘道木的工人和一個日本監工人都倒下去了。然後，闖出幾個身穿破舊灰軍衣的人，端着槍作射擊的樣子，把監工的人扔在地上，搶去了兩枝手槍，臨行，還嚷着：

「死不了的日本鬼，那天高興還來取你們的性命，不能讓你們太太平平修成這條拉濱路！」

又聽說他們還告訴中國人不要實心作活。要偷工，要少作些。

想到這回事，我就問小林說：

「你怎麼不帶手槍呢？大林，木村，不是都有麼？你不怕胡匪麼？」

他深深吸了一口煙，歪着頭回答道：

「槍可以打死人，可不能打死人的心。你不帶槍，人家不一定打你，帶槍反倒容易引起別人的歹念。我怕誰，胡匪肯收留我，我都幹！」

他說的話，我們總覺得是迷離模糊的，不大明白，令人難解。

張海山接着說：

「胡子要你胡子打的就是日本人！」

「不，」他拚力搖着頭，果決地說，「胡子打的日本人是壞日本人！」

「你臉上沒有刻着善惡字樣呵。」

胡大海這句話，說得大家都笑起來了。

說句實在話，我們來修這條拉濱路，真是在危險中討生命的，差不多每隔一兩天，總有一段工程要死些人。可是我們爲了賺錢，就不能不冒這個險。

小林還說過這樣一句話：

「你們以爲這是日本人修的鐵路麼，依我看不知是給誰修的呢！」

這也是使大家夥都猜不出是什麼意思的，照理說東三省已然歸了日本，修這鐵路怎能說不是給他們自己修的呢，所以，這話成了一個謎。

不管小林說的話怎樣費解，我們對他還是很和好的，並且還因爲他自身的待人和善，引起來我們愛護他的摯情；我們甚至於祈求老天爺睜開眼睛保護他，別叫胡子找上他。

「該動手了，歇好一會了。」

抽完一枝香煙，呆過一些時，小林催促着我們動工，等我們動手以後，他點着頭和我們作別，又到前一段路去視察。

有一天，聽說他讓胡子打傷了，但是過了不多日子，他又和我們會面了。而且他還帶來幾個大西瓜，西瓜算是會面禮，他說是用以慶賀我們的重見的。

他把傷口給我們看，槍子從他的膝蓋下擦過的，是輕傷，現在留出一塊斑疤。他並不怪胡子不好，反倒說是日本人爲非作歹引起的報應，他只是說胡子不分青紅皂白就打他，他是有些冤枉。

我們雖然吃着他的西瓜，身上覺到怪涼爽的，可是對於他說的話，全都覺得有些不對，甚而不願和他多說話。我們存了一個心思：要防備他，因爲前幾天聽說有三個工人帶到縣裏去，有人說是工頭搗的鬼，所以對小林這笑笑嘻嘻的人，現在不能不加一番注意。他的話，實在有些讓人不能信任，一個人讓胡子打傷了，不但不埋怨胡子，反倒說自己不好，這不是口是心非麼，不是欺騙傻瓜麼！

因此，我們進一步就認他爲偵探了，不但要注意他，還要提防他，對他的友善，好感隨即減低不少，從此以後，就是他送給我們香煙抽，我們接到手中，都要盤算盤算是不是煙

捲裏放進了某項毒物。

「怎麼，你們都不像從前那樣親熱了？」

有一次，他問我們這樣話，我們否認，說是他自己多心，錯想了人。

「不是的！不是的！不對！是你們不明白我。」

他說這些話，非常着急，好像發覺到自己失落了貴重東西無法尋回那一種情形。他不住頓着腳，擊着拳頭。

我們都在這樣想：明白你也罷，不明白也罷，我們就是不願上你的當，你別自己裝好人。

既然都存着這種心思，誰都覺得他比大林、木村還狡滑，還厲害百倍，所以，明明挨了大林的皮鞋腳，挨了木村的拳頭，還覺得好，至於小林笑臉後面，說不定藏有幾把鋒利的鋼刀。

過些日子不知怎麼他就不見了，代替他的位置的，是一個凶惡的年青日本人，他真

像是一個凶煞神。劉小五說小林大概因為我們對他不好，他又到別幾段工程上去，我們覺得他這話說得千真萬確。可是後來知道是不對了，是大林說的，說把他捉到他們的領事館去，說他犯了嫌疑。他犯了什麼嫌疑了呢？他們的領事館還不相信自己人？

「那麼，小林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我們只能這樣想，却猜解不出，不過，我們老實有些想念他了，要是可能的話，都有人想到領事館去看看他。

木匠老陳

余一

生活的經驗固然會叫人忘却許多東西，但有些記憶却是任憑怎麼洗磨也不能夠消滅的。

故鄉裏那些房屋，那些街道至今還留在我的腦裏。我還記得我每天去學堂時總要走過木匠老陳的店鋪。

木匠老陳那時不過四十歲光景，面孔長得像驢子臉，左眼下面有塊傷疤，嘴唇上略有幾根鬍鬚。大家都說他的相貌很醜陋，但同時人人又稱讚他的脾氣好。

他平日大半在店裏。但他也常到相熟的公館裏去做活，或者做包工，或者做零工。我家裏需要木匠時總是去找他來。他和我家裏的人都很相得。我就在這時候才認識他。他在我家裏做活時我只要有空，就會跑去看他。

他喜歡講話，這固然使我高興和他在一起，可是我那時注意的，還並不在他本人，在他的那些器具，什麼有輪齒的鋸子啦，有兩個耳朵的鉋子啦，會旋轉的鑽子啦，像圖畫裏板斧一般的斧子啦。這些奇怪的東西我以前都沒有看見過。一塊粗糙的木頭經過了斧子劈，鋸子鋸，鉋子鉋就變成了一方或一條光滑整齊的木板，再經過鑽子，鑿子等等器具以後，又變成各種各樣的東西；像那美麗的窗格，鏤花的壁板等等細緻的物件，都是這樣製成的。

木匠老陳和他的徒弟的工作使我眼界寬了不少。那時我還在家裏讀書，祖父聘請了一個前清的老秀才來管教我們，老秀才不知道教授的方法，他只教我們認些字，呆板地讀一點書，此外就把我們關在書房裏，端坐在座位上，讓時間白白過去。過慣了這種單調生活以後，所以我特別喜歡木匠老陳。

他常常彎着腰拿了尺子和墨線盒在水板上面畫什麼東西，我便安靜地站在旁邊專心地望着，連眼睛也不轉一下。他畫好了墨線，便拿起鋸子或鑿子來。我有時候覺得有

些地方很奇怪，不能夠懂得，便問他，他很和氣地向我一一說明。他的態度比那個老秀才的好得多。

家裏的人看見我對老陳的工作感到這麼大的興趣，並不來干涉我，却嘲笑地喚我做老陳的徒弟，父親甚至開玩笑地說要把我送到老陳那里學做木匠。但這些嘲笑都是帶了好意的，父親的確喜歡我。因此有一個時候我居然相信父親真有這樣的意思，而且我對老陳說過要跟他學做木匠的話。

「你要學做木匠？真笑話！有錢的少爺應該讀書，將來好做官！窮人的小孩才學做木匠。」老陳聽見我的話，馬上就笑起來。

「爲什麼不該學做木匠？做官有什麼好？修房子，做家具，才有趣呢！我做木匠，我要給自己修房子，爬到上面去，爬得高高的。」我看見他不相信我的話，把牠只當做一個小孩子的胡說，我有些生氣，我起勁地和他爭論道。

「爬得高高的，會跌下來，」老陳隨口說了這一句，他的笑容漸漸就收起來了。

「跌下來？你騙我！我就沒看見過！」

老陳看我一眼，依舊溫和地說：「做木匠修房子，常常是拿命來拚的。一個不當心在上面滑了脚，跌下來，不跌成肉醬，也會得一輩子的殘疾。」他說到這里就埋下頭，用力在木板上推他的鉋子，木板查查地響着，一捲一捲的鉋花接連落在地上。他過了半晌又加了一句：「我父親就是這樣子跌死的。」

我不能够相信他的話。一個人能夠活活地跌死！沒有這種事情。我沒看見，也沒聽見說過。而且他父親做木匠跌死，他現在還做木匠，這事情更令人不能夠相信。

「你騙我，我不信！那麼你爲什麼還做木匠呢？你就不怕死！」

「做木匠的這樣多，不見得個個會遭橫死。我學的是這行手藝，不靠牠吃飯又靠什麼？」他苦惱地說着，聲音和平時的有些不同。過後他抬起頭來看我，眼淚一滴一滴地落下來。他哭了！在我平日的經驗裏成人的哭是很嚴重的。我看見成人在哭，就知道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不幸的事情。

我不再開口了。他這一哭就使我完全相信了他的話。我於是跑開去，躲在一個地方去思索這事情。憂鬱的種子被他第一次洒進我的心裏了。

祖父一死我就進了學堂，不再受那老秀才的管束了。這些時候我家裏也沒有什麼木工需要老陳來做，所以祖父死後他就不會到我家裏來過。但是我每天到學堂去却要從他那小小店鋪門前經過。

有時候他在店裏招呼我；有時候我就看不見他，却有一兩個徒弟在那里釘凳子或製別的物件。他的店鋪起初還能夠維持下去。但是不久城裏發生了巷戰，這情形一連繼續了三天。於是那兩個打架的大軍官因了別人的調解又握手言歡了。老陳的店鋪在這時期遭了搶劫，他的一點積蓄都搶光了，只剩了一個空店鋪。從這時起他雖然勉強開着店，但生意却漸漸地蕭條起來。我常常看見他哭喪着臉在店裏做工。他的精神很頹喪，他却不肯歇手，不過他如今完全沒有勁了。聽說他晚上時常到小酒館裏去喝酒。

又過了幾個月他的店鋪終於關了門。我也就看不見他的踪跡。有人說他去吃糧當

了兵，有人說到外縣謀生去了。然而有一天我却在街上碰見了他。他手裏提了個籃子，裏面裝着幾件木匠用的器具。

「老陳你還在省城，人家說你吃糧去了！」我快活地大聲叫起來。

「我只會做木匠，我就只會做木匠！一個人應該安分守己。」他搖搖頭微微笑道，他的笑容裏帶了點悲哀。他沒有什麼大改變，只是人瘦了一點，面孔黑了一點，衣服髒了一點。

「少爺，你還在讀書，你好，你將來做官，我來給你修房子。」他繼續地帶笑說。

我覺得要對他說許多話，但是抓住他的袖子，我再也不出一句話來。他看見我這樣子，他便說他有事情，就告辭走了。這時他還告訴我他在他從前的一個徒弟店裏幫忙。這徒弟如今發達起來了，他却在那里做一個匠人。

這次以後我就沒有再看見老陳。我雖然喜歡他，但不幾天又把他忘掉了，直到公館裏的轎夫告訴我一個消息時，我才重記起他來。

那轎夫報告的是什麼消息呢？

他告訴我：老陳正和別の木匠一起在南城一家大公館裏修一座樓房，工程快要完畢了，但這時候不曉得怎樣，老陳竟從樓上跌下來，跌死了，

在那麼多的木匠裏面他却跟着他父親陷進了橫死的命運圈裏，這似乎是偶然，似乎又不是偶然。總之一個安分守己的人就這樣地消滅了。

一個私塾教師

草明

去年八月廿七那天的早上，我步行走到廣州附近的一個村落——那清靜的，富有泥土底香味和藕香的畔塘來。

一間泥牆壁，被一個狹長的院子切成兩段，光線不大充足的房子，是我那有一個妻，兩個未成年的兒子，和一個跟我一樣出外幫傭的女兒的，五十多歲的伯伯所有。他從前是個秀才，一向靠教私塾過活。自從官府取締私塾之後，他就叫學生多買一本三民主義和一本珠算學習法；有時還親自教他們練習太極拳，八段錦，這樣敷衍了幾年。直到最近兩三年，光景大大的變了，有幾個錢的子弟都跑進學校裏去；窮苦的人，對着賤價而賣不去的藕，馬蹄，茨菇，和冷落的磨粉舖，就憂慮地皺上眉頭，終於把兒子喚回去了。母親們頂愛這樣說：

「默在書館有什麼好處呢？不如回去摸幾個蛤子，摘摘野苜菜充充飢……你們整天『子曰，子曰』，天下一輩子就不見太平過！……」

我底伯伯開始不被人信任，而且被激怒了，他用乾枯的手指扯自己灰白的鬚鬚，跳起來向學生吼道：

「她們女流曉得些什麼，你們通通回來吧。唉，可憐的，爲了省一雙鞋子和幾個錢修金，節錢，就硬把聖人污辱到那個樣子……」到底，他忍着氣，想出一個辦法來了，「好，有心送佛送到西天，我就打算捱餓也要在這世界裏給人們講聖賢道理的。你們通通挾了書本回到這兒來，告訴你們底媽，她們種出了些什麼，養大了些什麼，就拿點給我，沒有，就算了。……我們讀書人，雖然肚腸子變成燈芯樣細，聖人還要放在頂上的。大家聽見麼，沒有，不拿就是了。」

往後，我每次抽空回到那慘淡的家庭裏的時候，伯伯便按着鬚鬚對我搖頭，絕望地嘆息起來。他常常說民國國所以要忍受那麼一個沒一刻不是苦痛，戰亂的命運，完全是人

們把聖人的道理——經書忘掉了的原故。

雖然有時我努力拿社會上悲慘的事實來證明他底結論不對，可是他完全沒有把我底話放在腦裏，他確信他底想法，往往抱着哭一輩子也哭不完的痛心在哀惜着，並且，這使那頑固的老人越過越陷入懊惱，困苦的境地了。

「我對你說吧，治國安邦是沒有什麼祕訣的。」他沒有理會我願意不願意，只要他高興的時候，就這樣開始他自己非常珍惜的議論。

「所以，從前的皇帝是非常聰明的傢伙，什麼都不管，只是開科取士一門，便是頂好的辦法了。人只要接近聖賢的道理，壞蛋會變好漢，蠢子也聰明起來，天下不就平靖了麼？我許多朋友常常憂鬱地說：什麼時候，真命天子才出來呢？——那是沒見地的，爲什麼一定要皇帝？現在缺少的是活聖人呀，願意替聖人散播『治世良方』的人呀！唉，我底老同行，一點苦頭都吃不得，他們轉行的轉行，做官的做官去了，可是我是明白自己的責任的。難道民國就把聖人送了終麼？誰敢相信呢？」他講得起勁了，便會孩子似地笑起來，很顯然

地，他需要那種矜持的聲音來撫慰自己的寂寞的靈魂。

今天秋陽分外驕傲地替我伯伯底門牆上塗抹了一層金黃色。我挺起胸膛走進屋子的時候，纏足的，跪在矮凳上弄菜。每一個動作都顯露出過分謹慎的伯母，破例地用幸福的笑容招呼我。她爬下地來搶下我底包袱。我們一道圍住桌子剝鮮蓮子，切肉粒，預備做一個冬瓜盅。她一壁比平常更小心地整理東西，一壁用柔軟的，感激的語調告訴我，這兩個月來，伯伯底學生突然加到二十人，他們都是紳士和富戶的兒女，現在他們不進學堂了；並且今年因為祭孔是區長，局長，紳士主動的，所以熱鬧得幾乎使她不相信。

「他們特別請你伯伯做主祭哩，孔夫子十幾年來沒有走過這樣的運氣了……學生們送了許多鷄鴨和別的東西來，你們好久沒有好好地聚在一塊兒吃飯了，今天……唉，他們行過禮就要回來的。」

毫無忌憚地躺在後堂地板上的太陽，漸漸向院子移去。被牠照耀過的東西，都現出一付緊張的，焦燥的臉色。「人像青翠的禾苗樣生長着，為什麼要給蓋上一堆沙？」因為

我小時所受的教育，對於我現在做人一點幫助都沒有，所以我對那件事是有經常的厭惡的。現在，在一些人正哄動起來的時候，我便會擔憂地思慮起來了。

「大妹，二妹都回來了麼？」我底伯伯回來了。他脫下白熟紗長衫，嘴巴做着一個在盛大的典禮裏，古舊的人底臉上常常找到的，矜持的，虔敬然而又得意的微笑。跟着，他便抓住水煙袋，在女人們中間走動着，過分瑣碎地詢問着當天的菜式，一會兒，他不高興地走開，在屋子裏兩頭踱。他慣例地舉起左手弄一弄眼鏡，眯眯眼睛，口裏迷茫地朗誦起大學裏的句子來。腦袋像裝在彈簧上面，因為支持不了重量似地不住地搖擺着；他那樣子，簡直像跟一個很相得的朋友在放恣地暢談。

我懷了一顆充分好奇的，疑惑的心，要求伯伯告訴我剛才舉行典禮的情形。

「……他們真的跪下去麼？那末，他們穿的是洋服呀，」很微細的地方，我都問到了，引得伯伯常常做出一些沒奈何的，生氣的回答。

「伯伯，這一次的熱鬧，一定是『九經閣』老板攬出來的——」我心裏充塞着憤

薄，故意把我底惡毒的推測對他說。

他碰到這句話，像給吓一跳似地把眼鏡摔在桌上，雙手舉起，指頭便穿山甲似地在頭髮裏亂鑽：「唉，莫了，越問越不像樣了，不懂事的小孩子，只曉得生油幾多錢一斤！」

「可是，你爲什麼要講這樣不成材的話呢！」他沉默了好久，換一付慈愛的臉色對我說：「我平常對你們講的，一點不錯，這便是國運！你們要曉得，命運是操在冥冥的神明手中，而勢力呢，無論如何都屬於官廳的，所謂一響百應——那，唉，」他像舌頭突然腫脹了似地，話被困在口腔裏。「雖然未必每個人都是出自誠心的。」他終於困難地說了這句，「你說，一個書舖老板能夠有這樣大的力量麼？我是清楚的，現在第一個難關已經打開了，還有，唉，大家怎樣才能夠上下一致呢——」

那種高傲的喜悅的顏色，像廳裏的太陽底移動，漸漸從他底臉上隱去。他曾經莊重地替書舖老板辯護過；並且，他說出那好多年代以來沒有放鬆過他一刻的憂慮來。我再沒有勇氣駁斥我那衰老得正像他的思想一樣的伯伯。他底稀少而花白的鬍子，老是在

打躬似的腰背，營養不足的灰敗而多皺的臉皮，都十分使我動情地放棄了跟那在他底
時代圈裏打滾的老人論爭的機會。

跑街先生

佛朗

我每次跨上這部白鋼絲輪子，車身漆黑得發亮的包車，心裏總覺得有點兒高興；彷彿我是忽而闊氣起來了，像在啥個洋行裏當大差事似的。不是嗎？這部車子其實就像是我自己的，一天到晚，總是我坐在上面在馬路上跑來跑去，彈簧的墊子在屁股下一上一下落顛動着；腳踏發出的叮叮的響聲……而且你瞧，我手上不是擎着一個黑色的手提包裏面塞得滿滿的，人家也會說我在大學裏教書的。

可是，當車子停下來時候，我便不同了。我立刻變成一個祇有一件黑色長衫，一對破布鞋的跑街先生，寒寒酸酸的，要帶着十分客氣謙卑的樣子，去敲那些公事房的門。

每天，坐着車子從這間公事房跑到那間公事房，把校樣送了去，也把校樣帶轉來，隨後又得想法去兜別處的新生意。

印物事的人好像總是一鼻孔出氣的，他們會對你說：「價錢太貴了，得便宜一點，而且要快，不能拆爛污；校樣也要清楚一點。他們一樣的要『便宜』，要『快』，要『好』，但我們店裏的老板却又是另外一套話，他說：你把價錢開得太老實了，那是要虧本的，下次要小心。至於『趕快』，是非得要開夜工不可的，但開夜工要發雙工，老板自然不會幹。這樣，逢到忙時，最快也得脫期幾天，結果祇有跑街先生挨罵。」

不過，這些情形是好的，有生意，老板的面孔雖則是嚴肅，也不至把眉心打起皺紋，但現在情形是更壞了。碰到不好的年頭，百樣生意都蕭條，印刷也找不到生意；老底子的主顧，有許多同行搶去了，排工減到每千六角，還有五角半的。老板說這要虧本，但你不幹，別人幹去，生意就永遠不同頭；新生意呢？四處兜不到，把十分客氣謙卑的態度拿出來，說了一大套話，結果還是白費。

「近來生意真個淡得來！」

起初店裏本來是三部機器的，今年停脫一部，近些日子又停脫一部，老板瞞着那兩

部無聲的機器，似乎把他的愁怨全都應該放在跑街先生身上似的，他的眼睛閃着說話：「總是你害得機器停脫的，你這個人不中用！」

「兜生意呀，跑街先生得想辦法去兜生意呀。」店裏的人似乎全都怪着自己，把這個責任重重的放在我一個人的肩膀上。

想法有啥法子可想呀？我担的心事要比老板担的心事來得大，我那會不想到自己的飯碗！

是的，在沒辦法的時候，也仍得去找辦法。兜不着生意，我的飯碗是會敲破的……於是我就想到一月從前是主顧的銀行。

包車把我拖到一所大房子的門口，停了下來。我走上石階，心裏忐忑地的跳。

「天曉得有沒有生意！」

從電梯上到第四層樓，輕輕地去敲「業務課」的門，走了進去。房裏仍舊一大堆人在那裏工作，我要找的那位總務股的股員王先生扳起面孔把我望了一下，算是打過了招

呼，又低下頭去做他的事。

我挨近他身邊，放開笑臉，去問：

「王先生，忙弗長遠嘸末來望僚，近來阿好？」

王先生起先不瞅不睬，停了許久才從鼻孔裏「唔」了一聲，面孔仍是板平的。

大概王先生實在也是忙，我不敢多說話，靜靜地站了一會兒，隨後又鼓起勇氣去問：

「阿有生意介紹點？有生意請係幫幫忙。這些日脚真吃癩店裏生意，得來像水一樣。」

王先生抛下了筆桿，楞着眼好像想了一回才明白我講的是什麼似的。

「生意？此刻一點也沒有。」他冷冷的答。「你們價錢貴，印得也不高明，別家都比你強，生意不好，應該便宜一點呀。」

「別人做得到的價錢，我佢總可以做得到的。做印刷的生意也交關難，太便宜了實在不夠成本……」

「唔，」王先生再從鼻孔噴了一口氣，又把筆桿提了過來，他有些怕我再嚕嚇似的，很乾脆的對我說：「可是此刻沒有要印的東西！」

我站了一會，又用了每一個跑街先生所慣用的口吻湊近他的耳朵，輕輕的說：

「總之，是你老介紹的，終歸可以客氣點，多少會奉上點好處啊。」

「那個……自然……我倒不在乎。」王先生並不覺得高興。

我知道再也沒有希望了。終於仍得裝着笑臉。

「格末，有生意請幫忙吧，再會。」我又掏出一張名片放在他的桌上，生怕他已經把店裏的電話號碼忘記了。

我只好仍舊懷着一股悶氣坐着車子回去。

一路上，我想起昨天老板的面孔和說話。

「近來店裏生意你是曉得的，這個月進款祇有二百多塊洋錢，差不多連工錢也弗夠，機器又賣弗脫，放在那裏沒有用場……你來了六個月了，生意一天比一天壞，你也

應該負起點責任，並不是我說你沒用場，你要提起精神來，譬如說話應該伶俐一點。」

「你老是說人家價錢便宜，搶不到別人生意，我就不相信人家做生意肯虧本錢的，生意淡，還要便宜，格末祇好關門大吉，大家滾蛋！」

老板的說話是使人難堪的；我又想到滾蛋就滾蛋吧，橫豎總歸做不下去，弗要等他辭退。但我是沒有這樣勇氣的；並不是沒有，却是不敢，你想，閒住了半年，好不容易才找到這件工作，錢雖是少，一個月倒有三十塊大洋……假如辭掉了，却怎麼辦？天天在家裏張開口的一個女人和兩個孩子喝西風嗎？不能夠的！我不能立時辭職！挨得一天，也多得一塊錢，我祇能忍受……

沒精打彩的回到店裏；大家也是毫沒有勁兒的閒散的坐着；那部獨一的機器，在印刷房裏嚮着沉滯而單調的聲音，兩個排字工人在下象棋，經理王先生皺起眉頭在椅子上看報紙。

過了一會，經理扭轉頸子問：

「××的一筆賬呢，怎麼還不去討！今朝一定要收回來的，不能再讓伊拖下去。」

於是我又跑到××書店去收賬，其實，這筆賬是前天剛催過的，他們說最近是無論如何付不出來。

我料想是收不到手的，但不能不再跑一次。那位姓張的老板瞧見我踏進來，臉上就表示出討厭的神情，好像我和他有怨仇似的。他不待我問，跳起來便說：

「什麼，又要來收賬了嗎？不早就對你說過，要等一個月才付得出，又不走了你們的，莫說是老交易，可以拖得上一年半，就是新主顧，也不能追命似的緊……」

我瞧着他發脾氣，只好低聲下氣的說出委曲，說是近來進款不好，店裏開銷不來，是經理要我來討的，請幫幫忙多少先付一點。

「多少也沒有！有錢誰高興不付你，老板要討，叫他自己來一趟吧！」

「並且對你老板說，上次的價錢開得太多，我們不能照付的，你瞧，」他翻開一本賬簿，把發票拿出來。「六十磅的道林紙一令頂多十一塊錢，你們開了十二塊半，見鬼！」

張老板的一陣說話和他的憤憤然的樣子，使我再不敢開口了，我只好惘惘然的又跑了回去。

沒有幾天，那部白鋼絲輪子，車身漆黑得發亮的包車，辭退了。這是我意想不到的。經理先生對我說：「生意不好，車子是用不着的。店裏要縮小開支，你只好跑跑路。」於是我只好提起那個黑皮包在馬路上穿來穿去。

我的一雙補過一次的黑布鞋開始破了。做校對的小林告訴我，經理今早又大發脾氣，說下個月要裁人，我心裏兀自打抖，我感到失業的恐慌，我等着那最後一句話的宣佈。

阿四的故事

微明

他們都叫他「阿四」。

鄉裏頑皮的孩子都會唱一只從「阿大」到「阿九」的歌兒。

爲什麼就沒有唱到「阿十」呢？那是誰也不得知。但總之，唱到「阿四」那一段最討氣。他最初聽見了瞪着眼睛，後來只好一聽見就逃走。

這是牽連着「阿四」的那一段歌詞：

「阿四，可四，屁股上生顆痣。娘看看怕勢勢，爺看看割脫來拜利市。」

於是他恨着人家叫他「阿四」，也恨着自己爲什麼偏偏是「阿四」。然而阿四他的故事並不是就此完了的。

正月裏，他淌着清水鼻涕跟在娘背後到鎮上人家討年糕頭，

二月裏，他披着破夾襖，跟在娘背後到河邊摸螺螄，到地裏摘野菜挑馬蘭頭。

三月裏，娘忙了，他可樂了；他跑到爺管的租田東邊那家鎮上老爺的大墳地上玩去；他拾着了半枯的松球兒，也拾着了人家的斷線鴿子，也看着鎮上的老爺太太小姐們穿得花花綠綠地來上墳，照例他可以得一提粽子。

三月是阿四快樂的日子。他在爺光着背脊揹着毒太陽落田的時候就盼望下一個三月；在北風虎虎地叫着的時候，他緊縮了肩膀躲在通風的屋角裏，用小拳頭發狠地揉着他的咕咕響的空肚子的時候，也偷偷地想着快要到來的三月。他盼過了一個，又盼第二個，一來一去，他也居然長成了十一二歲。

也許他竟有十二歲了，但是猴子似的。爺管的租田東邊那鎮上大戶人家的墳地上，的小松樹還比他長得快些。上過了墳，大戶人家那個紅噴噴胖圓臉的老爺總叫他的爺，阿四的爺，往松樹墩上挑泥。

阿四的身上却從來不「加泥」，所以那一年大熱，他就病得半死。他是喝了那綠油

油濃痰似的髒水起病的，渾身滾燙，張開眼不認識人。爺娘也不理他；好生生的人還愁餓死呢，管得了一個病小子？然而阿四居然不死。熱退了，心頭明白些的時候，他聽得爺嘆氣朝娘說：「死了倒乾淨！」

到桂花開的時候，阿四會爬到廊簷下晒太陽了。就像一條狗似的，他爬進爬出，永遠沒有人注意看他一眼的；人們，他的爺娘也在內，鬧烘烘地從這家嚷到那家，像有天大的正經事。阿四虛弱的身體沒有力氣聽，一聽了只是耳朵裏轟轟轟地；也沒有力氣看，看上兩三分鐘眼前就是一閃亂金星。他只是垂着頭靠在廊前的角裏，做夢似地亂想些不相干的事。

他想到了大哥，他曾經有一個大哥，可是記不清那一年被拉伕的拉了去，從此就沒有。他又想到他的二姊，他還有點記得起二姊的面孔。他知道二姊實在鎮裏做丫頭，二姊也許還有粥吃，——一想到吃，他就覺得自己肚子裏要東西，可是他只嚥了一口唾沫，亂七八糟再想下去。他的乏力的眼看見了他的河裏撈起來浮腫了的三哥，他是人家僱了

去趕黃鴨掉在河裏死的。那時候，他，阿四，不過八九歲；那時候，爺哭，娘也哭；那時候，爺不說「死了倒乾淨」呢！

於是阿四就覺得有一團東西從心口湧上來，塞住在喉頭。他暫時甚麼想念都沒有，像昏去了似的。

也不知過去了多少時光，阿四的昏迷的神經忽然嗅到了一股香味。他的精神甦醒了，睜眼一看，稻場上是許多人，都拿着鋤頭鐵耙。「阿四！」他又聽得叫，是娘的聲音。他這才又看見娘僵了腰站在他面前，手裏是一隻碗，那香氣就從碗裏來的。這是很厚的粥湯！真正的粥湯，跟往日的不同！

阿四可不知道這一碗粥湯的歷史。

小 六

悄 吟

「六啊，六……」

孩子頂着一塊大鍋蓋，蹣跚蹣跚大蜘蛛一樣從樓梯爬下來，孩子頭上的汗還不等揩抹，媽媽又喚喊了：

「六啊！……六啊……」

是小六家搬家的日子。八月天，風靜睡在樹梢不動，藍天好像碧藍的湖水，一條雲彩也不掛到湖上。樓頂閑蕩無慮的在晒太陽。樓梯被石牆的陰影遮斷了一半。和往日一樣該是預備午飯的時候。

「六啊……六……小六……」

一切都和昨日一樣，一切沒有變動，太陽天空，牆外的樹，樹下的兩隻紅毛鷄仍在啄

食。小六家房蓋穿着洞了，有泥塊打進水桶，陽光從窗子，門，和打開的房蓋一起走進來，陽光逼走了小六家的一切盆子桶子和人。

「六啊！六啊，你爹死到那個地方去啦？」

女人和患病的豬一般在露天的房子裏哼硬的說話。

「快搬快搬……告訴早搬，你不早搬，你不早搬，打碎你的盆——誰？」

大塊的士敏土翻滾着沉落。那個人嚷一些什麼，女人聽不清了！女人坐在灰塵中，好像讓她坐在着火的烟中。眼睛快要流淚，喉頭麻麻辣辣，好像她幼年時候夜裏的惡夢，好像她幼年時候爬山滾落了。

「六啊！六啊！」

孩子在她身邊站着：

「娘，俺在這。」

「六啊！六啊！」

「娘，俺在這。俺不是在這嗎？」

那女人，孩子拉到她的手，她才看見。若不觸到她，她什麼也看不到了。

那一些盆子桶子，羅列在門前。她家像是着了火；或是無緣的，想也想不到的闖進一些惡魔去。

不到一個月，那家的樓房完全長起，紅色瓦片蓋住樓頂，有木匠在那裏正裝窗框。吃過午飯，泥水匠躺在長板條上睡覺，木匠也和大魚似的找個有蔭涼的地方睡。那一些拖長的腿，泥污的手腳，在長板條上可怕的，偶然伸動兩下。全個後院，全個午間，讓他們的鼾聲結着羣。

雖然樓頂已蓋好瓦片，但在小六娘覺得，只要那些人醒來，樓好像又高一點，好像天空又短了一塊。那家的樓房玻璃快到窗框上去閃光，煙囪快要冒起煙來了。

同時小六家裏，爹爹提着床板一條一條去賣。並且蟋蟀吟鳴得利害，牆根草每棵藏着蟋蟀似的。爹爹回來，他的單衫不像夏夜那樣染着汗。在娘有月的夜裏，和曠野上老樹

一般一張葉子也沒有，娘的靈魂裏一顆眼淚也沒有，娘沒有靈魂了！

「自來火給我！小六她娘，小六她娘。」

「俺娘那來的自來火，昨晚不是借的自來火點燈嗎？」

爹爹罵起來：「懶老婆，要你也過日子，不要你也過日子。」

爹爹沒有再罵，假如再罵小六就一定哭起來，她想爹爹又要打娘。

爹爹去賣西瓜，小六也跟着去，後海沿那一些鬧嚷嚷的人，推車的，搖船的，肩布袋的……拉車的，爹爹切西瓜，小六指着從他們嘴上流下來的瓜子。後來爹爹又提着籃子賣油條，包子。娘在牆根砍着樹枝，小六到後山去拾落葉。

孩子夜間說的睡話多起來，爹和娘也嚷着：

「別擠我呀！往那面一點，我腿疼。」

「把六擠掉地下去了。一條被你自己蓋着。」

一家三人腰疼腿疼，然而不能吃饱穿暖。

媽媽出去做女僕，小六也去，她是媽媽的小僕人，媽媽爲人家燒飯，小六提着壺去打水。柏油路上飛着雨絲，那是秋雨了。小六戴着爹爹的大氈帽，提着壺，壺在雨中穿過橫道。

那夜小六和娘一起哭着回來。爹說：

「哭死……死就痛快的死。」

房東又來趕他們搬家，說這間廚房已經租出去了。後院亭子間蓋起樓房來了！前院廚房又租出去。蟋蟀夜夜吟鳴，小六全家在蟋蟀吟鳴裏向着天外的白月坐着。尤其是娘，她呆人一樣，朽木一樣。她說：

「往那裏搬？我本打算一個月三元錢能租個板房……你看……那家算掉我……」

夜夜那女人不睡覺。肩上披着一張單布坐着。搬到什麼地方去搬到海裏去？搬家把女人逼得瘋子似的，眼睛每天紅着。她家吵架，全院人都去看熱鬧。

「我不活……啦……你打死我……打死我……」

小六惶惑着，比媽媽的哭聲更大，那孩子跑到同院人家去喚喊：

「打俺娘……爹打俺娘……」有時候他竟向大街去喊。同院人來了！但是無法分開，他們像兩狗打仗似的。小六用拳頭在爹的脊背上揮兩下，但是又停下來哭，那孩子好像有火燒着他一般，暴跳起來。打仗停下了的時候，那也正同狗一樣，爹爹在牆根這面呼喘。媽媽在牆根那面呼喘。

「你打俺娘，你……你要打死她？打死她。俺娘……俺娘……」爹和娘靜下來，小六還沒有靜下來。滔蕩着，那孩子仍哭。

有時夜裏打起來，床板翻倒，同院別人家的孩子漸漸害怕起來。說小六她娘瘋了！有的說她着了妖魔。因為每天打仗都是哭得昏過去才停止。

「小六跳海了……小六跳海了！」

院中人都出來看小六。那女人抱着孩子去跳灣（灣即路旁之臭泥沼）而不是去跳海。她向石牆瘋狂的跌撞，濕得全身打顫的小六又是哭。女人號啕到半夜。同院人家的

孩子更害怕起來，說是小六也瘋了。娘停止號啕時，才聽到蟋蟀在牆根鳴，娘就穿着濕褲子睡。

白月夜夜照在人間，安息了！人人都安息了。可是，太陽一出來時，小六家又得搬家，搬向那裏去呢？說不定娘要跳海，又要先把小六推下海去。

教授

黑嬰

隨着季候的變換，到冬天，大家都把最厚的衣裳穿在身上的時候，教授看見妻的肚子已經大得怕人了。

——恐怕不久就要生產了吧。

心裏邊那麼想着，眉尖不覺皺了起來。

這是第四個孩子了……

早上，妻還閉着眼皮，微微地打着鼾，他已經醒來了。瞧瞧放在枕下的時錶，時間是七點半鐘。雖然在這凜寒的天氣裏，誰也貪戀溫暖的被窩，但是猛地想起自家的課是九點鐘，便一刻也不敢多留地爬下床，倒開水洗臉去了。

太陽懶散地從窗口侵進來，照在地氈上。穿上大衣，戴了帽子以後，在出門之前他永

遠不會忘記取出擱在書案上的皮包來，挾在左臂那裏。還有，右手到了房門口也自然會得提起那根司的克。——這樣，教授便上學校去。

從他的住家到××大學是要半點鐘的路程的。他得先叫一部黃包車，用一隻角子或者加上幾個銅板的代價，一直坐到公共汽車站跳下來。湊巧有輛公共汽車在那裏，那當然是最好不過的事；他可以毫不躊躇地坐上去。可是，今天偏偏停在那里的車子在他到來的前三分鐘便開行了。他呼了一口氣，立在刺骨的寒風裏不住地打着抖。

稀疏地沒有幾個人，周遭怪冷清的。

一個衣衫單薄而襤褸的乞丐，滿口打着牙戰，提着艱澀的脚步，好容易挨了近來，向教授喃喃着：

——老爺……！做做好事，老爺！

教授起先是不會理睬。他住在上海也有好幾個年頭了，乞丐的面目他看過不知道有多少。然而，那顫抖的，女性的乞憐的聲音，不斷地向他的耳膜襲來，終於掘起了他內心

的一片同情；他用悲憫的神色看了她一眼，手裏就將所留下來的十多個銅子扔下了。

現在，輕鬆得多了。乞丐婆一聲又一聲地對他道着謝；却又找到一位女學生模樣的人做對象，嘩嘩地向她拐過去。教授只盼望着車子快點來到：距離上課僅有半點鐘的光景了……

早班車沒有幾個人，教授把皮包放在身邊，摸出煙匣，點上一支香煙抽着。

把煙屁股扔到車窗外的時候，已經到了××大學的門前。

上課，兩年前，教授是多麼有興趣！——很早就到了教授休息室，常常一個人也沒有；他便坐下來，照例點上一支香煙，一面抽着一面打開參考書。他想儘可能地給這裏成千的青年男女灌輸一點新鮮的知識。於是上課鐘敲了，他扔下煙頭，對着壁上的那面四方鏡子整整衣服，笑迷迷地，大踏步往講堂走去。

……然而兩年很迅速地消逝了！

現在，聽到噹噹的鐘聲，教授的心裏就有一陣說不出的沉悶。照例跑上了講堂，他懶

得點學生的名姓，也不像以前那麼認真地傾吐他肺腑裏的東西了。

看到他的乏勁，有的學生便溜到外面去……

——我爲什麼忍受着這無味的生活呢？

常常這樣地自問着。

——我是莫明其妙地站在這裏說着話，或者寫着黑板。可是我的話他們聽了沒有呢？寫在黑板上的字，他們看見沒有呢？在教授與學生之間，永遠是陌生的；下課鐘一響，就各自走開了。這種生活是如何痛苦的生活啊！

——然而，我能夠決然離開這裏嗎？

——不，決不能！

是的，教授家裏有着妻和孩子們。他們全都依靠着他一個人的薪給來生存，爲了這，教授在大學裏是如何的慎重——譬如在這樣一個大冷天，他都準時上了講堂。

而學生卻寥落得很。

下午三點鐘，教授的任務已經做完了。

他上會計處去。

放輕了脚步，推開會計處的門。裏邊的人全不覺得似地低着腦袋只在抹着算盤。教授想叫一聲鄭先生，又膽小地喊不出來。他站在那裏有三四分鐘模樣，才決定咳了一聲，以引起那位近視眼的鄭先生的注意。

一咳之後，近視眼果然移到教授的身上來。

——噢……是林先生！

——是的。鄭先生很忙吧？

——還好。還好。

於是他脫了帽子，坐了下來。鄭先生把算盤擱在一邊，身子後椅背一靠，怪神氣地看着教授。他早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不是要錢，他到這裏來幹麼哪！

鄭先生記得：教授的薪水是老早拿去了的。

——林先生可有什麼事？

——唔……我來是爲了……鄭先生你知道我們的苦處。我的內子日內快要生產了，現在不能不籌劃一點……所以，想請幫幫忙……下個月的薪水可不可以……

教授喃喃地說不清楚，但是已經化了好大的氣力。那個却非常明白，眼珠子往上眨了眨，答道：

——這恐怕做不到。

——真的？

——我們也不好做主。頂好還是……林先生去和校長商量比較有用一點。

鄭先生直截了當地說，又開始打他的算盤了。

沒有法子，教授走出會計處。他不知道往那裏去。校長麼？校長的官僚氣真不是好惹的……

在回家的途中，他又在公共汽車站停留了一些時候。向晚的西北風比早上更加刺

人，他不禁瑟瑟地顫抖着，猛地又有一陣女性的聲音傳到他的耳膜上來，以爲那乞丐婆又跟上來了；很快地，他却分辨出這是妻的呻吟……彷彿自己是站在生產院的房子裏似地，尖銳的呼號直刺疼他的心坎，帶着生之嚴肅……可是西北風正捲起一陣塵沙，向着教授撲來；他背過臉去，縮着頸子，連牙根也咬緊了。

賣解者

金葉

「阿鳳，阿鳳還記得嗎？前幾年在石梅場走過索的……」

我懷疑地瞧着講話的人，咬唇蹙額的找尋童年時留下來的一些些印象，半晌後說：

「哦，還記得一些，怎麼樣，阿鳳……」

「討飯咯，還長着一身惡瘡，說是當年爲了日子不好過，窮得沒法兒才把她賣掉，轉呀轉的賣到堂子裏……討飯咯……」講話的人眼睛發光的指着鼻子：「爛鼻子，真怕人，想到這裏來找父親哥哥呢，就是那個玩蛇漢子……去年春天來過的那個，大概就是她的父親，天下這樣大，海底撈針呢，知道飄到那兒去了，這種『走江湖』的……」

我微微地領着首，說話的人看我不表示什麼，便默默的走開了。

我現在還很記得清楚，童年時候，家門前的那條河，一年四季都泊着無數污舊的艚

艙船。那裏面捕魚的人家，做小買賣的人家，苦力的人家，在季節到了春盡和秋初的時候，一定有一隻比較新的使孩子們瞧見了更歡悅的艙船從外地到這兒來傍岸，那就是賣解人又到了。

到的時候，街坊裏的孩子們都相互地奔走着報告，光着脚，响朗地笑着，跳着。雖然賣解人所表演的不外乎耍弄槍棒翻槓之類，但是人們並不因此厭倦，爲了在縣城裏娛樂是很少的，有這樣齊全的賣解團體，心裏已是很滿足了。他們每次總以走繩索收場，這也就是吸引人最大的。踢促的圓圈外，重疊了無數的人圈，喝起彩來，好比原野裏的春雷。走索的是個十三四歲的姑娘，紅褲綠襖兒，臉上抹着胭脂——可並沒因爲塗了胭脂而失去天真，手裏拿柄傘，在那根粗索上搖搖晃晃地來回走着，怪鎮靜的。

有一次，這姑娘被四叔招到家裏給「賞」，紅褲綠襖兒，臉上抹着胭脂，却變得有些忸怩了，她囁囁的「江北腔」，使四叔家裏人全失望了，走後，四叔還不住的說：「如果不是『江北腔』，那倒……」像真的有許多「遺恨」留在心頭，孩子們並沒感覺到這點，都想推

近她，親熱地想學這種怪新奇的話兒，而我也是一個，她，紅褲綠襖兒的姑娘，紅了臉，俯着頭怯懦的只敢偷偷的用眼角向我們瞅，撫弄着自己的衣角，連要她來套走長條板凳也給羞怯的拒絕了。

這次後，照季節他們又來了，却沒了艙艙船，是旱路來的，場上多了一個中年婦，那是阿鳳的母親，從前看船不上岸的。阿鳳穿的還是那套紅褲綠襖兒，但已陰沉沉的給灰污所染，黑了的眼皮，人也憔悴咯，臉上抹的不是胭脂，恐怕是賤價的紅紙條，人們對這種裝扮，顯然都不起勁，而孩子們却不然；我們抬頭拍手，「阿鳳！阿鳳！」的叫她名字，表示我們認識她是一樁光榮的事，不幸，在索上她也不時爲了我們底叫喚而把眼光閃過來，一次，她失足跌了，真的跌了呵！

於是人叢中又像震撼房屋的陣雷般的彩聲掀起了，而人們也就在這兒三三兩兩地離場了。

賣解的到了春天，又從旱路前來，但是在圈中，我們只能見到化石樣悲哀與憂鬱結

晶的阿鳳的母親，他們先有六個人，如今只賸了三個。除掉照舊舞弄幾手槍棒之外，把走繩索改了耍猴兒，那瘦猴穿着紅衣開箱找狀元帽，隨着繩鞭兒來回吱吱的亂奔，這兒沒有像馬戲團裏訓練好的獵犬，能使高貴的觀者提興，除掉不給錢的孩子，肯給錢的人們都站在場外。就此賣解的不能按季節而來了，一年後，他們中又少了一個，只賸了父子倆。臨了我離家的那年，只看見阿鳳父親一個人啞着嗓子自己喊，自己答應，他打恭作揖討銅板，他的技藝又換了樣，我叫那種本領是「蛇穿鼻子」。

蛇的尾巴掛在嘴巴邊，一個蛇頭打鼻孔中鑽出來，他就這樣的討銅板：

「噯，噯，噯，」

他的雙手都伸出來：

「十，十，十，噯，噯，噯，」

「噯，噯，噯，」

他的眼睛淌着淚水，鼻涕，口涎……

「噯，噯，」他的一雙手伸出來，打恭作揖……

往日的露天底大劇場，而今只賸這淒苦的阿鳳的父親，深刻的皺紋裏，隱約辨得出那老人兒生活的苦味，阿鳳呢，天真爛漫的小姑娘，給社會的摧殘，由體力勞動而到性勞動，甚至死神要給她招手咯。

我呢，童年的輝煌似水樣的過去了，現在又飄流在這大都市裏，想起了賣解者的生活，祇有這無名的悲哀和無用的同情而已。

二保

子美

無論在什麼地方，一遇到大保，我總要想起幼年間所犯的一件罪過，心裏便有無限的愧悔——雖然我在當時也會贖過罪，而且這又是關於他弟弟二保的事情。事情的發生，在現在回想起來，已經是二十餘年前的陳跡。那時我才只九歲，二保比我小一歲或兩歲，可記不清了，總之，他比我略小些。也是這時候吧，一個涼秋九月的某日傍晚，這一對小孩子在離家不遠的田塍上跳跟着玩。田的四週是清可見底的河流。兩岸的蘆葦早已開滿了白花。夕陽還在遠處樹梢上徘徊。隊隊寒鴉背着斜陽呀呀地叫着打我們頭上飛了過去。不知跟誰學得，我和二保不約而同地吐了一口痰，罵了一聲：「剝頭落屎缸。」心裏這才輕鬆了些，想不至有什麼禍事來臨了。立在田的南頭，便可望得見我家的一間，只有一間的草屋。二保就住在這田的西邊，中間這隔着一條小河。說起他的家，也不過是僅足

避風雨的一間小草篷，而且據說也還是每月出二百文租錢向人家租賃的，二百文，這數目原很微小；但在二保的家境，確是一種了不起的擔負。他的母親，當他出世的第二年就不在了。哥哥大保，在一家布行裏當一個「二鍋」的職務，這家裏，只有二保和年過半百的父親住着。他們父子二人，就靠着大保的收入和拾糞拾草來維持生活。雖然大保的收入每月不過一元，而拾糞拾草所得又復有限，可是，年復一年，他們倒也餓了過來，沒有餓死。

這是難有的事，那天二保手裏居然也有個銅子在玩着。那時，我們常見的却是小錢之類，所以一見這銅子，我心裏着實有點羨慕。處境相做的這樣兩家的孩子，二保和我幾乎成月，甚至半年的袋裏是難有一個銅子存留着的。如果有了制錢三五文，馬上要拿出給家裏買火油去。所以，對於銅子的尊重，我跟二保有同樣的心理。

兩個小孩當然不知人間有什麼苦惱，儘在那田裏亂跳亂跑，互相追逐。夕陽似乎有厭倦之意，漸漸地走向地下，只留得一些殘霞映在天空裏時，大地上的一切，都披上了絳紅的外衣。當我在前面飛奔時，忽然聽不見後面的笑嚷聲；掉頭一看，只見二保停在那

兒，似乎在尋找什麼。我走去一問，纔知道他那家私——銅子失落了。我當然也幫着找尋。可是在這四五畝大的田裏，真不容易找呢。而且，夜的黑暗已漸漸地把光明趕走，它將獨霸這世界了。

到底是我的眼睛尖，看見了。看見它靜靜地躺在那田畦裏在看我。這寶貝，得來不易的，我怎肯告訴二保呢？想俯下身子去拾，覺得有些不妙，二保會看見的。於是計上心來，忙把右腳順勢一踹，那銅子就給泥塊蓋住。看二保儘在那邊着急，我心裏就覺得好笑。一會兒，二保跪了下去。磕了兩個頭，嘴裏並且在禱告，求神幫助他。可是，天已快黑了，找也無從找起，二保只得哭喪着臉向着自己的家去。我呢，却乘他不注意時早把那銅子拾起，藏在袋子裏；一面却對他表同情的說：「倒霉，倒霉，怎的把它失落了？」同時又安慰他說：「不要緊，明天一早，我和你再來尋……」一面我也加緊了速度走回家去。在半路上，只聽得：「你這狗養的，把它失落了！你這狗養的，把它失落了……」同時也聽着拍拍的板子聲。

大概是轉了運罷，在第二年的春天，我的父親賣花生糖的營業漸漸好了起來，我手頭也常有二兩個銅子了。可是，每次遇到二保，我的心裏就不安起來，而且，二保的家境更其艱難，往往成天的不能吃到一頓飯。因此，我也就常常一個銅子一個銅子的送給他們。在那時的心理，我便以為在贖罪了。這樣，前後統計下來，倒也有二十餘枚。後來不知爲了一件什麼事，他的父親在言語間得罪了我，我從此就不會再給了。

時光匆匆地過去了，這事距今忽已二十餘年。在這二十餘年當中，人事大大地變遷了。二保的父親早已不在世，二保也不知流落在那兒；只有大保還在家鄉替人家做幫傭。事情雖然早已成爲陳跡，又是那麼微細；可是，那晚的情形，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腦裏，永遠不會忘記。

陳光輝

巴淑

陳光輝是我們那條街上頂好玩的東西。他只要上街來，就聽見家家店裏都在喊「陳光輝，跳一跳。」「傻寶兒，跳一跳。」他，好像沒有聽見的樣子，一擺一擺地獨自向前走。大家看見他不理，就跟上去，有時，或攔着他，硬要他跳一跳。他只得把兩隻赤足並在一起，兩隻肩膀向上一聳，嘴裏說「我跳。」其實只做了一個跳的姿勢，兩腳並沒有離地，於是大家嘎嘎地笑了。

他是我們那條街梢頭公立病院裏的僕人，每天都要上街來買東西。每次上街，一定要來我們店裏喝酒。我看見他的時候，他的鬚髮已通通白了，終年是赤腳，光頭，穿一件灰布短棉襖，腰間束一條草繩，下面一條藍布破單褲。他走進店來，不說話，把一個大錢很鄭重地擺在櫃台上，兩眼閃閃地看着櫃裏面排列着的酒缸。店裏坐着喝酒的人，這裏那裏

都一齊喊他：「陳光輝，來！我給酒你吃。」他不理。昏酒的夥計說：「傻寶兒，你一個大錢不夠買酒，給我跳一跳，我昏點你吃。」他果然肩頭一聳，說「我跳。」夥計笑了，順手昏一點給他。他一氣喝完，就走。有時店裏喝酒的人太多，夥計同我都忙不開的時候，他來了，站了半天沒有人理他。第二天來時，頭上就滿是傷痕。有一次，夥計笑說：「哎呀！陳光輝生了楊梅瘡哪。」他走出店去，街上的人攔着他，要他跳，問他頭上的血疤是什麼，他說：「嚙，楊梅瘡。」

有一次，夥計看見他的藍布褲上遍是斑斑的血跡，說：「陳光輝，你生痔瘡哪？那外面有塊大石板，你去坐一坐就好了。」他不理。那個人把他拉到店外去，指給他階前那塊預備做指路碑的大石，要他坐他。果然坐上去，那時正是三伏天氣，石板像火燒過似的，他坐不住，忙立起來。全店的人都大笑了，夥計說：「陳光輝，他騙你，趕快罵他。」他說：「我罵他。」另一個喝酒的人說：「呔，你這個蠢東西，叫你罵他。」他還是說：「我罵他。」

大人們歡喜他，同他玩，小孩們更歡喜。所以我們擠在大人堆裏笑了不足，抽空還常

常跟到他的病院去看他伏侍病人。

這個病院是專為街上病倒了沒有照管的人而設的，病人幾乎全是叫化子。陳光輝就做他們的看護兼僕人。病重的，要他抱着拉尿，要他喂飯，病輕的，要他倒夜壺，買東西。有一次，一個病人要他跪在地板上替他提夜壺接尿，他不知怎麼失手，把壺砸了，那個病人就把尿撒在他的頭上。一屋子的人全笑起來，於是這個問：「陳光輝，酒好吃嗎？」那個喊：「陳光輝，我這裏還有，快來吃。」他一聲不響地把破壺收拾起來，拿到病院管理的面前去說：「打破了。」病院管理順手拿一塊竹板叫他：「伸起來。」他果然伸出手去給他打了二十個手心。

陳光輝的臉上永遠沒有喜，怒，哀，樂，的表情，只有在出入病院，經過管理門上掛着的那隻鸚鵡架下時，口角邊似乎有點笑意。那隻鸚鵡每次看見他過，都要尖銳的呼喚「傻寶兒又來了，傻寶兒又來了。」他抬起頭來，看看牠，口角一動，也低低地，慢慢地說：「傻寶兒又來了。」

他是我們店裏終年不斷的老主顧，可是被打手心的這年中秋後，他接連四天沒有來。我因為要幫着夥計給客人送酒，沒有工夫去看他，夥計在他沒有來的第四天的夜裏吃晚飯時，忽然想起了說：「怎麼陳光輝不來了？」剛剛說完，他就進門來了，很瘦，像生了大病似的，棉襖撕得很破，烏黑的棉花一朵朵凸在布外，破的褲子更加破了。兩隻大腿全露在外面，像兩段秋後的樹幹子。夥計說：「怎麼哪？要回老屋去了吧？」他不回答，停了許久，纔伸出手來說：「伯伯，我餓了。」我夾一塊豆腐放在他手心裏，他拿去一口就吞了。夥計說：「要吃酒嗎？」他眼睛閃了一閃，夥計舀了一杯給他，他一口就乾了，然後又說：「伯伯，我餓了。」夥計給他一碗飯，他兩三口就吃光。吃完，看着我們，似乎還要，夥計說：「走，我們要關門了。」他果然一拐一拐地就走了。

從此以後，又有一個星期沒有來，夥計問那常來喝酒的客人，陳光輝是不是死了，他說：「沒有死，因為他有一天晚上打倒了燈盞，燒了一條病人的棉絮，管理打了他一頓，餓了他兩三天，後來又說他私自晚上來喝酒，又打了，現在鎖在那裏的。」

又過了兩天，他仍然沒有來，我便抽空去看他，可是找不着。病房裏的病人說：「傻寶兒麼？背黃土去了！」我問他在那兒背黃土，他們一齊哄笑起來。我走出來，經過管理的門前，架上的鸚鵡忽然喊：「傻寶兒又來了，傻寶兒又來了。」我忙掉頭去看，却沒有人。

陳光輝已經死了。喝酒的客人說陳光輝是給管理一棒打死的。

街上沒有了陳光輝，大家也並不感到寂寞。只有晚飯大家閑談時偶然提起他，有的人知道他的身世，說他原是富家公子，三十歲前是很英俊的。三十二歲那一年不知怎麼失足從樓上倒跌下來，沒有死，腦筋受傷，就變傻了。因此他的妻子改了嫁。族人都不要他趕他出來。後來給病院主人收去，放在院裏做僕人。他在院內服侍病人已經二十年。這條街上的空氣也因他熱鬧了二十年；現在他去背黃土，街上雖不每天聽見「陳光輝，跳一跳」的笑聲，但我們店裏偶爾還來一個酒後高興，把兩肩一聳，說句「我跳」，惹得大家歡喜的客人。

東北來客談

孟十還

真是出於我的意料之外，這位幾年不通信息了的老朋友，他竟從遙遠的東北突然到上海來了。

「你爲什麼事到這裏來呢？」他剛坐下，我便驚奇的問。

「國勤（他的第二個兒子）病了，寫信叫家裏快來一個人——」

「寫『信』——你說郵政還通嗎？」我截斷他的話問道。

「通的，怎麼不通這邊寄的，那邊寄的，始終都寄得到，鬼子（註一）並不扣留中國人信件的啊，方纔我說什麼了——」他接着說道：「——是的，叫家裏快來一個人，想來大

（註一）東北鄉下人叫日本人是「鬼子」，也用這兩字叫那奸頭滑腦的人。

「概很重吧，不然怎會這樣着急呢。他從小就有吐血的病，是他母親遺傳給他的——咳，她害了他暑假時寫信給家就說爲了預備會考，累着些，又犯過一次，吐得不少，這回不知怎樣子了……」

「他在上海讀書嗎？一向沒有聽人講起。」我說。

「不是上海，——南京，××中學。」他答。

「你是從大連乘船來的？」我問。

「是。」他答。

「什麼船？」我又問。

「大連丸——日本船。只有日本船跑這條路線了；從前好歹還有兩三隻中國船，一個月總也來往幾次，現在可是都停航了。連英國船也很少的了。」他喝了一口茶，又慨嘆的說：「鬼子真有經營的本領，媽的，錢是活該給人家賺去的呀！」

我給他添了茶，又遞給他一支紙煙，但他立刻的將它放回盒子裏。

「頂多一支，」他說：「我慢慢的要把這東西戒掉了，這年頭什麼都不能不打算啦。」
沉默。我們兩人呆呆的面對面看着。

這位健康的將足五十歲的老友，我僅隔四五年（不算很長的期間罷）沒有看見他，他的前額，却已堆滿了一疊一疊的皺紋，他的頭髮也每一根都變成冬日枯草似的顏色了。這明明白白是表示着人生的擔子和人生的煩惱，將他壓壞了。

我不能不先來打破沉默。

「怎樣，近來地方上還住得安靜嗎？」我發問了。

「無所謂安靜，也無所謂不安靜。在鬼子的勢力支配底下，若說不安靜，難道還有第二個日本再來一次『九一八』嗎？若說安靜，那個人又能有一分鐘敢保自己的性命和家室呢……前些日子風傳鬼子和大鼻子（註二）快開仗了，要在東北按戶抽壯丁，徵車馬，

（註二）俄國人。

加地就捐……那簡直把人愁死了。早年反亂（註三）的時候還可以逃跑，此刻簡直不能逃跑也無處逃跑了。」

他繼續說道：

「提起反亂沒有一個人不心驚膽寒的，早年反亂的時候，離鐵道線（註四）僻遠一點的地方，還可以幾個村莊一同武裝聯合起來，抵抗偶然三五個竄入鄉村搶雞奪牛的散兵和一些趁火打劫的小股土匪。此刻是不行了：鬼子老早派警察將所有村鎮裏住家收藏着的鎗械——連洋砲（註五）也在內，都通通繳拿去了。你想，待到大難臨頭，不只有空着兩隻手等死嗎！……今年夏天看地（註六）的人已經就沒有鎗用，只好拿木棍了，因

（註三）此指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反亂」是戰爭的土話。

（註四）南滿鐵路。

（註五）一種由鎗口裝藥和鐵沙的古舊火鎗。

（註六）舊曆七八月，五穀成熟在田而還未割到家的時候，防有賊偷，每村各派家人，分區在夜間巡視，叫

做「看地」。

此小偷特別多……」

「這就是爲了防東北人民的反抗罷！」我說。

「總是這個意思了。——拿去的是看得見的東西，可還拿不去東北人民裝在肚子裏的心。東北個個人都恨死鬼子了，天天盼望南方出兵，收復三省；咱們的軍隊若能決心幹一下，東北無論那個人，上前線打衝鋒拚命也甘心樂意的……」

他的喉嚨似乎被什麼堵塞着了，我將茶杯給他移近些，他急忙喝了一口，便向我俯過身來，瞪圓一雙疲倦失神的眼睛，低着聲音，鄭重的問道：

「可是，你說老實話，咱們在東北幾千萬人究竟還有一綫希望沒有？現在好像大家都不注意東北這個問題了，呵？？」

對於這持續了好一會兒的「？」，我難住了，費了加倍的思索，最後決定的回答是「！」。我原想這個符號有兩面的用法，暫時用來濛混老友的心，免得一路辛苦了的他再感到悲哀，然而我的表現能力並不會服從我的指揮，於是這「！」便成爲那種不幸的

用法了。這能說是我的過失嗎？

我留他一同吃午飯，他答應了。

我們吃過飯，談話便轉到各人的家庭的方面來。他的家庭我本略知道些的，在東北那種天時良美的環境裏，十口之家，有百多畝好田，並且養着一輛三套馬的大車（註七），便算標準的有產階級了。不過這乃是以前的話，近來又變到怎樣呢，我却不知道了。

「你自己一家的生活總該還好吧——」

不等我說完，他便用手勢止住我，幽怨的亢聲說道：

「還有什麼好說，這兩三年來，什麼情形都大大不同了。從前有產業的人，現在都漸漸的破產了，不久恐怕也要流做乞丐了……我當然也不能例外……你知道，東北鄉下人的生活全靠一年一季的農產，他們每年將收穫的高糧，大豆，穀，除了留下自己吃的，多

（註七）東北種田多的人家多自備車馬，一車駕三馬的叫三套馬，套數越多越代表家富。普通每車頂多四五套。

餘的都賣出去，換回了錢，這纔能買布做衣服，買油鹽醬醋，這纔能供學生讀書。現在怎樣了呢？據說因為往北（註八）運不出貨，影響了——差不多是整個阻斷了銷路。每次鄉下的車載着糧石到「集」（註九）上去，十有九次原裝不動的又載回來。但是要錢用，能放着糧石不賣，由它爛在倉裏嗎，不能，沒法子，只有咬緊牙根，賣罷——討最低的價錢！這就是鬼子的最好的機會了！從此，大小各期集市，都擠滿他們的機關的買辦來大批收買糧石，買主全是他們，——包辦，他們喊出多少價錢，就是多少價錢，鄉下人只好含着眼淚，將他們的血汗物當禮品送給人唔，花本錢種了地，歸終只能得回一半的本錢，那一半便賠了！再這樣下去，不用多，兩年，便會遇到即使有田地可種，却買不起下土的種籽的時候了。……種地既然不行，鄉下人不是就走到絕路了嗎？

（註八）近年因中東路問題，糧石已經不能由哈爾濱和滿洲里出口。

（註九）定期市場。有逢一四七舉行一次的，有逢二五八舉行一次的，有逢三六九舉行一次的，各地不同。道

糧集市，在秋收後到舊曆新年最熱鬧。

略停，他又用幾乎使我辨不清楚的聲音，彷彿是說給自己聽，道：

「國勤讀書一年要用三百多元，我實在再沒有負擔的力量了，因想等他讀完這一學期，便叫他退學了……請你幫他留心點，找一件小職業……」

又是沉默。這次我們兩人都各自垂了頭，好像一切的話都說完了。

室內一片靜靜，時候雖然是一個晴朗晌午，但是，覺得有如坐在黑暗的夜裏，沒有燈光，沒有月亮，沒有星光。心頭像被壓上一塊五千斤大石般的沉重，像當炎暑的烈日下，走進一條生滿沒頸野草的甬道那樣感覺悶熱和狹窄。

壁上的時鐘搖出堅脆的有規律的彈奏，告訴時間的輪子正向前滾着。

(二十三年國慶夜追記)

出嫁

草明

秋風已經掠過了榕樹村。鄉下漸漸普遍地響着單調的嫁娶的鼓樂聲。那種又像淒涼，又像快樂的音樂，使對兒女沒有完成最後的責任的父母們非常焦急。爲了這種時令的催促，我那常常被人嗤笑的表姐也出嫁了。「那個老女，」平時人家提到她的時候，大概是這樣開始的。

胡姓「秋官第」大宅，白石牆腳的門前，像菜場似地密擠擠地排着許多鮮豔的花花綠綠的儀仗，門口正對，擺着一頂比一切都要耀眼過的五彩花轎；那些穿了彩衣的鼓樂手，槓彩亭，錦扇的小工，謹守着自己認定的東西，聽候裏面的動靜。

看看太陽已經爬上屋脊，再沒有勁兒走動的樣子，鼓樂手們就不耐煩地玩弄自己底樂器催促着。不和諧的音樂，使人忘記了本來的吉利那個意思，只想像是什麼動物底

不平的叫號。

幾個被小孩纏着，靠牆站着看熱鬧的女人，非常有味地議論着胡大小姐底出嫁。一個捐大燈籠的，有着一塊長長的黃瘦的臉的婦人，無聊地走過去，毫不留心對方底談話，沒頭沒腦地兜搭着說：

「今天晚上大概可以賺五毛錢吧。村裏頭像這樣闊氣的人家，找不到十處哩。」她說了，用手理理她那梳得很光滑的頭髮。

「唔，你像做夢沒有醒哩！」其中一個兩額很高，嘴巴鴨子似的婦人，不高興地說着。『要是你一向等着捐大小姐底燈籠吃飯的，那你底骨頭也化水了。誰不曉得大小姐是個老女——一個常年害病的『藥沙煲』……鄉下女人到了二十歲還嫁不脫，真不曉得多倒靈？』她被擾亂了，發氣似地打了在她身旁糾纏着的那孩子一下。

「其實，這樣一個十足柔和孝順的姑娘，什麼嗜好都沒有，也不交朋結友，難道還愁配不到一戶好人家，要捱到廿七歲，害了這個羞人的病症——女兒家頂討厭的閉經病

哪！」捐燈籠的婦人恐怕得罪了她底談話對手，非常和氣地說。

「俗語說：『響屁不臭，臭屁不響』——」一個細眼尖鼻的傢伙，斯文地撮嘴說着，「女人越是看來正經就越靠不住。你看，那種官宦人家好比是一個裝滿雀子的紙籠子，看是好看，還不是常常給牠們偷跑出來……」

「總之，高不成，低不就，母親死拻住女兒底咽喉！有錢人是特別奇怪的，撒泡尿也比別人花樣多——其實做母親的，只要挑個有本領賺錢的女婿就行了，爲什麼要顧門第，論家財，婆娘底脾氣……唉，要不要挖開人家底祖墳查查三代呢？」顏高的婦人動氣地批評着。

一個穿藍布長衫的堂倌，第二次跑出口來了，他點起腳，用手擋住一邊嘴巴，高聲對那些等得發急了的抬儀仗的人說：

「快了，快了，現在吃『滿堂飯』了！」

一陣一陣緊張的音樂吹過了，人們又疲倦下來。聚攏着湊熱鬧的小孩們，受了騙似

她再慢慢散開。我也走到屋裏去了。因為我身體矮小，人家都沒有注意我。

三邊過的高大通爽的房子裏，藏了許多穿着漂亮的衣服，纏滿首飾，像比賽家財似的又老又小的女人。像我那樣年輕的女孩子大部分都湊趣地滿屋子亂跑，互相嘻笑着，或者用眼睛評價着同伴身上所有的飾物，有時還羞怯地彼此耳語着做新娘的祕密。

身子瘦小，面色灰敗的大小姐，坐在一個光線不十分充足的耳房中間，任由四個全身穿着黑色的，打扮得齊整光潔的陪嫁娘擺佈。一個正在跟她穿綠襪子，一個勻好胭脂水粉敷上她底嫩竹葉樣顏色的面上，其餘的便替她弄花紅的衫裙和整理鳳冠……她底母親胡大奶奶却死拉着女兒底手，像要討還什麼似地嘮叨着。

「父母雖然沒有依着『女子二十而嫁』的古訓，叫你早日成家歸主，一直長到這樣年紀。可是這樣歡收的時年，做爸爸的不是賣了一號田給兩千塊錢你陪嫁麼？你底二妹三妹出嫁，每人恐怕頂多得一千塊呢……陳家四官，他是世家子弟，父親在縣裏掌大權，其實說起來沒有什麼地方配不上我們秋官第的……」

「啊唷，蘭姐，手輕一點，我底頭髮也給你拔出來了！」大小姐今天特別變得古怪，像一匹病到快要死的狗，痛苦使她不能忍耐地逢人便吠。她支持不住自己的重量似地，放軟身子靠在跟她梳頭的女人身上；眼睛和嘴巴都厭惡地緊閉着，對於母親底話，她像完全沒有留意。

「大小姐，四官人真長得漂亮哩，性情也和善，你跟他一定很……」一位陪嫁娘好意地打趣着。

「啊唷，嗎嗎呼呼梳個鬢子算了，反正那蕩子要的是我底妝奩和我底私己唔，好在我一輩子快要完了……媽，我總怪我生得太早哩！」她底鼻孔不住地掀動，使人相信她還活着。

「大嬌，你犯不着動氣呀！」大奶奶受了委屈地懊喪地說。「是的，我不應該再麻煩你的……你過門之後，還要按日吞藥丸的呢。那位大夫說過，不久就會照常行經的了。還好，聽說你底婆婆脾氣倒不很壞，總之……」母親像唸咒的女巫，坐在女兒身旁不住地

喃喃着，直到她被催逼着要上轎了的時候，她才像喪失了什麼似地，嗚嗚地哭起來。

花轎被抬走的時候，天上已經撒着星點了。平常看見新娘子哭着要死要活，我覺得很好玩，因為我以為那全是假的。可是我底表姐却好像不在裝假，這使我非常掃興。以後我就立誓不看出嫁娘了。

黃昏及其他

形天

一 黃昏

海是深綠色的，說不上光滑；排了隊的小浪開正步走，數不清有多少，喊着口令「一二——」似的，朝喇叭口的海塘來了。擠到沙灘邊，漸啾！——隊伍解散，噴著忿怒的白沫。然而後一排又趕著撲上來了。

三隻五隻的白鷗輕輕地掠過，翅膀撲著波浪，——一點一點躁怒起來的波浪。

風在掌號。衝鋒號！小波浪跳躍著，每一個像個大眼睛，閃射著金光。滿海全是金眼睛，全在跳躍。海塘下空隆隆地騰起了喊殺。

而這些海的跳躍著的金眼睛重重疊疊一排接一排，一排怒似一排，一排比一排濃

溢著血色的赤，連到天邊。成爲紺金色的一抹。這上頭，半輪火紅的夕陽！

半邊天燒紅了，重甸甸地壓在夕陽的光頭上。

憤怒地掙扎的夕陽似乎在說：

——哦，哦！我已經盡了今天的歷史的使命，我已經走完了今天的路程了！現在，現在，是我的休息時間到了，是我的死期到了！哦，哦！卻也是我的新生期快開始了！明天，從海的那一頭，我將威武地升起來，給你們光明，給你們溫暖，給你們快樂！

呼~~~~呼~~~~

風帶著永遠不會死的太陽的宣言到全世界。高的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峰，汪洋的太平洋，陰鬱的古老的小村落，銀的白光凍凝了的都市，——一切，一切，夕陽都噴上了一口血焰！

兩點三點白鷗劃破了漸變爲赭色的天空。

風帶著夕陽的宣言走了。

像忽然熔化了似的，海的無數跳躍着的金眼睛攤平爲暗綠的大面孔。

遠處有悲壯的笳聲。

夜的黑幕沉重地將落未落。

不知到什麼地方去過一次的風，忽然又回來了；這回是打着鼓似的：勃侖侖，勃侖侖！

不，不單是風，有雷風挾著雷聲！

海又動盪，波浪跳起來，轟轟！

在夜的海上，大風雨來了！

二 沙灘上的腳跡

他，獨自一個，在這黃昏的沙灘上彳亍。

什麼都看不分明了，僅可辨認的，是那白茫茫的知道是沙灘，那黑絨絨的是醞釀著

暴風雨的海。

遠處有一點光明，知道是燈塔。

他，用心火來照亮了路，可也不能遠，只這麼三二尺地面，他小心地走著，走著。

猛可地，天空瞥過了鋸齒形的閃電。他看見不遠的前面有黑簇簇的一團，呵呵，這是

「夜的國」麼，還是妖魔的堡寨？

他又看見離身丈把路的沙上，是滿滿的縱橫重疊的腳跡。

哈哈，有了！趕快！他狂喜地跳著，想踏上那些該是過去人的腳跡。

他渾身一使勁，迸出個更大的心火來。

他偻著腰，辨認那縱橫重疊的腳跡，用他的微弱的心火的光焰。

咄！但是他喫驚地叫了起來。

這縱橫重疊的，分明是野獸的腳跡。大的，小的，新的，舊的，延展著，延展著，不知有幾多遠。而他，孤零零站在這獸跡的大海中間。

他惘然站著，失却了本來的勇氣；心頭的火光更加微弱，黃蒼蒼地像一個毛月亮，更

不能照他一步兩步遠。

於是抱着頭，他坐在沙上。

他坐著，他想等到天亮；他相信：這縱橫重疊的鳥獸的腳跡中，一定也有一些是人的腳跡，可以引上康莊大道，達到有光明溫暖的人的處所，只要耐守到天明，就可以辨認出來。

他耐心地等著，抱著頭，連遠處的燈塔也不望牠一眼。他相信，在恐怖的黑夜中，耐心等待是不錯的。然而，然而——

隆隆隆隆地，他聽得了叫他汗毛直豎的怪響了。這不是雷鳴，也不是海嘯，他猛一抬頭，他看見無數青面獠牙的夜叉從海邊的黑浪裏湧出來。夜叉們一手是鋼刀，一手是人的黑心煉成的金元寶，慌慌張張在找覓犧牲品。

他又看見跟在夜叉背後的，是妖嬈的人魚，披散了長髮，高聳著一對渾圓的乳峰，坐在海灘的鵝卵石上，唱迷人的歌曲。

他閉了眼，心裏這才想到等候也不是辦法；他跳了起來，用最後的一分力，把心火再旺起來，打算找路走。可是——

那邊黑簇簇的一團，這時閃閃爍爍飛出幾點光來。飛出的更多了！光點兒結成球了，結成線條了，終於青閃閃地排成了四個大字：光明之路！

呵！呵！他得救地喊了一聲。

這當兒，天空又撒下了鋸齒形的閃電，是鋸齒形！直要把這昏黑的天鋸成了兩半。在電光下，他看得明明白白，那邊是一些七分像人的鬼怪，手裏都有一根長傢伙，怕就是人身上的什麼骨頭，尖端吐出青綠的鬼火，是這鬼火排成了好看的字。

在電光下，他又分明看到地下重重疊疊的腳跡，中確也有些人樣的腳跡，有的已經被踏亂，有的却還清楚，像是新的。

他的心一跳，心好像放大了一倍，從心裏射出來的光也明亮得多了；他看見地下的腳跡中間還有些雖則外形頗像人類，但確是什麼只穿著人的靴子的妖魔的足印，而且

他又看見旁邊有小小的孩子們的脚印。有些天真的孩子上過當！

然而他也在重重疊疊的獸跡和冒充人類的什麼妖怪的足印下，發見了被埋藏的
真的人的足跡。而這些腳跡向著同一的方向，愈去愈密。

他覺得愈加有把握了，等天亮再走的念頭打消得精光，靠著心火的照明，在縱橫雜
亂的腳跡中他小心地辨認著真的人的足印，堅定地前進。

三 天 窗

鄉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板窗扇扇開直，光線和空氣都有
了。

碰著大風大雨，或者北風虎虎地叫的冬天，木板窗只好關起來，屋子裏就黑得像地
洞裏似的。

於是鄉下人在屋面開一個小方洞，裝一塊玻璃，叫做天窗。

夏天陣雨來了時，孩子們頂喜歡在雨裏跑跳，仰臉看閃電，然而大人們偏就不許。「到屋裏來呀！」孩子們跟著木板窗的關閉也就被關在地洞似的屋裏了；這時候，小小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

從那小小的玻璃，你會看見雨脚在那裏卜落卜落跳，你會看見帶子似的閃電一瞥；你想像到這雨，這風，這雷，這電，怎樣猛厲地掃蕩了這世界，你想像牠們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實感到的要大這麼十倍百倍。小小的天窗會使你的想像銳利起來！

晚上，當你被逼著上床去「休息」的時候，也許你還忘不了月光下的草地河灘，你偷偷地從帳子裏伸出頭來，你仰起了臉，這時候，小小的天窗又是你唯一的慰藉！

你會從那小玻璃上面的一粒星，一朵雲，想像到無數閃閃爍爍可愛的星，無數像山似的，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雲彩；你會從那小玻璃上面掠過的一條黑影想像到這也許是灰色的蝙蝠，也許是會唱的夜鶯，也許是惡霸似的貓頭鷹，——總之，美麗的神奇的夜的世界的一切，立刻會在你的想像中展開。

啊！啊！這小小一方的空白是神奇的！牠會使你看見了若不是有了牠你就想不起來的宇宙的祕密；牠會使你想到了若不是有了牠你就永遠不會聯想到的種種事件！

發明這「天窗」的大人們，是應得感謝的。因為活潑會想的孩子們會知道怎樣從「無」中看出「有」，從「虛」中看出「實」，比任憑他看到的更真切，更關達，更複雜，更確實！

妹妹的出嫁

張曉岑

今早接到弟弟從家裏寫來的信，除報告了些什麼，一天旱禾苗盡枯，縣衙門裏提收稅款的老爺，住在鄉下坐索不走……「咱家欠翟德厚款四百元，已將到限，翟聲稱屆期非本利清還不可，否則……」等等之外，又說「我姊於月之十八日舉一男，母子幸均平安。」近來因爲多經了點世故，神經似已漸入麻痺狀態，對於弟弟所說的種種，已經不起什麼反應了。說有人逼着要債，弟弟的意思，自然是希望我寄點錢回家，可是橫豎沒有錢，也就無話可說。只是說妹妹已經生下了小孩，回想起來，倒使我想起了她出嫁時候的情形。

兩年前的一個暑假，我剛到家，母親就偷偷告我說：「桂英已經聘出去了。」我心裏想，妹妹出聘也不寫信告訴我，微微感着不痛快；可是回頭再想，妹妹的出聘，已是一件很

急迫的事，「高門不成，低門不就。」三四年了聘不出去，現在既已出聘，也算了却一件大事，又覺得高興起來。妹妹這時也在旁邊，正打開我的小箱子看，瞧裏面有沒有替她買回來的東西。我才想起妹妹本寫信叫我買幾本書的，臨行匆匆忙忙，忘記了。我正想同她開幾句玩笑，然而母親說了這話之後，她忽地面孔沈下去，一陣比一陣蒼白，竟託故離開了我們，我以為妹妹也許是害羞，但是一會兒聽得隱隱約約的抽咽聲。二年不回家，我簡直成了家裏的陌生人，這種情景，真弄得我摸不着頭腦，最後母親才一邊掉眼淚一邊悄悄告訴我：「高門不成，低門不就，揀來揀去還是講下了一個油燈盞：三十四歲了，前房還有三個孩子，大的十來歲，小的才幾個月。」我驚異老人家們的胡鬧，母親又接着說：「聽說還是個二百五，不成人的！」隨着不禁又老淚縱橫起來，我也不知道怎樣才好。爸爸一會兒也從田裏回來，他老人家看見我回來，滿肚子高興，然而剛一提到妹妹的事，他又急急把話頭轉到別方面去了。

從此以後，妹妹見着我，總是裝出滿臉苦笑，她心裏的苦痛，我自然能體會得出，然而

我不能安慰她什麼。有一天晚上，星光燦爛，家人都揮着扇子坐在院心乘涼，妹妹也在母親旁邊。我又提到了妹妹的親事，我說：「還不如乾脆解約的好？」父母生氣了：「我們的家庭那能如此？」話又轉到別的事去了。房裏的叫哥哥正在唧唧的叫着，我仰頭看天，河斜掛，附近有片片的幾朵淡雲，西北角上一顆小星倏地沈下去了。

今年南方旱的古怪，那年北方也正是一樣，天天是紅噴噴的毒日頭，照臨着大地，田裏的禾苗，一天天枯萎了下去。有一天，記得是快要晌午的時候，大門進來了一個老頭兒，頭頂光的好像一個百年的葫蘆，花白鬍子，吸着大旱煙管，剛到院心，就哈哈大笑道：「今天又是紅毒毒的日頭，老天爺真瞎了眼！二哥在家嗎？」父親母親聽着，知道是媒人魁子來了，心裏好像也不耐煩似的，妹妹一聽見，面色驟變，急急走到她的房間裏，只聽見低低罵了一聲「老不死的！」魁子坐下，說了好多他村裏的新聞，如王子和也死了，老婆告他找主兒；張萬林把兒子賣後，連老婆也賣了，也是他做的媒，……之類後，接着說：「王家老頭兒說咱們的親事該早點辦了，他打算就在下月十三，十三是個好日子，王老頭兒說，

「喚」好了，也不必娶，省的麻煩，不知道二哥二嫂你們兩位老人家的意思怎樣？王二相公真好，真老實，一點兒外開也沒有，你們姑娘真是福氣，哈哈！」父親母親也只得敷衍了一番，最後是完全接受男家的意見：「喚，」不娶，日期就定在七月十三。

妹妹臉上的表情，忽地不像從前那樣嚴重了，對家裏人人有說有笑起來，然而她心裏面是怎樣的煎心我也明白。這是七月十二——臨嫁的前一天，因為是「喚」，所以親戚本家都沒有邀，明天雖然說是妹妹今生命運轉換的一天，家裏倒也同平常沒有多少差異，只是母親要稍爲忙點，預備明天吃飯的菜肉之類，妹妹自然也忙，她自己把明天要用的衣服找到一塊兒，花冠也已借來了。也有幾個平常一起玩的女孩子來看她，她們說了些什麼，我不知道，不過我見她們臨別的時候，好像有一兩個同妹妹來往較密切的眼圈兒有點發紅，天氣慢慢暗了下來，妹妹一個人悄悄燒了一大鍋熱水，舀了滿滿一大瓷盆到西邊廂的馬棚裏，大概是洗澡去了。洗完，悄悄一個人又走到自己房裏，母親也過去坐了一會兒。

第二天的清早，就是七月十三的那一清早，晨曦剛剛照到了窗格子上，小雀兒初出巢，全家的人就都起牀了，本家也來了幾個人幫忙。太陽紅噴噴昇起了的時候，鄰家的幾個小孩子也已經來看熱鬧來了。一會兒，男男女女來了不少看的人，有的坐到院裏閒談，有的坐到房裏胡扯，全村著名的王四嫂（這是魯迅故鄉中豆腐西施一流人物）也來了，一進門就大聲說：「桂英也好看起來了呢，可惜姑爺是個二百——」妹妹臉上一陣紅暈，眉頭往上聳了一聳。村里女子初級小學的教員王老師也一個人站在門邊。房裏吵吵嚷嚷，好像大都市裏大街上的市聲。妙兒——一個風騷的暗娼，臉上搽得厚厚的一層銀粉，兩個臉顴上塗的紅噴噴的胭脂，活像猴子的屁股，嘴唇上的嘴紅，使得她同人講話時噴出來的唾沫也變作了紅色，她一撞進門，就慌慌張張的說：「桂英！今天晚上要——」，門外忽地來了一陣大喊，一羣小孩子高高叫：「南村裏家的轎子來了！」來了！「來了！」打斷了妙兒的話。

六個壯健的轎夫，抬進來一頂花紅轎子，端端正正攔在院心，轎夫們都一面喘息一

面擦着汗休息了，有的拿短的，只有四五寸長的煙管抽煙，水紅色的烟布袋，有的銜着一根黃色骨質煙嘴，抽着「大嬰孩。」這時候房裏擠滿了人，一股汗臭，嘴臭和花露水雪花膏的說不來的混合味兒飄漾着，又香又臭。妹妹的臉上，像是驚惶，又像是發怒，恐懼，衣服已穿好了：黑裙子，正紅褲，淡青色繡花緞鞋；水紅明花葛上衣，是綿的。——這是我們家鄉的習慣，姑娘們出嫁時，就是在伏天也非得穿綿衣不可，大概是預祝她年富福厚的意思。頭上帶了一圈花冠，紙花鮮豔。父親把妹妹攔腰抱起，一隻手托着背，一隻手舉着腿，抱出房門，抱到了轎子跟前。我那时候心情怎樣，現在時過境遷，已經不能如實說出了……轎子跟前攢動的滿是人頭。我遠遠在台階上看見妹妹臨上轎時，凝神對她從小生長大的古老的房子瞧了一眼。一陣風似的，轎子抬起來走了。看熱鬧的人也驟然散盡。我回到房裏，見父親蒼老的臉上也一陣紅一陣白，母親正在牆角裏揩眼淚呢。房裏忽然陰暗起來，向窗外一望，太陽不知在什麼時候早已被沈沈的烏雲遮沒了。

第二天我因為有事，就離開了家，以後妹妹的情形我不大知道，今早接到弟弟的信，

才知道她已經生下小孩子了。

女人

吳組緝

這個女人二十來歲，扁扁的嘴巴，扁扁的鼻子，手粗，眼粗，身腰粗。她輕輕地推開門，蹣手蹣腳走進來，說：

「太太，我想我想……」說的時候兩隻粗大的手互相緊握，扭捏着；粗大的眼睛望下沉，釘着她自己的脚尖。——那腳趾頭也在扭動着，是赤腳。

她這忸怩的神氣好像是用功夫做作出來的；她的形狀很不宜於用這個方法來說話，來表情。

太太和她年歲不相上下，但看來比她年輕得多。兩個人擺在一起，成功一個有趣的對照：一個粗糙，笨拙，像一件剛出土的三二千年前的瓦器；一個精美，聰明，像一隻光彩美麗的電木玩意兒什麼的。她站在太太跟前只是一隻粗劣的人坯子，一隻沒修改潤飾，沒

打蠟上油的人坯子。

太太剛才因爲先生看了電影，沒會約自己；又想到昨天晚上做了許多菜，等先生回來吃，等到八點先生纔回來，先生說吃過了；「吃過了……早就不能告訴我！」氣得太太餓了一夜肚子。——於是和先生吵起來。先生有他自己的理由，不肯認錯；也不肯拍拍肩膀，貼貼腮巴，哄哄她。因之太太越想越生氣。

「我曉得你心裏早沒我……」兩顆眼淚流下來，就伏到床上去抽咽。

先生捧着一本書楞了一回，戴上帽子篤篤地出去了。

太太一個人在床上躺着，覺得沒有趣味；枕頭上弄得潮膩膩的，腮巴貼在上面有點冷，就坐起來，拉開「五斗櫃」，把裏面亂七八糟堆着的各色各樣絲襪拖出來整理着。

理着理着，看見這個女人推門走進來，忸怩得那樣滑稽的樣子。

太太一看見這個女人心裏就想笑，覺得「挺有趣的。」（一個禮拜前這女人由薦頭行送來，先生問怎麼樣，太太說：「看那傻樣子挺有趣的。」於是就留下了。）現在，太太雖

然剛拭乾眼淚，肚裏還撇着氣；可是她覺得很悶，很無聊賴，她願意有個人和她說說話。她掉過頭，耐心地問：

「你想什麼？你說不要緊。」

「我想太太給我看封信。」

「可以的。」太太很驕傲很尊貴的點點頭。

那女人拂開衣角，在腰上掏了一回，掏出一封沒封口的，已經皺摺得不成樣子的信，忸怩地遞給太太。那信上說：

「內人見字之悉。啓者。無弼所汝生氣離家。不覺已去兩月。音信不見。是何道里。前在城中。所人說汝今在南京。爲此特託人帶信奉上。囑汝務要回信。所翁姑之言。皆不必聽。且小炭子無人吃奶。家下深未錦念。望速寄錢代下。以就然眉之卽。卽卽之要。對於翁姑之言。目今稍未甚好。明年汝務要反家察秧。必然不可打罵。望請知照。卽卽之要。所我氣中之言。皆謂寬慰。不在言中。卽卽之要。統此不令並請坤安。」

再啓者。無別。所如國信。卽交鴻勝先千萬可也。卽卽之要。」

太太把信仔細看了兩遍，撇着嘴笑了一笑。

「唔，是你丈夫來的信。」太太說：

那女人想說點什麼，把頭抬起來，却又重復低下，看着自己的脚尖。那脚趾頭動了兩動。到底沒說出什麼來。太太接着說：

「你丈夫說，他和你吵了嘴，他很懊悔。叫你明年回家去插秧。他不再罵你。你公公婆婆也不再打罵你。說小炭子沒奶吃，叫你趕緊寄錢回去……」

太太把信上的話說了一次，又說一次。說着，注意那女人的動作和表情。那女人頸子紅紅的，漸漸紅到腮巴上，紅到耳朵根。

「搗妹——」咬住了，恨恨的再爆出兩個字：「死鬼！」

一下子的功夫，她剛纔那種忸怩的樣子一點都沒有了。

太太覺得挺有意思的，笑了。打着一種和小孩子說話似的口調說：

「哦，你原來是吵嘴逃出來的？你膽子可不小！你怎樣逃出來的？你在那裏？你說點給我聽聽看。」

那女人把手扭了兩扭，又稍稍忸怩一下，囁嚅着說：

「我是黑非。黑非。我家裏種田種稻子。兩個老不死天天打我罵我。那年水荒，說我帶來的，今年不下雨，又說又說我帶來的。我帶來的，我也不是存心帶來的，好比，可真的我帶來的，好比。那搗妹的死鬼也夾在當中罵。我插秧，我耘草，好比那小鬼的，好比那小炭子的，還在背上哭呀哭的，六月裏哭呀哭的，好比我車水，車到晚上，汗水臭烘烘的，露水下來，那小鬼哭呀哭的，哭到天迷迷子亮，就發燒，把我背上捱得一背子痲子，就說我把痲子，——把小炭子弄得病痛痛的，拿鋤頭把敲我腿直骨，就敲，就敲我，就敲我，——」咕嘟，咕嘟，噙了兩口唾沫。

太太看她說得那種急樣子，唾沫噙了一口又一口，頭一點一點的，身肢一幌一幌的。

太太忍住了笑，扮做很驚訝的神氣說：

「哦！打你虐待你？豈有此理！——你慢慢的說。唔。」

「搗妹的，我不過吃了你家三碗。——三碗鍋巴飯！搗妹的！我想，我就氣不過。就氣不過。就——就——就氣不過！我把我娘給的一根簪賣把紅毛鷄，販銀子的，做銀子生意的。紅毛鷄是個老頭子喂，老頭子。我跟紅毛鷄走。紅毛鷄不肯帶我。我曉得他到上海。我死起八臉跟他走。一走走到南京。我用了一吊三百錢。我就就到行裏。三丁子，新嫂子，二嫂子，富頭的媽，都在行裏。都不種田了喂，都進行了喂……」

「都是你們村上熟人」

點點頭。

「真好膽子！」太太鬆了鬆腰，讚嘆着。

「那鬼老頭子，紅毛鷄，還拿話嚇唬我喂！嚇得心裏本東本東跳。那鬼老頭子說，南京上海有洋鬼子捉人挖眼睛，有洋鬼子說，還說飛鷄摔彈子說，還說，還說，出來了，只好當叫

化說。還說，還說。說——搗妹子纔不怕！不吃那口氣飯！自己做，自己吃。搗妹子纔不怕！

「那你的孩子你不管了？小炭子？」太太不知幾時有點感觸，態度驟然正經起來；關切的問。

那女人不說話，看着自己的脚巴鴨子動了兩動。半响，纔說：「我問太太借兩塊錢，我托太太寫封信。」

「錢倒可以預支給你，沒問題。可是你的回信不好寄呢。信上說回到鴻勝先，什麼東西呢？是個人，是家店？又在什麼地方呢？」

那女人把兩隻又粗又圓的大眼睛望到窗子外邊的天，說：

「怕是在城裏，是家店，是家茶館，姓鴻的開的。」

「那有個姓鴻的呢？沒這個姓。」

「搗妹子也不寫寫清楚！」

「是你丈夫寫的嗎？」

「那搗妹子寫得出信扁擔大的一字都不識——我去問問二嫂子」就卜禿卜禿出去了。

太太深深吐了一口氣。回頭看見那枕上潮濕了的一塊，她就覺得自己腮巴上火辣辣的。她不再「覺得這女人挺有趣的」。她佩服這個女人，她羨慕她。但是對於她自己，她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她想著……

姐 姐

周白月

昨天有人帶訊來說姐姐病了。

姐姐病了，我的心裏頓時加上了一樁應當馬上去看看她的心事。

姐姐的性子我是非常明白的，我記得她在家的時候，即使有些發寒發熱，也不大高興告訴人的。有時過後才曉得她有過不適意或生過什麼病。這種習性，過門以後的她，但仍舊沒有改變，反而因為生活的重擔壓着她而使她的忍耐力更加利害了。因為不是這樣，八九年的又要養孩子，又要養自己，一不留神或許還要給那個無論什麼東西都不計的男人捲些出去的生活，恐怕不能維持到現在的。

嫁了人的姐姐，連苦做苦吃的生活都臨不到，你想使她除了更加耐苦地和生活掙扎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姐姐病了，我應該去看看她，」我的腦子整夜的給這樁事煩惱着。但我倒並非擔心着她的病，而是憂愁着她的病生在這個田忙的時候。這樣忙的時候，有那一個人有閒工夫躲在家裏生病呢？但她却在連吃飯拉屎也抽不出時光的現在生起病來了。她種的田怎樣辦呢？她雖然有一個爛料的男人，但他除了把白天當作夜裏夜裏當作白天外，有什麼事情望着他去動一動手呢？所以我應當去看看她，替她想個辦法。

我在門口外面先招呼了一聲，但沒有人回答我，所以就闖了進去。

還不滿兩歲的順生，肚子上只束着一條扇裙，赤着膊，坐在地上弄那個被污泥裏滿了的竹節。他看見了我，就抬起頭來用他的兩隻烏溜溜的黑眼睛像貓兒碰到生人般的對我看着，他手裏的竹節也不弄了。我把他從地上抱了起來，他却哭了，於是我只得把他放到竹坐車裏去，但他仍舊哭，我簡直沒有方法驅快活他。

直到我在香煙盒裏抽出了一張五顏六色的香煙牌子來揚在他的滿含淚水的兩隻眼睛前面給他看，起初只是害怕似的對牠看着，但終究伸出手來把煙牌子接過去了。

不多一會他就像坐在馬上般的跳躍了起來，哭聲也停止了。竹坐車給他跳得格格地作響。

我到房門口去還是找不到人，跑到灶間裏才看見我姐姐的大女孩子慧貞立在灶腳下的矮櫬上，僕着背在把筲箕裏的米倒到鑊子裏去。我就問她說：

「慧貞你的媽媽呢？」

「在田裏。」慧貞對我看了看才驚異似地回答。

「畀他娘，那個赤佬騙人！」我馬上罵了出來。心裏怪不舒服的，怨恨着那個帶訊的傢伙不該有意弄人。

「你的媽媽生過病嗎？」

慧貞一面從櫬上爬下來走到灶前去拿柴，一面說：

「昨日晒了一日。」停了停又說：「飯也不吃。」

慧貞把一把柴鬆了一下就到灶堂裏去摸自來火。

「你要燒火嗎？我來替你燒。」

「我會燒的。」

這話使我驚異着她還只有六歲呀，生了恐怕還不滿五年而已，已經會燒飯了。

「你會劃自來火嗎？」

「會的，媽媽出去了都是我燒的。」

但她終究因為害怕着火會燒痛指頭，過分捏在稍稍的一端而把一根自來火劃斷了。

「我來替你劃。」我想把她手裏的自來火接過來，可是她拒絕了我。

柴終究給她點起來了。灶肚裏的火都熊熊的燃燒了起來。但不一會，因為她不停的把柴塞到灶肚裏去，而就把火塞熄了。灶肚裏只是向外冒着蓬蓬勃勃的黑煙。她剛正捏穩了火鉗想去拌牠。可是偶發的火焰突然一衝到了慧貞的面上。她嚇得連忙丟掉了火鉗把兩手掩到眼睛上去。

「燒痛嗎？燒痛嗎？」我實在悔恨着自己爲什麼不早點替她燒呢？

她不響也不哭，兩隻手在眼睛上亂揩，等她放下手的時候，臉上黏滿了拌着從手上揩下來的污穢的眼淚。揩得血紅的眼睛，一時還張不開似地亂閃着。

她又去拿柴來塞到灶肚裏去，可是她不再敢把柴像剛才一樣的接連不停地塞進去了。

姐姐回來了，但她連和我打招呼也來不及似的就坐在門口裏面的那隻沒有靠背的壞竹椅上了。

「你身體不適意嗎？」

「是啲，還要生窮病！」

「那末爲什麼還要到田裏去呢？」

「照身體那裏去得成，可是再不去就要沒有收了。」

「寒熱有嗎？」

「有的，前日一個寒熱，直到昨日晚上才有點涼，所以我昨日叫人告訴你們的。這場病本來是不會生的，大概前十幾天耘稻的時候，因為沒有蓑衣穿，淋了一次冷雨，就惹出了這場病來。」

「你索性等到再好一點出去好了。」

「唉！人家的稻，草拔得乾乾淨淨了。可是我的稻，却爛滿了草，斷命草、樣樣都有。野菇、水珠鑽草，拔起來只斷一個頭，不多幾天又生起來了，你想這種草不拔掉，糞也不好沃，將來有什麼收呀？」她沒精打彩地抬起頭來，看了又看說：「慧貞飯燒好了嗎？」

「已經燒好了。」我代慧貞回答了，又說：「這樣小的年紀，飯也會燒了。」

「那裏會呀？實在因為沒有牛，而狗拖犁吧了。大人沒有好生命活，小因也跟着一同叫苦。生活差不多樣樣在摸摸。不過常常要被他弄壞的。」

吃飯的時候，因為沒菜，而姐姐要想去燒碗蛋湯，但終究給我阻止了。

吃好了飯，姐姐給順生吃了一會兒奶，又要田裏去了。我實在沒有方法阻止她的走。

路還是搖搖欲倒的身體的跨出門去。但不知爲什麼我嘴裏還是癡頭癡腦的對她說：

「姐姐，你領了孩子到我家裏去休養幾天吧！」

「弟弟叫我……」

我還不曾聽清楚她究竟說的什麼話，但她已經走遠了。並不回轉頭來。

我臨走的時候，走近順生的坐車邊，捏了捏他的那兩隻想來還是剛才弄那個竹節而髒了的小手。他用着和我來時所注意的同樣的那對烏溜溜的黑眼睛生疏地望着我。

在門口外面，我看見了慧貞撲在滿浸着衣裳的脚盆口上搓着脚盆裏衣裳。

「慧貞你真乖呀，已經會洗衣服了！」

她只向我看了看。于是我又問她說：

「你同我到我家裏去好嗎？」

「不去。」他似乎看透了我有意騙騙她的樣子說。

於是我只得離開了她走了。但我的心裏忽然襲來了一件三四年前的事：

那時或許慧貞第一次到我家去吧？我的姐姐看見了我隔壁人家的孩子到學校裏去。曾經對我說過下面似的話：

「等慧貞大點，我一定要送她到學校裏去讀幾年書，像我連自己的名字也寫不出，真苦惱，所以要使她稍微會寫寫會算算才是。因為不識字不曉得要吃多多少少的虧呀！像那般收租的和收錢糧的真不是人，他們碰着我們女人尤加要貪圖些。像舊年的錢糧我清清楚楚記得只還剩一塊錢了，但今年他來告訴我還要付四塊錢才能清舊賬。你去和他講講吧，他就碰碰攤出賬來給你，但叫我這種有眼瞎子的女人那裏會弄得明白他的把戲呀？所以我一定要使慧貞識幾個字了。」

姐姐的話，已經說了三四年了，我雖然還沒有忘記，但她自己恐怕倒早已不記得了。從那天看姐姐回來以後，已經四五天了。我打聽了好幾個人，問起姐姐的身體到底適意了沒有？但他們的回答都是使我失望的，於是我決定叫我的弟弟推那小車去連孩子和姐姐都接回來在我們家裏休養幾天。

太陽還不會落山，我的弟弟推着車子從磚場上「谷碌碌碌碌谷碌碌碌」的回來。我急忙趕出去看被接回來的姐姐和她的孩子們。

可是我的弟弟推着的是仍舊和去的時候一樣的那部空車子。

「怎麼樣呀？」

「不來！」

「是不是她的身體好了？」

「不會好的。我去的時候她在田裏，所以我跑到田裏去看她。她是坐着小櫛在花田（就是棉花田）裏拔草。啊！她花裏的草真多呀，草把花蓋沒了。草拔掉的地方，幾棵搖搖擺擺的花，真像站不穩腳的直腳野人。葉子像飛過金的，我叫她來她就說：『你看看人家的花田裏草已經拔得一棵也沒有了。我的花田裏却是滿田的草，連花也不見了。還不拔草，就要白種了。』她一面說一面哭，面孔和爛黃瓜一樣的難看。真是作孽！」

我的弟弟說了這些話，似乎像在感到透不過氣來似的難過着。而我呢，也因爲感到

了我們對於我姐姐的這一點慈悲，在這樣的場面已經不濟事而痛苦了起來。

我鼻子尖上的槍疤

林玉葉

十幾年以前，我還是個孩子。我的四哥，只比我大兩歲，當然也是一個孩子。我們這兩個孩子住在一個家庭裏，好像兩個促織養在一個罐子裏似的，一有什麼事故，便打起來。凡是一種戰爭底發生，必定要有促成這戰爭的原因。我們戰爭的原因是什麼呢？這，我可說不出來。不過，倘若勉強着膚淺地說來，恐怕是由於生物底好戰天性的原因罷。生物學上有這麼一個公例：生物之間，倘若不能互助，便是戰爭。

我們哥弟倆是不能互助的。這一是由於我們倆底年歲相差只有兩歲；二則也是由於貧困的家庭裏，不容易生出和愛的空氣來。再加上四哥拳頭大些，頗有戰勝的自信。而我也只有母親底溺愛作後台，不怕他。於是，我們倆底生物底好戰天性，便儘量的發揮了，自從我長得敢和他比量拳頭那天起，一直到不打了那天止，這其間差不多足有十年之久。

都是在戰爭時期裏，爲了聽着冠冕堂皇一點起見，就叫它「十年戰爭」罷。

這十年戰爭所留下的惟一的史蹟，便是我鼻子尖上的槍疤。但是實在說起來，對於這可珍貴的槍疤，却也未免有點美中不足。因爲這次的戰爭，却並不能算是正式的作戰。比較起來，只不過是一次小衝突罷了。

有一天——這就是造成了這可紀念的史蹟的那天。我又在那間雜亂的黑屋子裏掘發寶藏，結果得到了一枝生了鏽的長槍。可是在這兒有一點應當說明：「又在那間雜亂的黑屋子裏……」從這「又」字上可以看出，我和那間雜亂的黑屋子發生關係是不止一次了。是的，那間屋子是我掘發和收藏的寶庫。它底好處不僅在於雜亂，而且還黑暗。然而，母親因此便說那是我底老窩。四哥也因此給了我個污辱的外號，叫「老母豬」——不過，這且不提罷。我當時得到了那枝生了鏽的長槍，大約哥侖布發現了新大陸時心裏的喜悅，也不過如此。我得意地把那長槍磨了許久，鏽已經沒有了，槍尖犀利地而且發着光亮。於是，便把它藏在草堆裏，上學去了。我相信正在收藏的時候，被四哥偷看了。要

不然，怎麼一放晚學四哥便直奔那草堆呢？放了晚學，我急忙地奔向那草堆去。可是，四哥竟先奔到我底目的地了。從草堆裏一抽就抽了出來，接着就「嗚呀呀……」的裝着戲台上張飛底模樣亂舞起來。我急忙地搶上前去，大叫起來：

「拏來，拏來，這是俺的！」

「你底？你叫他聲，他可不答應！」四哥一面舞着，一面說。

「不行，俺的，拏來！」我理直氣壯地去奪。

「你再奪，我要開槍了！」四哥威嚇我說。

「不行，俺的，拏來！」我還是奪。

「再奪我真要開槍了！……啊呀，你是真想着奪呀，好，開槍！」

一聲「開槍」我就掩着鼻子，撒潑地哭着找母親去了。當然，同時四哥也逃走了。

母親被我的哭喊嚇了一驚。看見我掩着鼻子的手上有血，揭開手一看，又吃了一驚：

「啊呀，誰把你底鼻子割破啦？」

「俺四哥給我戳了一槍呀！」我哭喊着說。

「這東西非打不可了！好孩子別哭，等他來家我打他！」母親忿怒地同時又安撫着我說。

聽見母親說要打四哥，我心裏便得着安慰了。這時嬸母也聽着哭聲過來了。謝天謝地，幸虧嬸母她用了鎮定的眼光一看，接着便機警地說道：

「不要緊，就是鼻子尖上破了一點，只有半個豆皮那麼大。那戳下來的皮還有一頭連在鼻子上呢。把它按上，再用豆麵糊上，就長在一塊了。」

母親覺得嬸母說的不錯，立即贊成了。嬸母辦得極好，像一個外科醫生那麼有把握：先把那塊皮照原位按好，再糊上些豆麵。血滲透了豆麵，像漿糊一樣粘在原位上了。這樣便造成了這可紀念的史蹟。好像被掐了一指甲似的，一縷細而彎曲的疤痕，便同我底生命一樣的長久，留在我底鼻子上了。謝天謝——然而我當時不知道注意這些，我當時唯一的希望，是等四哥回來（我知道他早晚總得回來的）母親把他好好的打上一頓。等

到睡覺的時候，四哥果然回來了。然而臉上一副恐懼的神情，却使我軟化了。這種神情在他臉上是不容易看見的。顯然地，他不是怕挨打，而是被我底哭喊嚇慌了。大概他由我撒潑地哭這點上，覺得闖下了大禍了。當時母親把他抓過來，捺在炕沿上，一面打着他底屁股，一面問我：

「這樣打他好嗎？」

「……………」

「這樣打他好嗎？」

「……………」

說着說着劈拍劈拍地打了五六下子。四哥一動也不動，服從地挨着母親底打，沒有一點反抗。如果在平常，他是連母親也敢反抗的。

說也奇怪，我是從來不敬愛四哥的，自從這次事變以後，竟有好幾天之久，很同情他。甚至於連戳破我的鼻子，也算不得大罪過了。

現在我們已經都是成年人了。因為我病了緣故，四哥便把我當做一個弱小的弟弟看待。好像他比我長上十歲以上似的。前些日子我進城看病時，他還笑着對我說：

「倘若當時戳在你眼睛上可怎麼辦！」

在笑聲裏充滿了慈愛的喜悅。

「朝山」回來

小 默

在國外跟德人或奧人一塊游山，有時覺得是自討苦吃，嚴格的說，那不是「游山」，而只是「跑山」。他們更穿着專爲登山用的笨重的靴，一跑便二三十公里，整個白晝，直至到腳酸了，才肯罷休。這種方式的「游山」，真是太「散文的」了。

現在一般中國人——特別是大老者——的游山，與其說是「游」，不如說是「朝」或「瞧」。慕名而來，報一個到，兜一個圈，異日就可以驕人道：「呵，那個地方嗎，風景不錯，我已到過了。」這是「朝」字的註腳。上山，下山，以至在山中兜圈，都用四名夫的籐轎或「爬山虎」代步，雖不是走馬看花，然兩腳無用武之地，只得「瞧」字。這種方式的「游山」，又太有詩意了，差不多有「四岳歸來不見山」那樣的神韻。

回國以後，會到過泰山去，然半途而廢，那自然不能說是「德奧式」的游山，又不曾

乘着爬山虎人南天門，更不能說是「朝」和「瞧」。新近却有機緣容我一見廬山面目（真字自然不敢隨便下）和「衡山九面」中的若干面，縱然只是在那裏掛了一個號，然最堪當得「人傑地靈」的名山已有了我的足跡，靈氣所嗙拂，或有人傑之望，朝過南嶽之後，還未到半輩子，五嶽中已到了一嶽有半，死亦可以無憾。「朝山」回來，總不能不有以記之吧。

固然，「廬山紀游」在雜誌副刊裏已經是一條爛熟的八股題，何況我只在那裏兩宿，到過的地方除了黃龍潭和美人魚的「遺澤」沼（澤之澤，謂蘆林游泳池也）以外，差不多沒有到過。在衡山更只有一宿，大旱天自然看不到雲海，至於觀日出呢，因為等得不耐煩，轉身走時只差一秒鐘，便看不見「太陽怎樣跳三跳，從地平線跳出來」。這還有什麼可記呢？然而，縱然不敢學太老者的口吻，說「印象極佳」，印象派自有印象派的寫法，聽我道來。

拿廬山跟衡山比較，前者是洋味中帶有官味，後者是官味中帶有土味。古者大隱隱於朝，今者高官官於野，以其富於洋味也。過 Weekend 既然要到上海租界去，避暑自然要到準租界的牯嶺來，何況那裏同時又是「朝」之所在呢。

從蓮花洞扛上牯嶺的途中，已碰見許多下山的肩輿，這時已是「季節」的末尾，闊而不要的消暑者多已怯寒而要回到上海或別的城市去了。從青年哥兒箱篋邊的網球拍或西樂器，姐兒的絨線半臂或 Jacket 看來，已感到廬山和孔子所登的泰山有異。過了小天池，牯嶺在望了，像鴿籠似的洋房子綴在半山上，告訴我們那裏的確是「特區」。足踏到牯嶺街的時候，更分明覺得自己不獨不是在山，而且不是在中國，而至少是置身租界或像香港新加坡那樣的地方。那籐椅式的肩輿，那陳着專爲洋人及準洋人而設的中國土產商店和古董攤，那擺列着顏色鮮明的洋葱，馬鈴薯，西紅柿，金筍，生菜的蔬菜攤子，那寫着“Coca”的商店廣告，那所謂「公司房」的告白，那厚抹着脂粉的白俄女人——一切都不是中國普通城市所能找到的，却在這嶺上發現了。在他方面，多數旅館是名副其

實的「仕宦行臺」在山上小住者以訪謁爲主，而游山爲副。他們拜客，像是逢廟拜神，遇塔掃塔那樣。在山上既然不能行駛汽車，以至「馬車」，他們只好坐着四名夫轎子。可惜不是「綠呢大轎」，究竟不如遜清時代的官老爺拜客那樣神氣。到了黃昏時候，游山的像百鳥歸巢那樣回來了，牯嶺街上擠滿了人，大城市的中心區還沒有那樣熱鬧，只缺了光亮的燈火和霓虹燈，猶嫌美中不足。

說到廬山的風景，慚愧得很，我先告訴讀者一句煞風景的話：「廬山的真面目似乎讓我看見了。」多謝今年的大旱，天老是藍晶晶的，連清晨也看不見雲的影子，廬山於是赫然在我的面前，這未免缺點詩意了。廬山瀑布名天下，然而這回一路上山却只聽見潺潺的微音，連黃龍潭也只剩了尺幅的平平無奇的瀑布，不見有「散珠噴雪，飄雲拖練」之妙。不過，牯嶺多樹，究不失爲一個風景區，河西和河東路中夾溪澗，雜樹成蔭，參差多致。時有鳥聲蟲鳴，在夕照和月光之下，倒是戀人們漫步的好去處。到黃龍潭去的路上，亂石無數，鳥聲盈耳。遠山在望，作雲奔勢，清幽中又帶有雄奇氣了。到了第二天的絕早，便須下

山去。那時天還未亮，寥廓的天宇中也沒有片雲，圓月還沒有落下，稀疏的星星仍在照着，山路沒有霧遮着，山風吹來微帶寒意，走了大半個鐘頭，天只現着白色，回望山上，山容黝黑如墨，與上山時大異。這樣子，我便算瞻禮過廬山了。沒有留戀，也沒有失望。除了牯嶺街外，廬山只留給我一些模糊的印象，真是有點貽笑山靈吧。

* * * * *

我對於衡山根本沒有奢望，何況剛從廬山轉來。然而，自有南嶽經營成爲湖南可以驕人的政績以後，也自有牠的別致：南嶽廟的雄偉的氣象，和牠的精緻的石刻固值得一番瞻禮，而在我看來，某大老者在山峯上所刻的「南天砥柱」四個大字，和另一大老者在獅子崖旁邊新建築的「率舞亭」尤饒有言外之深意，爲官氣而帶有土氣的衡山生色不少。比之泰山中「老先生」在黑龍潭上經營的石刻和新修的烈士祠，論功雖可伯仲，而韻味口氣的確不同，劈頭就值得表章出來。

我們到衡山的時候，恰是進香的季節的開頭，身上纏着黃色，而寫着「迴光返照」的

圍裙的香客雖寥寥可數，但路旁的叫化子已很可觀了。上山所走的是新修的「之」形的大道，林木少見得很，以瀑布著名的絡絲潭等地方，連水聲也差不多聽不見。在兩人扛着竹製的轎子上顛簸了兩個鐘頭，才到了山頂的上封寺，天已黑了，我準備重嘗山寺夜宿的滋味。

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我跟幾個同學到廣東肇慶府的鼎湖山旅行，在半山的慶雲寺住了一宿。在飛水潭我第一回看見瀑布，第一回看見白雲怎樣偷進晨窗來。晨夕的木魚清磬，梵音頌聲，固使我神往，而黃昏時候在寺門前蹣跚的老僧的靜穆的木屐聲，和院子中浮來數百年的老桂花的暗香，使我不獨得到最初的神祕之感，而且在寥曠的天宇之下，朦朧的夜氣裏，從這種音，這種香，更感到音香的空虛，一切的空虛。說句笑話，那時怕是悟了一點禪了。用哲學家的口吻來說，那或者是與自然合而爲一吧。這種境界，我至今還把牠理想化，然而衡山一宿的印象却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在衡山只有寺觀可以下榻，那是中國的本色，比牯嶺似乎多了一點詩意。然而我們

歇宿的上封寺是新修的，前面一帶就是客房，建築的式樣與小城市的新式房舍無異。莊嚴靜穆的意味已減了一半。寺僧的雅俗不必說，客人大半是帶眷的官老爺，而寺門前又臨時添了兩個守衛兵。「官氣而帶有土氣」的批評有很好的註腳了。晚上睡覺的時候，總覺得有臭蟲在蠢動着，而且惦記着清晨觀日出那樁大事，翻來覆去都睡不熟，只聽見山風呼呼的在響。第二朝清早站在觀日台一個多鐘頭的結果，只是看見一些稍爲異樣的雲霞，因性急的緣故，觀日出還是落了一個空。這樣說來，衡山一宿似乎冤哉枉也，不過也不盡然。

吃過晚飯之後，已快到九點鐘了，和尚們的晚課早已做過，我們在大殿裏繞了一下，在點着豆一般的燈光的佛龕前，尚有一兩個和尚在跪着。我們還不想睡，便披起一件禦寒的衣服步出山門踏月去。纔缺不久的下弦月已懸在樹枒間了，天淨無雲，空氣似乎薄了一點，銀河，北斗及其他的星辰都顯然格外的光輝明朗，四望不見有山，我感到我們確是在南嶽的最高處了。不知怎樣，同伴中忽然有人唱起來，我們都傻氣大發，高聲和着，一

路沿着到祝融峰的路走，一路啼。月亮漸漸的高了，鋪着沙石的小路漸漸的白亮了，晚風漸漸的緊了，蟲聲漸漸的低沈了，但我們却漸唱漸高興，由唱歌而念詩，由「別姬」到小學時代的從軍歌，由「長恨歌」到「葬花詞」，直至寒氣已深，衆人肚子裏保存着的酸氣都吐出來，才回到寺門去。這是大自然「淨化」的效果，也說不定。

再寫下去，似乎不是「朝山」回來的印象派的筆法了，就此打住。留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韻味，諒也爲讀者所許吧？

歌場的禮讚

小 默

×城的夜生活是在歌場，不如說，歌場是×城的生活。

歌場的建築是單調的，燈光是單調的，台上咿咿啞啞的奏着唱着，曲名是一個個不同的，腔調也有點參差，然唱奏起來却只能引起你一種情緒的反應——疲倦。

但是，不管這種單調和疲倦，×城歌場自成一個世界——與單調和疲倦向着相反的道上走的世界。

歌女像走馬燈的紙人那樣挨着，在強烈的燈光下，臉是一樣的呈出可怕的青白，濃的胭脂同樣掩不過那帶黑的眼皮。但是這些活的傀儡中一個終有一個的型，一個終有一個與別個多少不同的命運：病貓一般的羸瘦與牝牛似的臃腫，垂肩的長髮與過份鬆曲的髮浪，無表情的表情與表情的肉的顫動，從平底繡花鞋到法國式的紅山羊皮的

舞鳥，從東洋貨的小磁茶壺到賽銀的茶壺——這一切藏有多少不同的啼笑的歷史，台下官僚的 Hierarchy 又怎樣冷酷地給牠們嘲弄！

然而官僚的 Hierarchy 到了這裏來，已融化了——在燈光，煙氣和人氣織成的濛濛的雰圍中融化了。檯檯七橫八豎的擺着，有軍帽的和無帽的腦袋在蠕動着，低聲的談笑，高聲的呼喝造成比唱奏繁雜得多的噪音。台上的衣裳漸漸的艷麗入時了，台下的客人便潮水一樣的湧進來；板檯加了一張又一張，茶壺和果碟不絕地傳遞着，帶有黃漬的徹黑的毛巾捲在半空中飛舞；各種各色的小販們——賣報的，賣紙煙糖果的，賣柚子的，賣熱炒栗子的，賣畫片的，賣筆的，以至賣西裝衣架的，和賣刷子的，滿面煙容的中年人，個個的老婦，和從六七歲到十二三歲的赤足小孩——在人叢中更是像蜜蜂一樣喻來喻去。在每一張桌子面前總要唧噥一下。呵，生活快要登到牠的最高峯了，叫「好」的彩聲和掌聲便鞭炮一樣的爆裂出來了。

在這裏，一天來的「等因奉此」都化作「碰碑」「探母」了，「職」和「鈞長」換做「怡

紅「美玉」了，在長官面前只能唯唯諾諾的，在這裏却無忌憚地高聲喊好了。坐的同是冷板櫪，但是那裏是死氣沉沉的冷紙堆，這裏是溫暖的懷抱。

金錢從這些復活的人們流出來，經過歌場老板的手，鴿母的手，賣鴉片和白鴿者的手，其他搾取者的手，那餘瀝分潤給那些活的傀儡，她們的跟人，茶房，各種各色的小販，洋車夫又再滴到搾取者的腰包裏去……所以我說，「歌場是×城的生活。」

最末一個的活的傀儡已經哀喊過了，生活的最頂點立刻過去，人們晒着那瓜子和果殼鋪成的地板，又像潮水一樣的湧出去，一個不滿七歲的賣報小孩挾着賣剩的報紙，強撐着那快要合起來滿着積垢的眼睛，也只得給這疲倦而滿足的海濤帶出去了。

人間的詛咒幻作歌場的歌聲，然而，歌聲終還是人間的詛咒而已。

一羣像餓虎一樣伺候着的洋車把這些才復活了的人們攫去後，×城又漸入於死亡的境界，只餘城邊一灘的黑水在慢慢的流着。然而官僚機器的重要的部分已擦過機油了，龐大的機器明天又依舊在緩緩的運行着，明晚歌場的活的傀儡依舊的跳躍嘶叫。

着，金錢照樣的流出來……。

可讚頌的歌場呵！

兄和弟

靳以

邊路上，有兩個人揪在一處。停足而觀的人，已經有了七八個，可是沒有一個人去勸解。

「你打我吧，你打我吧！」

「我不能夠，我雖不讀書明理，我可是我的哥哥，我不能打你。」

於是我，我也停下腳來了。

那個被抓住的，是只有二十幾歲的年青人，圓圓的臉，穿了一件油晃晃的長衫，却有幾處是破爛了的；抓住的人，有着三十以上的年歲，瘦長的臉小小的身量，（至少是比那個人低下半個頭）唇際有着鬍子，是穿了一件短衣。

還有一輛空的洋車放在那傍面。

那個瘦小的人，以一隻手抓了那個的領口，那個人却用手來護着自己。他們的臉可都是愁苦的。

「你不要這樣拉着我，要你鬆開，費不了什麼事。」

「好，隨你的便吧，你打死我，你是一條漢子！」

瘦小的人氣喘着，他的臉成爲蒼白的了。

「那我可不能夠，哥哥，好歹我們是一母所生，我顧念手足的情誼。」

「你還顧念手足的情誼，你不如殺了我，倒來得乾脆！」

那個哥哥却以沙啞的嗓子叫着了，他的兩腳跳着。

若真是相打呢，每個人都能看出來弟弟是勝着哥哥一着的，但是他們並沒有像仇人一般地廝打着，雖然他們各人的心中都積有深切的憤恨。

我是惘然地立在那裏，（我想旁觀的人總不會有誰清楚地知道何以他們爭吵起來）從他們的衣着與神態上我所能知道的就是他們都很窮，都爲生活壓着喘不過一

口氣來。

「衆位，您給評評，」那個瘦小的人把臉朝着旁觀的人，「不錯，我們是親弟兄倆，他給人家當廚子，我拉散車，這兩個月他下了事，就住在家裏，他偷偷地把我的一點衣服都拿去賣了。您衆位說，我不容易呵，我……」

下面的話我聽不清楚了，可是他那麼大的人，幾乎像是要哭出來似的。

他是等待一個人出來說點什麼，可是圍觀的人對於事情的本身却像不感到些許的興趣，只是爲了看熱鬧纔站在那裏，噤然地如蟄伏的鳴蟲。

「我可沒幹別的，我拿那個錢做了一回小買賣。我這麼一個大小夥子，能坐着喫麼？你也沒有富裕錢，那我是知道的，我想先拿你幾件不用的衣服，給當了點錢，誰想到給虧光了，唉，運氣不濟，我早晚還給你，那麼我賣我自己的肉……」

「你不用說這個風涼話，自從你走了，我就沒有見着你——」

「我湊不上錢那能見你，不瞞衆位說，我還餓着兩頓呢！」

就是這樣的話，也沒有打動圍觀的人，因為他們知道餓着肚子的不是自己，而且站在那裏，也不過是因爲有着多餘的閒暇而已。

「你看我如今還穿單的，你不用花言巧語，你——」

那個瘦小的人頓然舞起右掌來，平平地打在那個人的面頰上清脆地響了一聲。

「我不能還手，你總是我的哥哥。」

那個人低下頭去。從他的嘴角裏却有鮮紅的血流出來了，那一擊並不十分有力，顯然地他沒有受怎麼重大的傷創，許是偶然地牙齒觸破了皮，便流出血來。

可是那個瘦小的哥哥却露出一點慌張來了，他鬆開抓了那個人衣領的手，急速地解下來繫在車把上一條汗污的布，爲那個弟弟揩抹着流出來的血。

他像是要有多少話要說的，可是沒有說出來，終於溫和地說着：

「我們走吧，到那邊先喫點什麼再說。」

他就拉起那輛車來，一齊向着東面走去。

圍觀的人也散了，悵然地覺得這並沒有什麼值得觀望。

到上海去

胡楓

是一個秋天的夜裏，沒有雨，也沒有星光，半空中移動着淡白的薄雲，海面送來了潮濕的熱風，使人辨別出是南國的天氣。

海的沿邊圍繞着吸眼的燈光，和耀武揚威的，冒着白煙，伸着長煙囪的戰艦。

「九點鐘了。」

隨着風的方向，從躉船上送來了一個年青女人的聲音。

接連着跳板上一陣陣地擁擠着，胭脂香，頭髮香，汗臭，各種各樣的氣味從人叢中發散出來。

「晚了呀，上船去好睡覺，倦得咧……。」

還是那女的。聲音是在跳板上上了。

「才九點半，我們那裏的音樂才響呢……着什麼急……掉到水裏去！」

又一個女的聲音。

兩個聲音隨着一陣擁擠上了船。

黑夜更威嚴地沉了下來，海風變得涼了。船邊除開了幾個運貨物的苦力之外，已經沒有更多的行人。上了船的也漸漸地倒把送行的送到船欄邊，各自回到艙裏去。

頭二等艙裏的人感着屋子裏太熱，有的重新跑到外面來，迎着風，參觀着大艙裏各種樣子的，躺着的，靠着的狼藉的體態。

「阿英，我看你像是老捨不得那兒似的，那麼慢騰慢騰地；可是捨不得你那個……嘻嘻。」

「呸，別胡說！他可能娶了我，可能養活我一輩子！」

「是呀；那麼你還……我也懂得你的……。」

在人和行李堆積在一塊兒的大艙裏，兩張並列的帆布牀上，躺着剛才在舷板上說

話的那兩個女人。

她們都有着細軟的身腰，善於送情的活動的眼睛，和洗褪了脂粉就使人難看的過於蒼黃的面皮。

她們本來都是還應當有着桃色面頰的那樣的年青，但爲着經歷了生活上的艱險，經歷了足以毀壞生理上康健的風霜，她們變成非常憔悴的女人了。

「我懂得你啊！你總捨不得剪去你那長頭髮……電燙好的呢！」
還是那頭一個女的。

「剪去不能夾了，熱呢……我到了上海就剪……小蘭姐，你看，好嗎？」
兩個談話沒有完結，船的四週擁出了一片嘈雜的聲音。

一個年約四十歲的乾臉的女人，凶狠地走上船來，在大艙的週圍盯視了一遍，就走到船的機頭旁邊，把那奶着小孩的睡在船板上的黃髮的少婦，呼喝了一聲，那少婦驚得咕嚕爬了起來，小孩哇地一聲哭了。乾臉的女人先看了一下她那一張破油紙蓋着的小

籐籃，然後把她渾身上下摸了一遍。

第二個是靠在那藥材販子大個大油布包旁邊的扁臉女人；第三個，第四個：小蘭，阿英了。

「抬起手，好蠢貨！」

「看什麼？」

「外國人叫看的，不讓看就下船去！」

這女人把阿英的兩只胳膊狠命地往上一抬，又通身摸了一遍。

「好大奶子！要讓我們大班看見……嘻嘻……」

這女人摸完了，望了望阿英左額上的那塊烏青，咕咕噥噥地笑着跑開了。

海風漸漸地猛烈了，波濤隨着風勢一陣陣地洶湧起來。船在上面漂着，已經搖在海中間了。

寂靜無邊的海空，仍舊是沒有星光；海的週圍，除開了一片漆黑之外，更看不見一點別的什麼。

船艙的內外也沒了說話的聲音；在許多熟睡了的呼聲中，偶然竄出一兩聲小孩的哭聲，很快地就被母親的奶塞住了。

小蘭和阿英一向是過慣了夜生活的，加上現在登上了茫無前岸的旅途，更興奮得通夜不能睡覺。

小蘭竭力想用睡眠把那一切摧殘精力的想念掃斷。但是敏速的思慮驅逐她欲睡的甯靜，許多事體都和海裏的浪聲一樣，轟入她腦子裏來。爵士音樂，巡捕，癡醉的××大亨，阿英的挨打，自己的病。……一幕一幕地像是伸了爪牙，狂急地展到她面前。

她思索着，看看阿英。

阿英老是興奮的，她抱着膝，坐着，向着黑暗無邊的海水，探尋着，嘴裏不斷地哼着歌兒，哼着桃花江。偶然發現了別人船上的燈光，就像孩子似地驚悅地叫起來。

「爲什麼你也不想睡覺呢？你不是老早就鬧疲倦了，要睡覺麼？蘭姊……」

阿英彷彿瞭解了小蘭的思索，她這次說話的聲音裏帶着有點淒楚，不像剛才那樣夢境似地興奮了。

「我是真要睡覺嗎？先前我是看你跟那男人老是滴滴達達地，怕你不想走。你照一照你那臉上的烏紫，記得那××大亨！那男人是另外一個也是大亨的兒子。」

「我捨不得那男人嗎？就是捨不得舞場也不要我了呀！」

阿英說着，歪下身體，和小蘭並排躺着。

「但是到上海去可以找舅父，可以不賣皮肉，不受皮肉的虐待。」

「不賣皮肉是不是一定可以活呢？」

「只你一個人本來是困難的，在上海你又沒有熟人，所以我和你一塊兒去？反正正在那裏我也沒法子活，醫生早就說我是肺病第二期，況且……你怕淋病嗎？」

小蘭說着，對面沙灘上的燈光，映在她蒼黃的臉上，眼瞳下面閃着晶瑩的淚漬。她坐

了起來，拿出番布牀下面嗽口缸裏的涼開水，喝了一會，重新又躺了下去。

兩個都靜默了。停了一會，阿英仍舊又抱着膝坐着，哼着舞場裏常奏的幾個調兒；哼得激動了，起初流着淚，到後來嗚嗚咽咽地伏在枕上。

小蘭替她蓋好了氈子，一句話沒有說。

天快亮了，黎明的光從番布船圍外邊透了進來，照在還未睡醒的人們的牀上。阿英停止了哭，一翻身爬起來坐着。

「嘻嘻，蘭姊，你對呀，我什麼都聽你的。我一點也不留戀那裏了，看我們上船的時候，有沒有一個人用了真誠的眼淚來送我們！那地方是不要我們了。」

阿英也彷彿在暗夜裏發現了燈光似地，喜悅地笑起來；立刻又回復到了剛才的高興。

「怕你捨不了你那漂亮的打扮啊，你的生意一向比我好的！」

小蘭盯了一眼阿英。

「我的生意比你好！就該永遠好下去呀，爲什麼被人打了還開除呢。我愛打扮？我爲的什麼呀，你也是愛過打扮的呀，你爲什麼每晚上都穿着高跟鞋，把脚跳腫了回來吊起腿睡覺呢！」

「上海到了！」

又是一片嘈雜的呼聲。旅客，搬運夫，接客的招待，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擠成了一片。船上的客人走空了，阿英和小蘭也不知是什麼時候擠下了船。

吉屋

歐陽山

在停工已經兩個月的局面下，廣東士敏土廠底狹窄湫隘的工人宿舍，逐漸露出荒蕪的景况來了。像墓道那樣幽靜的長院子裏，沒有了露着紅色的大腿的年輕人在熱烈地踢小皮球，搬動大塊的紅米石，或舉起石鎖做各種運動的姿勢，來鍛鍊那些給疲勞毒害着的軀體。每一個小房間底門口都積着一些沒人掃除的紙屑，果殼，肉類的骨頭和火柴梗，而搬空了的房間底門口就像一個小小的垃圾堆，被拋棄了的空盒子，瓦罐，破爛到不能再修補的布鞋和衣服，廢鐵器和紅泥火爐，都在潮濕的泥土上刻劃着關於一部份勤勞的人類底記憶。從夏天起，茅草就像監獄裏的犯人底頭髮似地，自由而且活潑地生長起來了。

林四，王小存和武天佑在他們底房間裏談着關於一個女人產了怪胎的新聞。那是

一個五尺長，四尺寬的房間，兩邊都有窗口，和報紙做成的簾子。從後面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見廣大的田畝，晚稻正生長得碧綠地像滿地都是蘭花；小小的河道彎彎曲曲地繞着這代表一個時代的新氣象的水泥工廠。鏡子似的河面平靜地映着那爽朗的秋天底面容——好像牠寬大地原諒了人間的卑劣的罪惡。

「有時看見那些時派女人，碰到什麼都撐手撐腳有她們一份兒，真會叫人生氣，可是看見這樣的事情，就覺得男人太不會養女人了，是要想法子教導他們的。或者定出一種刑罰來，或者怎樣……」林四坐在下層木架床邊上，一面撕着手掌上褪下的繭皮，一面沉聲地對大家說出他底意見。

他底聲音非常怯弱，彷彿被秋天的早晨的空氣壓抑着。別人底答話，和間壁的工友們底談話聲音，也同樣地非常怯弱，好像從餓扁了的病人口裏發出來的。他們那粗野的說笑，活潑的大聲的叫罵，都快要被他們自己忘却了。外面小河裏草魚騰躍着，青蛙穿進水裏，那些輕微的響動都可以覺察出來。

平時，宿舍管理人，那禿頭廠長底外甥，叫做董憲忠的一個大學畢業生，歪着那覆着長頭髮的腦袋，打長院子經過的時候，那班「沒有受過教育的」就用牙刷敲着漱口盂，搪瓷臉盆，或者用茶杯不歇地扣着木棹子，嘴裏哼着和尙念經那樣的聲音。別的時候又爲着別的事情喧嚷着。一直到那穿着不合脚的大皮鞋，手裏提着大鐵鎖的管門老人咳嗽着，葛落葛落地走來了，並且小心地熄滅了所有的昏暗的電燈之後……但現在，大學畢業生和管門老人都好像從地球上消失掉了。

「真有閒心呀，一天到晚講這些一輩子輪不到你們來管的事情！」武天佑常常生氣地揮着手臂，用冷冷的語氣譏諷其餘兩個人。「在失火的時候，講種菜的事情，就是這樣的。」

但是王小存，那灰頭髮的年輕伙子，一定要嚴肅地，掀起那因爲生毒瘡而殘缺了的上脣，慎重地駁覆他底論敵：

「不見得是這樣子的吧，老林？就算什麼人都知道了女人底價值，而且會好好地守

住一個家，對他底兒女提起他們底媽媽底好處，教他們學她底榜樣——唔…………」

他們談論的新聞是一個淒慘的故事：洋傘匠廖廉底老婆在臨盆的時候，生下一大串紫色和白色的肉葡萄，她自己疼痛得昏死過去，而且流了可怕的多量的血；家裏沒有別的人，警察代他請了一個西醫，當那丈夫從工作場趕回家裏，除了從那西醫底女助手那兒接到一張付款單之外，什麼都得不到的時候，他就瘋狂了，狠狠地打那女助手和自己的女人一頓，結果他底老婆死掉，他自己也叫抓進警察局關起來，擔着賴債行兇的罪名了。王小存批評着這個洋傘匠，還舉出另外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很疏的遠親，是一個有錢的，吝嗇的傢伙。祖上留給他一大把錢，他要做的事情只是打牌，上館子，看看那家有漂亮的婢女可以討做姨太太，因此得了腎虧病。後來想兒女想得要命，就請了十個有多的醫生，吃一百樣有多的補藥。跟那洋傘匠一樣，他希望生出兒女來幹什麼呢，誰也不會回答。但是他居然有了兒女——十一個有柄的，六個沒有。這一大堆孩子把他底血肉挖空了，叫他變成半身不遂。又因為消化不動那每天

幾大碗，用補藥和肉類燉成的膠汁，慢慢就死掉。臨死的時候還大聲嚷着：『我不會死的，誰敢滴一滴不吉利的眼淚，難道我不能再生幾個兒女麼？』可是他底許多老婆都圍着他哭訴道：『老爺，已經太多了！他們連進學堂和買嫁妝的錢都不夠了！』這是什麼原故呢？

王小存翻起殘缺的嘴唇，把他底手擺在林四底肩膀上面，勝利地微笑着。但是武天佑攙進去說：「那是因爲他們單記得大事，却忘掉了貼身小事的原故！我們如果沒有喝過酒，該是清醒的，可是——也把後天限期就要滿，我們即使不搬出這宿舍，廠長也要封門這件事忘掉了！」

提起這樣的事情，林四就會意識到他就要永遠喪失掉他底安身寄命的地方——有着龐大的機器和煤爐的工房，和有一個長頭髮，整天受人嘲笑着的大學生管理着的宿舍，就要投身進那無親無故，一點不講人情的都市，因而全身都顯得更衰頹，更軟弱了。

「林四，你字認得頂多，好好地留心那些『吉屋招租』的字條吧。不用眼睛看，單憑腦子想，什麼事情你都不會做得出來。」武天佑這樣吩咐林四，並且和其他一個人把他夾着走出門口。

「我看去。可是租好了，你們兩個按月給租錢。」林四回答。

大家才苦笑起來。但那笑聲是近於放縱的，枯澀的，孤零的，彷彿是一種咳嗽。

趕市

李輝英

「明天又是集市了。」

趙大跟老婆說，一面把一袋烟的烟灰倒到地面上。

「明天一定要趕一趟市。」

他的老婆附和一句，接着說出明天必需趕市的理由：

「米就剩半升了，豆油前天就用得淨淨的，鹽也只剩一小盅，明天不去，後天就得餓肚子。」

說到肚子這兩個字眼，好像她突起的肚皮，特意往外挺了幾挺。她也真爲這大肚皮，就心人家都說懷孕的人，應該吃些好東西，將來會養出來強壯的孩子，可是他肚子鼓起六個多月，沒有吃過一頓肉。手頭窮，常使他焦急，當她想到孩子營養不足的事情上，更急

得他心口裏一陣一陣痛。

兩口子到菜地摘菜，摘豆角子，好趕明天的市。

「摘多少啦？」

「不到半筐，你呢？」

「一個樣，怎麼好呢？」

兩個人一邊摘一邊問，若是兩筐摘滿了，也就滿了一担，就好趕市去。

一夏天，儘是落雨，十天裏晴不上一天，豆角葉子接受不到太陽光，老是濕的，就漸漸腐爛了。豆角子也有些爛的，還有些帶斑的。趙大這一架豆角子是頂好的種，遇雨水調和年頭，只消走兩三步遠就能摘滿筐，但現在是不行了。

「葉子爛了，豆角鏽了，真是倒霉年頭。」

趙大有些生氣，這還不是重要地方，最使他生氣的，是夏天裏讓區上抓去派了十多天的工。

這十多天日子的耽誤，不只是他一家，他一個人，村子裏家家戶戶都出了人，去給修汽車路，在大雨底下作活；十幾天來他就不得分身到菜地裏領領蔓子，翻翻葉子，把豆角子糟塌到這種樣子。「滿洲國」的警察真是不講道理。

趙大看到這些豆角子，覺得一陣傷心，比殺到他身上一刀還厲害，因為葉長得不好，無異斷送了生路，他們一村人，都是靠賣菜爲生的。

摘完了一架豆角，好歹算是滿了兩筐，趙大看着老婆半天半天立不起身，伸手把她拉起來，像是有點埋怨地說：

「我說不要你來，你偏不聽說，肚子大大的怎麼行。」

一方面，趙大有點難過。

老婆死釘釘地看了趙大一眼，臉都有些發青了：

「怨我麼？怎不想一想咱們是什麼家道？家裏有錢，你請我下菜園我都不來。說我願意，真是你說的。」

趙大生氣了，氣老婆不該跟他發脾氣，可是，她說的話並不錯呀，是實情啊！他的火氣，自動壓伏下去，但又想起來別一件事：

「他媽的，『滿洲國』說是官民同樂，那一時同樂過什麼王道主義，替老百姓造福，造過什麼福？我看儘是殃民！」

「你瘋了嗎？」

老婆嚇住他。隨即運轉兩眼向四外審視着，悄聲說：

「你不知村子裏壞人多麼？小二怎麼進的監獄？不是他順嘴胡說麼！」

忍耐着罷。

忍耐着，趙大把兩筐菜挑到井台上去洗，越洗，應該拋去的菜越多，洗完兩筐菜，看看能選出來挑到市上賣的，只能有一筐半。決計再加上半担茄子湊滿一整担。

吃過晚飯，天漸漸黑了，趙大聽從老婆的勸告，早早睡了，明早他要起早趕七里路的路程。

老婆給他作了一些零事，給他補鞋，預備米袋子油瓶，最後把一担菜洒了一次水，她要睡了。

恰在這時，張四跑來了，慌慌張張地小聲說：

「趙大嫂，大哥明日還上市去麼？」

「怎麼不去，晚飯前不是搭你的伴麼？」

「可是，可是……」

半天，說不下去。

「你到底怎樣了？」

「我聽到一個消息，說大甸子來了一夥人，集市上來了一隊日本兵，說不定兩邊要打起來的。」

「你要怎的？」

「我看是不去的好，告訴大哥仔細仔細，能不去頂好。」

張四走了以後，她盤算起來。

二年來，日本兵常常下鄉來打仗，常常有些人聚一夥要打日本兵，天下是完全變了，簡直找不到太平日子過。但是明早要不去賣菜可吃什麼東西呢？就算打仗，不一定打到賣菜人的身上。同時，他還想到個取巧的地方，那就是趁別人都不去趕市，自己的菜不是容易賣麼？如果這姚家村的賣菜人，明天都不去賣菜，市上就少了二十多副挑子，還可以賣個大價呢。這樣一想，她甚至於認爲張四是故意要花槍，欺騙別人的。

「同行是冤家，這話是沒錯。」

像拈到了一個上上的卦，怪歡喜的，她就上炕去睡，夜是靜穆的，但她的內心是跳動的。

稀里糊塗睡了一覺，她聽到了雞叫，不稍猶豫，她趕忙就爬起來燒飯。趙大也起來了，飯，沒有夠趙大吃，但這是僅有的一點米。女人說：

「賣了菜，你在市上買點零東西吃罷。」

她還告訴趙大，說張四因為有別的事情不能搭伴的話。

趙大無須去會張四，一個人挑起担子離了家門。

「可早些回來呀。」

老婆的話在他耳膜內盪動着。東方的天邊已經發白了。

「怎麼今天只有這幾副担子。」

「是呀，一總也不過十副。」

「真是怪事，也沒有人買菜。」

「是時候早？太陽已經出來很高了。」

在市場上，趙大他們一排幾副挑菜担的人，覺着奇怪。

他們猜不出是什麼道理。

後來還是一個出小灘的人告訴他們，說警察所下了命令，今早的菜，要等所裏號過

以後，才許發賣，人們才可以買，因為昨夜到了一隊日本兵，要給他們預備些新鮮菜。

「是這樣麼？」

「是這樣麼？」

「真的麼？」

明白了。驚住了。

趙大更着急，他的菜，是菜担中最好的一担，他知道所中警察一來，一定號下的，他們又從來是不給錢的，怎麼好呢，家裏正在等他這一担菜吃飯呢？

「快點走罷，到外屯去走走，也許可以賣一些，挨累也講不了。」

他想到離開集市的辦法。他挑起担子就往街外走。當他走到街外路口時，給崗警擋住了：

「那裏去？」

「出街。」

「不行，今天賣菜的只准往市裏來，不准往外去。」

趙大向警察要求饒恕他，後來甚至於跪下了，苦苦哀求，說家裏怎樣沒有米吃，等這一担菜換小米；怎麼還有個大肚子女人，餓了半天了；他向警察叫大爺，磕頭；可是這是不行的，一點沒有用，警察甚至於一連打了他好幾下耳光，在憤憤地說：

「誰要你磕頭，下跪，我沒有死！」

他終於被警察帶到分局裏。

「我的家呀，我的老婆呀，我的菜呀，我苦啊，我要回家啊……」

他不停嘴地叫喊着，希求得到所裏人的同情，放回他，然而這只是夢想。反倒是，因為他這種厭人的吵鬧原故，所裏頭多罰了他一天土工。

旅程底盡頭

勇餘

跨過了一座山，又一座；涉過了一道水，又一道。在一望無際的原野，連大地也停止它的呼吸了。跟我們作伴的只有路旁默然無語的大石和凶橫攔路的荆棘。這旅程早把人弄得疲倦了。前些天，在路上還看見這地方頂出色的單輪手推車，一個人坐着一個人推，從老遠傳過來那痛苦難耐似的聲音——扭，扭，扭。但這幾天來是異樣了：走一天遇不到一個人，走進樹林陰森森地，樹葉隨了風颯颯作響；有的樹幹上還殘留了礮火燒焦了的痕跡。走進山谷，聽到的只是隆隆的回聲。天知道！——我們走到什麼地方來了？沒有人，也沒有村鎮。樹枝上有小鳥，草叢裏有野兔，但牠們不能告訴我們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我們漸漸狐疑起來：

「莫非走錯了！」

這一條古道出了自己的經歷：若干年來暴發的山洪，接連不斷的兵燹，已把它扯得零零碎碎。每走到那些無從辨認的地方，——左面是土道，右面也是。突起的土崗都彷彿打一個模型中製造出來的，一點都不差。我們東看西看，都一樣，向那一條走呢？

「無端地受了這麼一場罪，老天哪！睜睜眼罷。」

趕車的坐在轅上，望着晴朗的碧空，像嘆息也像懺悔。他是一個高個子，漆黑而清癯的臉，眉像牆角的兩掛塵絲，常扭在一起。他望着馬屁股磨破了皮的地方。隨了車轅的一上一下，那白肉上的血絲也一擠一擠。他痛心地吶吶着：

「馬——馬啊！」

走到一條夾山的溪流，流很急，小石隨水流滾動着，發出了鍋爐沸騰了的聲音。馬下去，斜斜地拖着車，水愈來愈深，流愈來愈急，我的頭也一陣比一陣暈眩；我怕心急劇地跳閉上眼，儘是一輛輛的小馬車被狂流吞沒——連人帶馬！

趕車的脫了褲，跳到水裏去帶路，水流嘩嘩地，車輪輾着石子，戈登戈登地，從遠處的山谷送回來馬鞭清脆的回聲，劈拍拍。

雖然是五月天，但山中氣候仍舊很寒，他赤着下體，寒戰戰地；勸他穿上褲，只是搖頭，捨不得把褲弄濕了的。

車壓過了沙灘，又拖上了山崗，馬無力，他拚命地掌起鞭打，上了山，又愛撫地拍着馬背。

轉過彎，躺在面前的是一座猙獰的高山，抬起頭，望不見山頂。「錯了，又迷了路！」他叫起來。

——白走了七八里地，重新拖回來，到岔路口時，我左右尋找，忽然給他找至一棵小樹，嘿嘿的笑了。

「這邊對，這邊對！我在這撒過尿的！」

跨上轅，他的眼睛又晦暗起來：

「馬瘦多了，來時還那麼肥呢！擋砲鬼，抓吧！拉吧！抓淨了，拉絕了，還上那裏找。五十多天哪，老鄉！」

閉上眼，憶起了五十多天以來的遭遇：起初，有一羣人，一手拿着皮鞭，一手握着槍包圍了他們，接着，一個個跳上了他們的車，「走！替我們拉東西去！」

接連不斷的惡運，一次跟着一次地來了：拉到地方，又給另外一些人抓去，人餓肚皮馬也沒有草料，東西重了拉不動，拿柳樹棒往馬肚子上勒，他心痛馬——啊！

「你奶奶格雄！」那棒不單勒馬，也打人！

「謝天謝地，總算逃回來了！只望蒼天保佑，平安到家。」他虔誠地唸叨着。

想到家也立刻愉快了，兩條緊攢着的眉不知不覺地就分開，拿出了木箱裏的煙袋，大口安閒地吸起來。從撲面霧似的煙中，他看見了一條小河，小河轉彎的地方有幾棵槐樹，濃密地槐樹葉籠罩下露出了一堵土牆，牆下端的小窗裏頭現了幾個人影，白髮的婆

婆在掛念他的兒子，中年的女人——他可愛的妻啊——低聲解勸；大孩子在河邊玩水，小孩子立在破桌上招手……

「是招呼爹爹麼？」他自己低聲地。

河的那邊有一條窄狹的地，雖不很大卻爲了它欠下好多債。但他還有爹爹留下的白馬和一掛硬朗朗的車，這足以讓他在村前的茶館裏對同伴們自豪了。

細一看，地裏蔓延着荒草，多可惜啊！趕快回去收拾哪——嗯……

身子搖晃一下，他幾乎沒從車轆上栽下去。收起煙袋，頭上的汗滴下來；他自己也想：「我真太過心急啦！橫豎會到的。」

太陽微弱的光芒對我們像迷一迷眼睛，便被突起的山峰吞沒了，但右邊的一座更高的山峰上，還留下一頂金黃色的帽。四週漸漸地蒼茫了，車輪聲驚起了草叢中的野獸，蛇在路中間蠕動，車過了截成了兩段。我們心急起來，鞭子也抽得勤了，馬便飛起已經疲倦了的腿。

「莫非我們連一座破廟今天也尋不到？」兩雙黯淡無神的眼彼此打量着，誰都不開口，那神氣彷彿說：

——看你怎麼辦！

清風吹過來遠方不知名的野鳥的哀啼，那麼淒涼！一聲聲打進了我們的心，像在嘲笑：

你們今天——連一座破廟也——找不着。

前面黑忽忽的一片，像一座城堡，我們燃起了莫名的愉快，馬也掙扎着疲倦，飛似地跑，車隨了牠的跑顛簸着。

殘破的石堡牆，殘破的房屋。才走進，映到我們眼簾的儘是一些斜倚在矗立的危牆上，燒焦了的木柱，瓦塊，土堆躺在地下睡着，沒有一間房子有房頂，也沒有一堵牆沒有大洞；石堡牆帶着礮火轟擊過的遺跡，一段，一堆，倒塌的，孤零零站着的，像打碎了的一堆瓷

碗，村街蔓生着雜草，殘垣角落還存留一堆堆不會被風雨銷燬了的灰燼。

一條乾癟的狗，慢吞吞地走來吠着，聲音那麼微弱無力，倒好像迎接我們的。我們也很快活，有了狗找主人就容易了。

隨了狗，我們便宿在那一間低矮的小房裏。主人是一個老頭，饑餓把他變得不像個人。那樣兒彷彿打幾十年前埋葬了的棺材裏拖出了不曾腐爛的殭屍；但他心田却那麼好，轉動着痠瘦的身軀給我們燒了一鍋開水，又煮了幾塊番薯。火光在灶口閃閃地把趕車的瘦面頰也映出了紅光……喝着水，啃着不大熟的番薯。我們把十多天前在鎮上買的乾饅頭分給老頭一點，他張大了眼睛，射出火一般的慾狂，發瘋地捧了吻着，珍惜地不肯吃。

笑了笑，用顫微微充滿了謝意的聲調告訴我們，從幾次可怕的兵匪變亂，青年人都一批批逃出了這村以後，接着中年人也熬不下走了，年老的漸漸死亡了，沒人給收尸。連燕麥也看不見了，莫說白麵。他捨不了這裏的幾畝地；可惜他偌大年紀也種不了。他捨不

得這一間破草房，不幸沒眼睛的砲彈打穿了個洞，沒有梯子——就是有也上不去，他多麼心痛啊！吃的是掘不完的野菜，樹根，番薯。幸而他的牙還好，不想不好也不成。

不肯跟兒子兒媳出去逃荒，是因為「已是這大年紀了，誰還肯把一付老骨頭丟在外鄉！」

爬上了土炕（北方人用土堆成的床）

無上的舒適，趕車的扯一下我的衣袖，悄悄地說：

「荒亂年頭壞人多，別睡得太死！」

才閉上眼，又聽他細聲嘮叨着：

「還有不到兩百路，明晨早些起，兩天趕到它。嚶，到家，到了家再舒服也不晚……」

牆角上有一個大洞，一顆大星向我睜着眼，不久我就沒有知覺了。

還不到四更天，他拖了我起來。睡得正甜，怎願起？無奈着他那付心急的呆相，何況我不過出點人糧馬料，揩油坐車，既已一路要好，也不好深拂他意。爬起來，套好車，點起燈籠，

老頭兒邁着艱難的步履相送。

黑壓壓的一片，不管樹林，土道，都沉沒在無邊的黑暗裏，只聽見遠處的山谷，應和了頭微微拖長了的叱馬聲。一回頭望見了那一棵眼熟的星，我彷彿又在躺着，慢慢地睡了。突然，車停下了，叱罵聲，求饒聲扯開了我黏住了的眼皮，一個人把我拖下車去，把小包袱搜去。趕車的跪在地上，頭朝着黃土道蓬蓬地磕，對面是一個騎着大馬的精悍的漢子，左右都是騎馬的，人人手裏握着漆黑閃光的傢伙。

「怎麼，還不卸嗎？」

「老總，大五爺！饒狗命吧！我，我家有六、六十多……靠……哪……！」

拖我的人把白馬，由轅套裏褪下來，拉着牠又跨上自己的馬去。被大家擁在當中的那精悍的漢子，嘿嘿地笑着。「好一匹白駒！」又一回頭看見方才跪着的趕車的，立起來瘋狂地拉住了馬尾，生了氣，喝道：

「放開手，混蛋！」

「大五爺啊，拉不得——」拍！

趕車的立刻倒下來，右脅下湧着鮮血，手裏還緊捏着兩三根馬尾毛。
太陽才探出了頭，車屁股吻着地。

「有」名英雄墓

小 默

平日跑到東郊外鬆鬆腳骨的時候，遠遠總望見一座新造的九級浮屠，巍然屹立着，不知是否因為這浮屠欠點古色古香，抑或因為我心裏記着「救人一命……」之類的話，總懶得跑到牠跟前來瞻仰。

前幾天有個遠客路經此地，照例陪他到郊外的古蹟名勝去見識見識。陵墓參謁過之後，信步踱到浮屠的前頭來，因為朋友的雅興，我們便循着新修的路，對着浮屠前走。沒有幾步便看見一座土耳其式的建築——由三個圓拱構成的沒有梁的殿，清脆丁東的聲音像響着的環珮似的從那裏傳出來。軟弱淡黃色的冬天的斜陽懶洋洋的掛在那厚厚的殿角上，微暗的圓拱內，新的碑石堆在地上，七八個石工正蹲着低頭在石上鑿字。我們給那音樂似細碎的鑿石聲引動了，行近第一個圓拱，便瞥見屋角還七橫八豎的放着

好幾口棺材，牠們是用薄薄的松木板做成的，長不滿三尺，跟未成年人所用的相似，有一兩口簡直差一點就是四方形，面上粘着紙條，標明名姓。有些連夾縫都不嚴密，諦視一下可以窺見縫裏頭的黑黢黢的東西。我們自然而然的歛着呼吸；旁邊的石工却若無其事，聚精會神地埋頭刻他們的石。石上滿是姓名——王標，李勝一類的姓名，石工照着那勾勒的紅字，熟練地運用他們的鎚和鑿，左手輕輕把鎚敲擊着鑿，拿鑿的右手順着勢轉動幾下，便是一筆畫了，一個字了，一個姓名了。在殿內堆着好幾十塊碑石，每一塊石刻着好幾百個名字，每一個名字代表一口薄薄的三尺棺材，或裏頭那一堆黑黢黢的東西——甚至一隻殘腿，幾萬的名字就是告訴我們幾萬條生命的平凡的結局。然而因此，「無名的英雄」便有「名」了！

穿過殿便是墓地，作斜坡形，浮屠位在斜坡的頂，愈近浮屠便愈高，兩旁有新築的牆圍着，牆頭起伏作波狀。近殿的地方還露着一人一個的用紅磚砌成的坑，縱橫錯列，大小恰可容那殿裏陳着的棺材。近浮屠的一帶的墓都已蓋好，每個墓頭還安上一塊碑石，可

是石上刻的不是姓名，而是用阿拉伯數字寫的幾千幾百幾十號。太陽最末的一線光輝也從地上褪去了，墓園裏一片虛白，有幾個工人沈默地在搬運着石頭，挖着土坑，一切是靜悄悄的，我們格外聽見我們自己談話的聲音。

我們踱出墓園外，在淨屠的四周繞了一下，便循原路經過那土耳其式的殿出去。那時石工們已散了，只有碑石和木箱形的東西在那灰暗的圓拱內陳着，但已有點模糊。殿外有兩頭小綿羊絳繚地在嚼着乾枯的草，我的心轉到那柔順的羔羊的命運上去了。

南京太平路夜景

張曉岑

兩邊是高高的洋房店鋪，中間是寬闊的柏油馬路，塵土飛揚起來像薄薄的一層輕霧，同輝煌的燈光織成了一種淡青的顏色，籠罩着這個夜的街：參茸莊，西服店，糖菓莊，鞋帽莊，百貨商店，五金行，書店，酒樓……

靠店鋪兩邊鋼磚砌成的走道上，當當正正，中間畫着一條直直的白綫，有的地方已經有點模糊了。來來往往挨挨擠擠的都是人：西裝少年，瓜皮小帽的老頭兒，趕趕武裝的軍人，短衣大肚的女人，頭髮蓬鬆，嘴上胭脂塗的像血，左腋下夾着皮包的時髦女子，扣子不扣穿小褂兒的漢子，女學生……

嗚！嗚！公共汽車的怪叫，裏面擠得滿滿的。

嗶！嗶！汽車的燈一開，前面滿是雪亮的白光，一陣風似的飛過。

「靠邊！靠邊！」黃包車一溜一溜的像蛇，「禽你奶奶的！」一個說，江北腔；「媽的格辰！」北方口音。黃包車撞了自行車了。「快點走罷！混賬！」車上坐的人喊。

丁零！丁零！馬車的鈴子響，得得得……，馬蹄聲。

大減價，大犧牲，大放盤，一週紀念，十週紀念……的幌子牌子，多得像陰濕的茅房裏的蚊子。

專做女子時裝大衣，專做高等大衣，好多女人一動也不動的站到玻璃櫃子裏面了，哎喲，面孔是一張硬紙……蔣腿，竹葉腿，雲腿野豬腿，南京板鴨……一連串掛着，不知道有多少，遠看彷彿一顆一顆的人頭……人間世，論語，袁中郎全集……

「林黛玉嬌姿與衆不同，生成的傾國傾城人難比……」無線電播着大鼓書。

吶吶！一九三四年式汽車，參茸莊門口停住了，肥胖得不像人樣的一個男子同一個苗條身材的女人挽着臂進去了。

「洋澄湖清水大蟹上市了，」鐵絲籠裏一個個爬着，索索索……的，有的腿露到籠

外面，一個女孩子抱着一個三四歲的男孩，眼疾手快的把露到外面的蟹腿撕掉一隻，「弟弟！吃！」嚇得弟弟縮回了手，那個少了一隻腿的螃蟹，一跌一跌的縮回籠裏去。

一個時髦的女郎，左腋下夾着皮包，右手提着一個紙包，同一個漢子撞了個滿懷臉紅了。

「我本是籠中鳥，有翅難展」……京戲，無綫電改了節目。

暹羅官燕，花旗洋參，四川銀耳，整個的鹿頭……

大減價，大犧牲，大放盤……

巷子裏出來幾個衣服襤褸的叫化：一個婆子，背上背着一個骯髒的布袋。小孩子倒不少，懷裏懷着一個，右手牽着一個，後面還跟着一個。七八歲的一個男孩，鬍鬚頭，滿臉泥，手裏不知玩着什麼東西，「老爺……爺……太太……做點好事罷！」嘍嘍嗷嗷的，老半天不見一個銅板。一個西裝少年，西式頭亮的可以當鏡子照，挽着一個女郎的臂走過來，兩隻小手扯住了綠旗袍的開叉處。「哎喲！」回過頭來，「討厭東西！你看把我衣服弄髒

了！

嗚嗚……丁零丁零……嘖嘖……「靠邊！靠邊！」……

「哎喲！」馬路當中一陣怪叫，行人都擠了過來，擠也擠不動。哼哼……哎喲……呼痛。警察從人堆裏擠了進去：汽車撞了黃包車了。黃包車的兩個輪子都變做月牙形。車夫的腿也斷了一隻——像那隻螃蟹。發亮的柏油路上，一堆血，「是油罷？」「不是，是水！」

電車上

夏時

近日來，北四川路一帶，又在大日本帝國主義的坦克車輪下，戰慄起來了。這現象，雖然自「一二八」以來，已經是常見的，但自己畢竟是一個並不怎樣「鎮靜」的人，總感到大砲比「鎮靜」厲害得多，萬一又來一個「偶然」，「一二八」的教訓還不夠受了麼？

於是，早出晚歸，希望減少幾分危險。

天，悶悶地想下雨，換銅板的香煙店沒有開門。我坐上電車，眼皮上還掛着一絲疲倦，望望窗外。黃包車夫零落的影子，寂寞地被丟在後面蠕動着。心剛活動起來，搖搖地震動着的電車，又把它掩沒在模糊的睡意里去了。

我的眼皮慢慢垂下。

「隆隆……」

「隆隆……」

一聲，兩聲，轟轟地不成聲的響，這聲音抹殺了電車鈴，抹殺了早晨的寂靜，抹殺了我的疲倦，抹殺了一切。我睜開眼。

是鐵甲車，大日本帝國的！

見慣了，雖然不大驚奇，逼人的氣焰畢竟使人生畏。何況又是這樣的年頭！

說可怕，其實還不是車，是那露出在車頂上的銅人頭。銅人頭是活的，僅有的兩個黑眼珠，溜溜地轉，和鷲一樣在搜尋小雞。前面是鋼彈砲，直挺地向前張開嘴，這就是帝國的威風！「二二八」前是這樣，而現在，現在，我不敢想了。

「隆隆……」鐵甲車過去後，是坦克車。

我不願看，回過頭，却又是被帝國砲用火焚燬了的奧迪安的廢墟。

電車停下了，黃包車停下了，走路的人停下了；鐵甲車、坦克車、連續不斷地衝，毫無阻礙地衝。

「吓……」我只好暗暗抽一口冷氣。

電車依然在進行，人的氣色也漸漸平靜下來了。據確息，在世界各民族中，貴國人是第一善忘的；五分鐘，也許一秒鐘，譬如，剛過去的鐵甲車隊，似乎在乘客中就不曾留下一點影子；沒有人說起，也沒有人問起。

過了白渡橋，視線從黃浦江頭的戰艦，落進了外灘公園。

「啊！」這倒真的使我驚奇起來了，公園內居然有一大隊武士在那裏練習太極拳。

這和大日本的鐵甲車隊恰恰成了一個對照。

我的眼皮又慢慢垂下。

我不禁神往於兒時母親告訴我的那個故事中了。

話說某省某縣，某鄉，有一位財主。該財主雖有幾個臭錢，人力却甚單弱；既無靠山，終

鮮兄弟，所有者一個毛頭小子而已。常言道「富者衆之怨也」，在此情形下，該財主受盡了外鄉的欺侮，不僅賠錢，且要挨打，無論那一回，總是財主吃虧。

「等我兒子大了再說吧。」財主常是這樣安慰自己，因此，也就凡事能夠容忍下去。日子是最易過去的，毛頭小子也長到十四五歲了。於是該財主日夜計算，爲保家復仇，必定要從這時起把孩子好好培植起來。他想：「治世重文，亂世重武」，這時候，讀書是沒有用的，他就決心送兒子到峨嵋山去學「術」。從此後，他的心是安定得多，不但安定，而且有點驕傲。比如，有人打他一個耳光，他可以忍着眼淚傲然地說：「現在我不還你，等過三年，再來同你算賬吧。」

三年畢竟一溜就完了，兒子已經功成圓滿，定期要下山。這時，財主該是如何的高興啊！他準備於兒子到時，遍請全鄉士紳開一歡迎會，這一方面可以增加兒子的威風，一方面也可以使全鄉知道他有這個有用兒子，不致再來捋虎鬚。

兒子確乎有點不凡，氣概超俗，相貌堂堂，伸出一隻胳膊，幾乎有別人的腿粗。在歡迎

會上，真是人人稱賞，個個點頭，財主於喝得紅光滿臉時，站起來拍着胸說：

「我們並不會欺負人，但我們也決不願讓人欺負。」數十年來，這是他最得意的一天，他的所有怨氣，都從這幾句話吐盡了。

因此，財主確會真正過了一些平靜日子。

然而，平靜的日子，是過不長久的，紙老虎終於有時候要戳穿。一天，事情居然又發生了，別人欺財主，財主自然不願讓步的，於是，罵、扭、打，財主被人按在地下。

「阿毛，來啦！」財主躺在地下向他的兒子求援。

「來了。」

兒子站在離丈把遠的地方，放開脚步，一拳一腿，打着從峨嵋山學來的太極拳。

「快來呀！」父親嘶聲地喊。

「我在打啦。」兒子一意在旁呼呼地打。

後來，父親滿身受傷了，在向人求饒了；別人也槌得不耐煩，放了手。於是父親從別人

的拳頭下爬了起來，看看兒子，兒子還在一拳一腿地打。

父親氣不過，走上前，一個耳光：

「媽媽的，父親被人打死了，你在幹什麼？」

兒子一楞，茫然地回答：

「我不是在這裏幫忙打嗎？」

* * * * *

電車又忽然停下，賣票員在喊着：

「先生，到了……」

我一驚，抬起頭，麗華公司冬季大減價的大號字在眼前一晃。

我忙站起來，雙腳跳下了車。

沒出息

臧克家

去年暑假回到家去，青紗帳季照例鄉間住不下，我便留在城裏了。借住了一位本家的大廳，院子很寬敞，清爽雖比不上青島，然而也得算不可多得的避暑勝地了。客來往的不斷，從竹籬縫裏可以看到外邊飄飄的長衫閃來閃去。

有一次，一位意外的客人把我怔住了。從他的面孔上看，顯然是個莊稼小夥子，但一身濕漉的灰白衣裳却叫人知道他是個小鹽販了。不是一進門他先喊了一聲「表兄」，我一定認爲他是錯訪了人。這稱呼是一個有力的啓示，它使我頓然的澈悟了。「啓昌」我叫出了這兩個字，不過對方好似沒有被引起表情，時光把人變得可不像了，他的名字在他自己的耳中也成了陌生。接着，像替我解釋疑團似的，他告訴我：母親（我的大姑）死了，妹妹嫁了，父親還是和當年一樣，要鷹吃大煙。家地被一張一張的文契寫給別人了，

維持家庭的剩了他一條身子。裏裏外外沒有第二個，又得是男的又得是女的。種地這年頭是白折本，要活着不能不另找路，這樣，一支鞭子一個馱鹽的老驢作了他年來的伴侶，一條身子便在鹹水浸潤着了。他說話的樣子很忸怩，我明白他是對着他當年的同伴內心在慚愧。他有時把眼向四壁投射一下，口角不住的抽楚，却沒有聲音吐出來，好似這大廳的華貴迫得他開不開口。後來，我知道他經過多少次的爲難，終於把我招呼在外面一個僻靜的牆根下去了。我們都蹲着，他老是用手指在土上畫圈，好似雷雨的前夕，天上綢繆着可怕的烏雲，眼前這一霎的靜默會叫人往風雨交加的狂暴上想。

「表兄。」抬頭望了望我的臉，「你得救我，你已經是得到好處的人了。」這是打引的兩聲殷雷，滂沱的急雨定不遠了。「生處不嫌地面苦，這話可不能說了，兔子還有三個窟，我不能在家等死。」他說到這裏停了一停用眼角瞟我的神色。

「那麼表弟你想怎樣呢？」

「我想到外頭去找條生路，大地方的路總是寬些吧。」

我心裏就是怎樣覺得他的話是無知，但在這個場合下礙難再反駁他的話了。我只淡淡的回答了他一句「我到外邊給你留心，有機會一定招呼你。」

當時應承的不過是一句話，誰想到表弟在我回校不久就追蹤而來了。這真使我有辦法，看他的神情很有點得意，像一隻餓鷹衝出了樊籠海闊天空的任意飛翔了。街頭的榮華在他的眼裏開出了希望的花，他這時心裏一定舒一口氣「這可得救了。」他一心高興，我不忍的給了當頭灌上冷水，但我心下的難過不是他所能夠了解的了。他老朝着我笑，笑裏帶着懇求，彷彿是只要我答應下來，工作便立刻可以到手。

他是一條光身子來的，我知道我應該對他做些什麼。不過我還是一個學生，安插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我想了老半天想出了一家闊綽的親戚來，女主人是他母親的親姑，按服色講對他這是很切急的關係了。我開給他門牌還再三叮囑他，無論如何不要說先見過我，只說你舅舅在你臨離家把地址開好的，看神情他頗有些爲難，好似一條窮腿爬不上財主的台階似的。

第二天晌午我跑到祖姑家去看表弟去。當堂圍了一桌在吃午飯，我心想：表弟已成了上賓了。他見了我，老遠便立起來，沒說什麼，只笑了笑，我爲補他這一笑的破綻，故意顯出了見了生人應有的一種驚疑來，大表姑和二表姑都掩住嘴，好似故意不作介紹來開我個玩笑。

表弟最先放下飯碗，嘴在咀嚼着餘飯，像爲了維持體面叫肚子委屈了一點似的。飯後大家都到姑母的屋子裏來了。大人在閒談，小表妹抓住了那隻一家人寵愛的狗的耳朵，在同牠玩。祖姑母坐在牀沿上吸着旱煙，話和煙絲一樣嫵嫵的從嘴角上冒出來。

「人生沒有話說，才幾天的財主，弄得這麼七零八亂，母親死了，父親不務正業……」這個孩子小時候還不是金枝玉葉的，現今弄成……」說着舌尖噤噤的表示着嗟歎。祖姑母的話是朝着表弟說的，大家的眼也一齊向着表弟看。表弟低着头用手弄衣裳角。

「可不是，人間的事變得太快了，小時候我和表弟終天咬住尾巴一堆玩，誰想於今見了幾乎不認識了。」我應和了祖姑母兩句之後，表弟跟着我到下房來了。這是他臨時

的安身地，卑小得恰合他的身分。他一到這屋裏便變了樣，也笑也說的。最後又向我告了一頓困苦，這竟使我全明白。

過了幾天又去看表弟，表弟不在家。祖姑母的話頭也不像上次的慈悲了。表叔的話裏也長上了刺。

「終天嚷着要工作；工作是把土！」

「是呀，你想想我們兩眼土黑向那兒去抓個工作呢？」祖姑母可憐表弟的心已經一半變作怨憤了。最後還埋怨介紹表弟前來的我那位叔叔。我聽了忍不住心裏的笑。

「裝樣還念過了七八年書，聊城路念成柳城路。」大表姑表演了表弟的笑話。

「終天在家裏坐不住，就是想他表升（兄）一去就是一天，回來你問他，不是中山路就是五池（級）樓。」二表姑在表演表弟的笑話。

「俺表兄一心文明，來到第二天便把小褂換上了洋磁扣。」表妹也在學着刻薄。

門鈴一陣急響。大家都說這一定小客回來了。果然是表弟回來了。見了我一笑之後

便很自然的約我到他的私室去了。表姑們都笑着說，這可來了您的親人了。

表弟沒有多話說，三句之後就轉入了正題。日子過了許久了（在他心裏日子更是長得可怕吧？）工作爲什麼還沒找到一個。表弟心裏除了發急一定還有點抱怨。我勸他安心等候着，我已在那處打聽着了。

一點小事牽我回了一蹶家，可把表弟急壞了。祖姑母告訴我表弟每天跑到天橋上看火車，沒接着我却看了工作來了。說是表弟看中了車站上搖小旗的事。

「有這樣工作我還幹哩！」表叔這麼連氣帶笑的說。表姑們又是哈哈大笑。

天漸漸的冷起來了。表弟看中的工作很多，可是變了一個季候我還沒有給表弟找上一個他看不中的工作。窮人住富親戚，無求無告的少玩幾天倒還新鮮，不然就惹人厭煩了。就眼前的光景看，表弟顯然成了大家討厭的東西。祖姑母要我告訴表弟，天寒衣單，頂好趕快回家去，路費可以想法子。我跑到小屋裏去勸表弟。我這時把我應該說的話一下子吐出來了。我說外面不是好混的，都市是一張吞人的血盆口。可是表弟這時也把話

蘸着酸辛向外傾洩。

「表兄，你替我想想，地沒有地，人沒有人，你叫我回到那裏去呀！」說着說着，表弟哭了。想想祖姑母談過的表弟家庭的悲慘，再想想十年前作爲我伴侶的表弟，我也不禁有些悽然了。表弟最後一面拭眼淚，一面說：「你快得好處了，一畢業還不是教育局長。」表弟口中的教育局長應該是教育廳長。他用這樣的話來打動我，他用眼淚訴苦，這叫我怎麼辦呢？我把祖姑母的話傳給了表弟。失望是當然的。「養一條狗一月破費三十多塊」不三不四的，這一句話把表弟對於這財主親戚的不憤，使十足的表現出來了。

表弟說家是一條死路，我當然不能迫表弟向死路上走。我給他計劃弄幾個錢先到外面去販賣青菜站站腳。表弟不大高興，可是也不得不答應下來。只要不硬迫他回家，就算好了。祖姑母說錢是可以出的，回家不回家她也不管，但錢要在表弟來辭別時才可以拿出，而且表弟口頭上一定得說回家。她老人家說，不願叫人家說把一個窮親戚趕出去做下賤的事，那與面子上太不好看。但另一方面，這意思叫人往「送窮神出門」上想。

也不是不可能的。

好幾天不見表弟，心是惴惴的。在一天的正午，表弟來了，臉色變得像灶底，走起來一跛一跛的，望上去，便知道有什麼意外發生在表弟身上了。

果然，表弟第一句話就告訴我，腳叫大車碾了。說着把受傷的腳從沒跟的鞋裏拖出來給我看。在他一陣帶着悲傷的解說以後，我才知道他並沒有去賣菜，而去拉了兩天大車。他告訴我拉大車不是容易插進去的，人家都有幫有夥，幸而一個人把他介紹進去，而幸便接着來了。表弟說着還帶點嘆息。七八十斤重的重量壓在一個人的背上，生活的沈勁也就可想了。

正彥表弟的腳，爲表弟的前途悲觀，一個工友送來了一個紙條，這是一位在事務科當職員的朋友寫的。說是趕快叫我把介紹的那人招呼來。我喜出望外的高興，這真是天不絕人了。我即刻扶着表弟到了事務科，他一路子怕人家爲了腳傷拒絕他。到了那裏人家叫他寫下了自己的名字，他提起筆來用無聲的話問我他名字的寫法。

「你讀過書嗎？」

「念了八年！」鄭重其事回答，惹得人忍不住的笑。一張條子傳下來，表弟一變而為大學的工友了。我領着他到了他作事的校舍，指示了他應該照管的屋子，教給他一些洋碼好預備去認識校舍各屋的號頭，吩咐了一些老工友指導他，叮囑了一些同學照顧他，末了又給他送去了一些應用的東西，我便走了。

此後，老是不見表弟來找我，有時在路上碰見他提着水壺一顛一跛的，可是老遠一望着我，他便立即把頭轉過去了。表弟簡直是躲着我。一個黑夜裏，燈光熄了，表弟闖進我的屋裏來，坐在我的牀沿上不動也不響。

「幹得怎麼樣？」

「活倒不累，可是太沒出息！」

「好好幹着，有機會再找點好事。」

「幹工友有點抬不起頭來，我不敢向人說你是我表兄，看了你我都是躲着走，我怕

給你丟人」遲疑了一回，表弟又說他原意思出來學點手藝，好預備出師之後自己來幹，一月十一塊錢的工友有什麼出息呢？

表弟到底是沒經過世事的，幾時見了我第一句就是嫌事情沒出息，他一點也不想他自己的地位和他的話給我的反應。話頭裏好似帶一點我應當介紹一點更好的事給他。

一個過節的日子，我到那家親戚家去。祖姑母爲我對表弟的情深誇獎了一頓，這誇獎的反而這就對表弟的責備。原來表弟把沒出息的話早傳播到這兒來了。

表叔表姑爭着對我講表弟的故事。說頭兩天從遠處來了一位客，恰好表弟也在這兒，大家便在一桌吃飯。在筵席上表弟大顯身手，「什麼熱湯老蔣」名詞一串一串的，襯上那一套衣服，更恰合身分。表弟走了那客人問「那位學生在那個大學裏念書呢？」

這一套話不知是誇獎還是諷刺。

過年的時節表弟回了家，爲了一件不能宣告的事件，表弟離職了。家裏是留不下的，

過了些時，表弟又回到青島來。這時我已經考完畢業，搬到外面的一家小旅舍裏來了。表弟差不多每天來跑幾次。來照例取一支煙吸在口裏；話不多，就是找工作。表弟現在有點不同了，說是只要是事就可以幹，沒有現成的，就是小工也好。他還常常向我解釋以前說沒出息不是有意給我難爲，情請求我原諒。總之，從神態上從言語上，可以看出表弟是被生活軟化了。

後來，表弟簡直一來就向我要工作。樣子怪可憐的，好像一隻馴順的小鳥。都市是擠得什麼似的，和表弟一樣的人，不還須負着家室之累的人，不知有多少，每天在飢餓線上打轉，他們也是從鄉村逃來都市的。

不久，我便離開青島了。臨走也沒見着表弟，想起來非常不好過，好似我把一個人驅到都市去，又在艱困中把他撇在死線上了。

到南京路去

夏吉子

幾天不出門，街上變得更美麗了，大廉價的大旗紅紅綠綠地遮蔽了狹狹的天，這奪目的顏色使我驀地聯想到妖豔的罌粟花連野開了，我不自覺地打了個寒噤。

到南京路了，一堆人從電車裏湧出，立刻混和在另一大羣中，人行道上滿了蠕行的動物。

我在人叢中鑽着，在我前面的是一對互挽着臂膀的男女，女的裹在皮大衣裏，高跟鞋子筆陡，半個身子倚在男子身上，讓他扶着走，步子是那樣緩慢的，像是新從醫院裏出來的病人。

「小姐，做做好事吧。我窮人命凶，弄得一家老小都死光，剩我窮人一個子。小姐，你有福有壽……」後面有一個乾癟得像臘鴨，而還披着長衫的人死釘住了我，只管唸他自

己的佛。我突然覺得我的地位湊得多麼巧，這三個階段好不明顯。

百貨公司已減完了一年四季的價，如今是叫做「出清存貨大廉價」了，鮮明的旗飄着，像是妓女臉上不得不抹的脂粉。巧妙的窗飾不斷地誘惑人進去。這商店就像個展覽會，多的是參觀的人，夥計的殷勤笑面似乎早勾不出買客的錢了。猶之乾癟了的母親的乳房任你如何擠也不會有大量的乳汁。

各部都有女人們東翻西翻地在看，好像想買些甚麼。等夥計過來問詢了，就捨不得似地撒下手，轉向別部去，夥計們默着他幾乎要疑心自己是近不得人身的鬼。十之八九是怔怔地望着遠去的背影慢慢地整理他被翻亂了的貨物。

綢緞部裏縱懸着的××縐在閃着光，女人們走過時順便摸一摸，拉起價目票一看就走開了。零頭衣料部卻挨滿了人，她們貪婪地儘是向下掏，慌忙地拾起那塊放下這塊，打量着貨物又計算着錢，臉色緊張着，手脚慌亂得可以。

冷淡的是化妝品部，大家只遠遠地瞧一瞧那些女職員們，她們也無精打采地看着

來來去去的遊人，那泥娃娃似的粉臉上露着十分倦色。

我空了兩手走出百貨公司，迎面有個人斜拿着一支自來水筆，套子是卸下了的，他幾乎要塞到我手裏來，我快步向前走了，驀地，拐角上，一個大聲直向我耳邊喊：「明天開獎，頭彩此地！」

車聲、人聲、無綫電收音機聲擾成一片，我的頭幾乎昏了。我像個被困的戰士，好容易突出重圍從車縫中奔向停車處，慌忙擠上一輛電車，兩個車箱劃分着兩個世界。一邊坐的是洋人洋婦，以及「高等華人」；一邊擠滿了藍衫的短衣朋友和披着圍巾的姑娘。這裏沒有二等的人，也沒有二等的車。

售票的喊着「票子」向我擠來了，我塞給他十七個銅子，他給我十二個銅子的票，我抬頭向他，看見一個狡猾的無可奈何的笑。

車顛着，我拉住籐圈向着街，「泰豐罐頭食物有限公司」一行黑字投向我眼裏來，我朝下看：小販們滿着，門前擺滿了手帕攤和襪子攤，門上已花花綠綠地掛滿了日曆，月

份牌、和電影畫報之類，將「暫停營業」的紙條遮住了。

「不知集成藥房門前是個甚麼樣子了；大概也是這樣花花綠綠了吧。前回我買去的一瓶藥還未喫完呢。」當我這樣想時，電車早已過了拋球場了。

沒有打票的乘客

車東

這是好幾年前的事。

有一回我因事要到北平，爲着某種關係，我改搭了慢車，這樣使我有機會看見好些在快車裏看不到的事。

當北行的列車停在濟南的時候，爲着準備晚餐的食物，我在站外買了好些東西，當我們啃着燒餅的時候，列車剛駛到黃河鐵橋，呈在我們眼前的，正是那幅偉大而又悲涼的「黃河落日圖」的圖畫。

我從袋裏摸出了一包「哈德門」，立刻，我想到剛才忘記了多買一盒洋火。自然，我就注意到坐在我朋友身傍的那一位客人手裏的煙蒂。這樣，我一面抽出了一根煙捲，一面對那位老人家說：

「借光，借光。」我把煙湊在脣上，一邊用手指着那煙蒂。

「不用的，這裏有洋火。」他說，從手袋（這就是他唯一的行李了）裏摸出了盒洋火給我。

「勞駕了。」

「沒關係，沒關係。洋火真個有的是。」他停了一會又問：「你們兩位——這聲音是十分恭敬的——是到——？」

「我要到北平；我這朋友是要到楊村的，就在天津附近。」

「啊，很好，很好。」也許他本來心想我們不一定會搭理他的，可是聽到了這詳細的回答，實在使他十分稱心，所以只是笑着，似乎不知道要說些什麼才好。車上本來就是寂寞的，我那朋友又有點睡意，能夠有一個機會和這老人家談些什麼，倒是最好不過的事。這樣我們就由通常的客套開始，交換着下面的談話：

「您老幹什麼事的？在濟南上車的嗎？」

「是的，是的，我在濟南上車。我到濟南十幾年了。初時還好，現在可太差了……呵，已經好幾年沒有事了。」他緩緩地說，接着嘆了一口氣。

「是的，近幾年來什麼地方都差多了。你家那裏呢？」

「我家是平原，平原縣。再過幾站就到了。」我一面聽他的話，一面留心着他的相貌跟表情。他年紀大約是五十歲左右；臉色似乎很蒼老。說話的時候，臉上老掛着笑，不過一看就可知道那是十分勉強的。還有那不自然的笑聲，聽了真叫人納悶。

「從濟南到平原的車票要多少錢的？」我問，一面又敬着他一支煙。他起身用雙手接了。可是對我的問話並沒有立刻回答，躊躇了好一會，才呐呐地說：

「我在濟南混了不少年了，幾年來老找不到事做，只在一位窮親戚家混點飯吃。這年頭真是壞透了。這一回家裏又有急事，一時不湊手，我是沒有打票——沒有打票的！」

由他的聲調上我可以測出他心裏的不安，尤其是對着穿這樣的服裝的我們，照理是不應該這樣地坦率的。可是他是誠實的，他不曉得撒謊。車裏的燈雖然昏暗，外面天又

漸漸黑了，不過我還隱約地看見他面上憂鬱的表情。我們之間沈默了一會，他就抬起頭來抽了一口煙，一手掌住下巴，把臉湊近來，低聲的說：

「車裏查票的人只是跟我們作對頭，老爲難我們。我吃了這苦頭已經好幾回了，先生。」他又抽了一口煙，聲音放得更低了。「有一回我在禹城（就在後幾站，快到了）給推下車，摔了一交，趕不及爬上去，那一回也是九月初的天氣，我在地上躺了一會，再拐着走回禹城。路上野狗又多，真苦極了。好在這幾次都不會給摔死。有二次我冒險當當地走到，手掙住車把，雙足懸空，車走又快，老半天才踏上踏板，不過從沒有一次順順當當地走到我老家的。現在我氣力弱了，身體也差了許多，我想怕受不了了。」他嘆了一口氣，又閉着眼睛，用力地抽了一口煙。

我靜靜地聽他的話。我把剩下的燒餅送給他，「你大概沒有吃過晚飯吧？」我問：「謝謝您二位。我還沒有吃過。難得你二位……」他又恭敬地看我那朋友一眼，可是朋友已有點入睡了，他是聽不懂這帶山東腔的話的。

「別那麼客氣了。你今年幾歲了？有了家嗎？」

「四十三了。嗯…… 嗯，還沒有娶。不過還有一位老娘，這一回就是因為他老人家病重了要我回去的，她歲數又大，今年六十八，這一回怕…… 嗯，我還有一個弟弟，在家種地。」

在我們的談話中，朋友已昏昏睡去了，這顛播的列車就像一個大搖籃，車的速率又漸漸緩下來，大概是到了什麼小站了，我口渴得很，想到外面買點開水，就請他代我瞧瞧行李，提着熱水瓶走下車來。

這是一個小站，荒涼得很。四面都是無邊的田野，我買了開水，順便在外面休息休息，當汽笛催了之後，我才提着水瓶走上車來。立刻，我看着三四個荷鎗的車警正在推着一個人下車，一面罵，一面用腳朝下踢。我心裏很明白，好像又給誰淋了一盆冰涼的冷水。我慌忙地放下水壺叫醒我的朋友，想借光他那付軍裝來營救這老人家，可是車已經動輪了。一個車警從我身旁走過，努着嘴，似乎向我們表示他的盡責。一邊憤憤地說：

「媽媽的，沒有票坐什麼車！真混蛋！」

朋友已經醒過來，用着慌張的口吻問我：

「什麼事？什麼事！」

我沒有回答，急忙地走近車窗，把百葉窗卸下來，想瞧瞧我那朋友。立刻，一陣涼風向我撲過來，沒有燈，也沒有月和星，連朋友的影子也瞧不到。由車頭裏噴出來的一股股濃黑的煤煙，帶着一束細微的火星朝東壓下去，原野是一片漆黑，向天那邊伸展過去。在朦朧的天光之下，我彷彿辨認出我朋友的動的身體，從咆哮的風聲中，又似乎聽見了我朋友的叫聲。我戰慄着，呆呆地站在那兒。

「爲甚麼不請金哥呢？」

陳祥茂

隆冬的一天下午，濃重的黑雲，佔據了整個天空，北風在狂吼，努力想把黑雲趕開，可是前頭的雲一去，後面又緊接着來了一大團，太陽始終沒有法子現面。

在下午，店裏非常清閒。銷路最大的油鹽生意，大概都在早晨忙過了。只有錢不順手的人家，因爲要跑錢，才挨到下午來買，跑錢是不容易的，甚至幾個銅板，也要東家跑到西家，才能湊得成功。這樣冷的天，生意更加有限，落得一心一意靠火爐。

父親年紀老了，特別怕冷，頭上披着風帽，袖着手躺在睡椅裏，把腳踏在火盆架上。我端了一把竹椅坐在他身邊。另外有幾個常來閒坐的種田人，或坐或蹲地把火盆圍住。父親和他們都在希望下一場大雪。去凍死摧害苗稼的小蟲。

這時，在我們店裏做過兩三年酒師傅的金哥在我們眼前出現了。他穿着一件女人

的破棉襖，我們鄉下一種樹葉染成的褐紅色的破棉襖，四緣貼着青布邊。棉襖的短，越襯出他的個子長。他冷得兩個肩膀聳起來，差不多和他的頭一樣高。兩隻手都縮在衣服裏面去了，把一個手提火鉢含在胯下，空空的袖管，貼着他的身子垂下去。

他是別村人，隔我們這裏有四五里路。他很喜歡我，所以不叫他老金而叫金哥。他時常用小車推我上學，又時常背着父親把很甜的酒釀給我吃，他說酒釀是補身體的。因此我們又結了「伙計」（小孩結朋友叫結伙計）。以後稱呼也改了這兩個字，我不叫老金，他也不叫二毛了。

他對別人的脾氣却非常壞，就是父親罵他，他也得硬頂幾句，母親和嫂嫂更不消說。每逢她們在鍋裏打熱水時，他總沒有好聲好氣地向她們說，「少打些要得麼？不要氣力去挑嚙？」又不蓋上鍋蓋！或是「你看潑得地下這樣濕橫豎不淹你們的鞋子！」對於這些話，她們有時完全不理，有時也回他一兩句：「鬼叫樣做甚麼？」請你來吃飯的嚙？」只有金哥討舊鞋子穿時，才是她們唯一的報復的機會。——她們甯願給別人，偏不給金哥。

金哥的脾氣雖然壞，但手藝非常高明，吃酒的人都喜歡他的酒，而且非常顧主人，他愛惜我們的東西，像愛惜他的熱水一樣。大概就是這個原故，他才能在我們店裏做上兩年。

他一踱進店門，便和父親打招呼：

「老板！冷麼？」

「你說冷麼！」父親在睡椅裏稍微頷了一下頭。

「金哥嗎？好久沒有見你呀！」我表示歡迎他。

「好久沒來了！你畢業了麼？」

他的聲音有點發抖，瘦削的腮巴在抽癢。

「老金！坐坐！」一個人將身子讓開了一點，拍着條櫈招呼他。

他一面回答「好，好」，一面坐了下來，伸手向着火。松柴的煙子，被風吹得向他撲過去，他縮回手，扭着身子避開牠。

「金哥！你怎麼打抖怔呀？」我問。

「天好冷哩。——你還記得我嗎？……少老板！「毛」字已經說到嘴邊，忽然咽下去了。」

「怎麼不記得？我們是老伙計。」

「這樣大了，還叫伙計。」父親說。大家都笑起來，笑得我不好意思。

「是，是不要這樣叫，過年把就要到省裏去讀書了。」金哥似笑非笑地說。

「你在那家幫人呀？」我索性連金哥兩字也不叫，問他。

「唉！沒幫人！」

「他在抬轎哩，你的伙計。」一個人打趣我。

「做奴狗？你爲甚麼做這種下賤行當呢？來幫我們好不好？」（抬轎的叫奴狗）

「好的！」他瞟了父親一眼。

「爸爸！請金哥幫我們。」我緊接着我的話說。

「我們已經請好了人哩。」

「你昨天不是和姆媽說酒師沒有定人嗎？」我插着父親的腿，又說，「我喜歡請金

哥哩。」

「你曉得！說了請了人！」

金哥和他們都走了，只剩下父親和我兩個人。

「二毛！你那裏這樣蠢呀！」父親溫和地說。

我張着眼睛望着他。

「你怎麼對老金說沒有請人呢？」

「你說的。」

「我說你蠢就蠢，我們沒請人，你不該對老金說。」

「……。」我不懂，沒有作聲。

「老金脾氣壞，我們自己說要請他，他便會擺架子。」

「怎樣擺架子？」

「你曉得甚麼？凡是請人，你求他，他就會多爭工錢，等着讓人家來求我們，我們才好請。」

他又接着說，「大人說話小孩聽，以後不許你雜嘴雜舌，曉得麼？」

我見父親板着面孔，不敢作聲。但「爸爸爲什麼不請金哥呢？」的疑問，很費了我許多心思，而且在睡覺以前，心裏確有點埋怨父親不肯聽我的話。

桂林雜圖

沈起予

黑夜茫茫，一條荒涼馬路長躺，很像餓倒了的死蛇。

就在這條死蛇背上，我慢慢地走，慢慢地想：

「經過幾個月的辰光，這馬路既吞蝕了許多朽爛矮小的市店，踏平了那些滑石板舖成的狹隘街衢，但爲何自己依然是這般的無力，這般的清冷？」

兩旁誠然已改頭換面，站起了許多新屋，然而招租的紅條，老是死貼在門板上，一任雨打風吹；古老衰敗的人們去了，但何處是新興繁榮的市民呢？」

不過，在這畸形發展的街上，却也有並不畸形的現象；僅僅一里許的這桂林城的唯一的馬路，便有七八家教堂高聳空際，在作槍斃刺刀的前驅；這時雖祇間有三兩個洋牧師裝一副菩薩臉走進走出，然而說不定隨時都可以有大批青臉獠牙的侵略者，如狂濤

般的洶湧而至啊！這畸形街道的未來的命運喲！

街道的中心，見不着車水馬龍，祇有飢餓的野狗，在兩兩三三的行人中間穿走。它們有時也無事相安，稱兄道弟似的搖尾嗅聞，然而一朝反臉，就要打得狗血淋頭，慘不忍觀。

真的，桂林的狗打架之兇酷，是我在任何地方都不會見過。我會幾次在寬敞的馬路中心，見着兩條野狗，不聲不響，各自旗鼓相當，舉起前腿，蹬起後腳，我咬着你的耳門，你啃住我的喉管，拚命地撕，拚命地扯；大家都像有三生冤，七世仇，戰法絲毫不亂，由上街打到下街，紅猩猩的血染濕了狗毛，又一點一點地滴到地下，然而祇要一息尚存，它們還是要打——永遠是那樣無聲無息地，啃脫了又撕，撕脫了又啃。

然而桂林人對於這幅慘景，似乎並不關痛癢，甚至還抱着希望。他們在兩旁時而圍成圓圈，時而排成兩行，雖不搖旗吶喊，但總是那麼笑嘻嘻的觀望着，兩隻狗打到那裏，他們便跟到那裏。

「黑狗這回暗中要害了。」

「白狗快要不行了。」

這便是那些袖手旁觀的人們中偶然發出來的聲音。

* * * * *

對於這些「勇於「觀鬥」的人們，我常抱着懷疑的心情。一次我偶然去問他們，但那回答却是異常的簡單。他們說：兩狗相鬥，必有一死，那時自然可以拿回去飽餐一頓。

啊，觀狗鬥原來是想喫狗肉，如果這話是真。則桂林人倒學會了帝國主義者的那一套，而桂林狗倒很像中國人了。

真的，桂林人似乎特別喜歡喫狗肉，沿街常有十足出賣「狗肉」的屠戶，店前並用不着掛一個「羊頭」。記得求學東瀛而又遇着漢文先生講什麼「雞豚狗……不得其時不食」時，日本學生便很好奇地來問我們還在喫狗肉否；那時我雖紅着臉孔，一口否認，但到了桂林後，我也曾飽嘗過兩次。一個湖南的朋友告訴我：不特桂林人喫狗肉，即桂

林狗也嗅狗肉。據說湖南的狗嗅着人吃狗肉的，便向之狂吠，但投桂林狗以狗骨頭，則彼竟欣然啣之而去。

關於桂林狗的劣跡，一次妻又告訴我一個故事：一天清早，她突然被一陣歡笑喝采的聲音驚醒，起來一看，則是一羣學生在校庭中驅着幾隻狗去趕一個小貓。小貓待走頭無路時，便急攀登到一株樹上，但幾隻狗老是兇牙露齒地在地下吠叫，而學生們則去攀搖樹枝，拾石狂投。可憐的小貓，這時似乎心慌意亂，爪子軟了，忽然「咚」的一聲，像一團笨重的東西直落下來，但一翻身起來，它依然本能地到處逃命，而狗子和學生們也就在後面緊緊狂追。這樣小貓又第二次登樹，終於又第二次被摔下來，三翻幾覆之後，竟活活地被狗子咬了去，而學生們也就心滿意足，走了。

不知第幾期的華年週刊上，曾有讚美全廣西無黃包車的文章。上面在大罵黃包車

之餘，又大抬抬轎子的轎夫，據說，拉黃包車是太殘酷了，而抬轎子則是極合於衛生運動的。

這雖是一篇值得「共賞」的「奇文」，但桂林人却似乎頗能贊同這個道理。因之在一條短短的馬路剛一築好，而有一部黃包車在上面兜圈子時，簡直沒一個人問津，祇讓三五個小撥皮老在尾巴上跟來跟去；反之，街的兩面則依然有許多轎行聳着，馬路的中，心也時時有幾乘轎子踱過。

一次，因為趕脫了學校的自備汽車，我也就進一家轎行僱轎子，講定是一塊六毫錢一乘。可是老板却死死要我先給錢，後坐轎，據說轎夫是先無錢便不肯走路的。於是硬待我先付了錢之後，他纔慢慢地打發人去叫轎夫，讓我坐在行內死等，大約過了二十多分鐘，轎夫也纔慢慢地走來了，可是還祇有一個。

「老板，先借幾個錘（桂林人稱銅板爲錘）來罷。」

果然，轎夫似乎真是先無錢便不肯走路，一進門他便在老板面前手背向下。不過，那

樣子不特不像作衛生運動的人，而反是鳩形鵠面，背脊高拱，脚幹骨乾得可當柴燒。當他戰兢兢的，兩手從老板處接得了鋪子時，便急得像拉肚子的人上毛房似的，將門簾一撈，便竄進裏屋去了。

「怎麼還不動身？」

見着轎夫一進去便不出來，我忍不住這樣問了一句，同時也就好奇地揭開門簾往內看了一下。啊，我的天！原來這轎行還兼營着煙館，轎夫已經縮成一團，橫在榻上，幹那一套了呀！

此後，老板儘管回答「快了」，我却愈見不着響動，而在第二個轎夫進來時，我纔感覺得救了。他不特沒有即刻在老板面前借錢，還反先在替我催促起來了——雖然聲音是那末不可靠，那末懶洋洋的。

「喂，伙計，走得了嘍！有四五礮（桂林人稱十里爲一礮）路啦。」

裏面沒有回應。於是他也就一掀簾子，直走進去了。對了去給我拉出來罷，久逗在這

裏聞鴉片臭，也真難受。我剛在這末想，簾子果然又動了；可是走出來的，依然祇他一個。

「老板，先借幾個鐺來罷。」

哦？怎末一回事呀！我的眼睛不由不鼓得快要挺出來了。但你鼓你的罷，喫屎狗總斷不了那條路，簾子「哺」的一聲響，他早又竄了進去，老板娘的一盒黑膏子已經給他擺在榻上了。

又是一陣時間的不上算，前一個轎夫纔出來了。雖然沒有馬上像一個作衛生運動的人，但果然面有笑容，精神也抖擻得多。他吐吐濃痰，結結褲帶，隨又笑嘻嘻地說：

「喂，伙計，走得了嘍！有四五礮路啦！」

就讓你們做戲罷！真倒楣！要不是先付了轎錢，我真要走第二家了。話雖這麼說，但一想起桂林人是不懂「快」字何解時，我依然祇好抱起肚子忍耐地等。而且說來也沒人信，當第二個轎夫快出來時，前一個又進去補上一盒，纔算走成了。我在轎行內足足等了兩點鐘。

走出城門時，太陽已經偏西了；這時他們纔放開脚步，一拉一扯地行其所謂「衛生運動」。

「加緊點啦，伙計，轉來會要天亮的嘅！」

走呀走的，一個轎夫也知道催促了。

「誰叫你儘抽煙啦！我忍不住說。」

「沒法了呀，先生，已經抽上了那一口。」

「那末，除了煙錢，你們還能賺幾多呢？」

倒不是想同他們講「仁」講「義」，實是想知道他們與轎行間是怎樣的一個奇怪關係。

「你想還有賺，先生，轎錢四六分；我們每人得三成，東家得四成，每天還要算四百錢給他作飯錢，不去吃也得照扣！」

原來轎行在煙館之外也開飯館！於是我在心中開始替他們計算了：學校離城五十

里，往返就得是一百。而他們淌着大汗，行了這一百里路的「衛生運動」後的工錢雖每人分了四毫八分，但除了先借的煙錢，再扣了一天的飯錢之後，所賸的恐怕也真是個情光了。整整的一塊六毛錢可說統歸了轎行老板的腰包。

從馬路上一倒拐，我們一隊男女便鑽進了深黑的小巷，沿着城牆一帶，摸索前進。

沒有一家商店也沒有一盞街燈；祇是一座座的古舊的風火圍牆在黑暗中默默地蹲着。手指頭往電筒上一捏，一道白光射破了濃暗，在丈把遠的路上映一個光圈，於是潛伏在那些石庫門前的夜狗，也就一齊狂吠起來，——聲音怪悽怪厲，似乎即刻就要向我們身上猛撲一樣。脚下的油光石頭一傾一斜的鋪着，偶一不慎，就要使你滑的四脚朝天。途中，間有個把幽靈似的行人，從深邃的橫巷中穿出一近身邊，便把手中的紙燈籠提到額上，眼睛慢慢地向你瞅一下，隨又一顛一簸地過去了。

啊！中世紀的都市！

突然腳下來了一條濕漉漉的道路，我們知道城門快到了。待抬頭一望，果然，一個半圓形的洞口已經在眼前出現，洞側邊有兩個背槍的黑衣警察在黑暗中蠕蠕移動。

一出洞口，這纔豁然開朗了。右邊一條小河沿着城廓流貫，象鼻山就在這河口上死死地把鼻子插在水中，背上托着半截石塔，在夜色裏聳成黑漆漆的一團。向左邊一倒拐，便是桂林城的「特別區」——一部份人的世外桃源，一部份人的人間地獄了。這裏有明亮的電燈，有寬敞的道路，一排排的灰白色的假洋房站在街的兩面，洋房內有的是娼，是賭，是煙，是戲，是餐館，是酒樓。

佔據着這特別區的中央地帶的，是三都戲院。但這座儼然以中央自居的戲院，似乎也是祇顧「面子」，不顧內容；外圍的疆域是那末廣大，牆壁也粉飾得白白的，但「升堂入室」一看，則是許多醜惡的白木材料所撐持着的一副「空架子」，而且真正的戲場也祇不過是當中小小的一塊。當我們揭開布簾子走進去時，樓梯兩旁滿是黑魘魘的人

頭，緊圍着一座長方形的攤子；攤子後面站着三兩個「莊家」，面前滿是鈔票、毫子、籌碼、銅鏰，還有一塊小小的黑方板。待大家在這黑方板的四周下好「注」後，右角上一位像泥塑菩薩的傢伙，這纔將面前蓋着的碗一揭，內面現出一大堆小圓餅子來。這時全場寂然無聲，大家都像聽候裁判似的，緊張著眼睛，望着那人拿一塊長尺，慢慢地將那些圓塊子四個四個的撥開；一撥得不足四個時，便有一聲數目字的報響，接着就是一陣毫子、紙票的亂響亂飛，全場又突然鼎沸起來了。據說這就是兩廣特有的「番攤」。

待走上樓時，首先打眼的，是樓板上所剜的兩個大洞。這洞口對準樓下的攤子，有幾個人拿着蔑篋在那兒吊上吊下的。一問人，纔知道這是賭攤，在替高等賭客謀便利；因為這樣一來，那些闊佬們祇須將錢給與拿吊篋的人，說上一個數目字就可以賭了，自己既用不着擠在下面的那些骯髒的人羣裏面聞臭氣，同時還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一旁抽煙，喝茶。

這樣，先在戲院內的四週參觀了一回「番攤」之後，纔從樓上擠進了一道監牢似的

橫槓子門。這回是真正的戲場了。內面的舞台高得令人可怕，台下的「看官」們坐在五六尺高的條櫬上，還要把頸子伸得長長的。

台上演的是「桂戲」。男角出來一搖一擺，女角出來一扭一拐；兩把紅旗是轎子，鞭子一動就上了馬。節目也不外女起解、會審、探監……等，一切都是外邊的舊劇的那末一套，沒甚稀奇之處。祇是唱工倒還有些別致：開腔時還是普通的喉嚨，但一到中間，便突然轉成嘶聲，令初聽者幾乎以為是戲子的聲音破了。

這樣，台上幾個人正在一扭一唱的時候，突然一匹狗子也一聞一嗅的，從幕後走出來了。但看的人們對於這走狗上台的事，似乎頗不為奇，而急煞了的畢竟還是台上的戲子，因之有好幾個竟不得不一面唱，一面用後腳去踢，後來還是一個「打雜匠」上來纔把狗子趕下去了。

看了一場走狗登台之後，我們不得不出來了。街頭上增加了許多冷氣。就在這冷氣中，那所謂「街頭的天使」們已經放好步哨了。其中正有一位十三四歲的小姑娘，把

一個四五十歲的鄉下佬捉住往屋內死死地拖。這可弄得那老頭子哭笑不得，他一面掙扎，一面急叫那姑娘去拉傍邊的一個。當我們正在望這一幅妙景時，便有好幾個也迎了過來，而且似乎就要動手，但一見着我們背後跟着的「女保鏢」，纔又含着半羞半妬的眼睛，退回去了。

幾條街，幾條巷子都是這樣的「人肉市場」；那些出賣最後的財產的姑娘們也總是那一幅慘白臉孔，一對梅毒眼睛。大家都在漂亮的衣服下面，拖着一幅骷髏身材，等待大家來「共」。

本是想到新廣西去，這却令我走到四馬路來了！

柳州道上

沈起予

一大清早，我冒着雨站在山腰上等；沒有行李沒有伴，一個人等着由桂林開來的長途汽車。

山林中是一片寂寥，祇有麻線雨打在樹葉上，濼濼地響，公路上是泥濘濘的，連一個披簑戴笠的趕墟人也見不着。這塊不是驛站，自然也沒有屋宇，但我依然在冽風凜雨中獨自等着。想那一輛車趕到那幾在千里外的柳州去。這，因為我早知道在這破殘的農村中，一切的商車都是遭了不景氣而不得不在半途上隨時搭客的。

終於山谷間隱隱的發現了沉重的吼聲，一瞬，遠遠的途上便有一陣泥漿飛濺，兩乘車前奔後逐的飛馳過來了；那樣子似乎在爭搶道路，也似乎在爭搭客人。用不着將手一伸，前一輛車已經逼身停下，待我收好雨傘，埋頭進去時，我見着廂內尚僅祇有一個商人

模樣的客人。由桂林到此，已是經過五十里的路程了，商車生意之清淡，於此可見一般！

待車上的助手一面向我徵收十一塊錢的車費時，司機人也一面撥動機關，車立即又開了。另一面，在略一問談之後，那客人似乎已知道了我並非「強人」之類，他很客氣的請我站起來讓他看看他藏在坐板下的一大卷鈔票是否還在，並且告訴我，如果帶有貴重東西時，頂好也放在那下面去，因為這樣便不容易被「強人」搶了去，而且他很有幾次都是這樣保全了的。但結果我祇有謝謝他的好意而已，我的身上根本就沒有貴重的東西。

泥濘的道路是那末滑，那末溜，而且一遇着窪陷處，車便轟隆一聲，將你全身拋起，繼又往下一沉，使堅硬的坐板幾乎撞壞你的屁股，震壞你的神經。

「媽的，真像是在泥鰍背上走一樣！」

司機人不斷地將把手左右旋轉，似乎沒有一刻可猶豫，而一弄得不耐煩起來時，他更要常常地這樣獨自咕嚕，一面待我死死反手抓住坐板，回視車輪留下的痕跡沒有兩

丈長是直線時，我也就總要常常地想：

「啊，這幾乎像是人生的道路！」

一向多住在郊外電車及火車發達的地方，坐汽車作長途旅行的事，這還算是我一生中的第二次，而且兩次都是在這崎嶇的山國，兩次又都遇着是雨天。所以當我想起前一次的汽車曾於不知不覺中便滑到山麓邊的深溝內去時，想起前一次會常常在那些懸崖絕壁下面見着有汽車的腐爛的屍體時，這車輪的亂滑亂溜，真足以常常使我毛骨悚然，駭落魂膽。

待快到陽朔時，四圍的山巒，便愈來愈複雜，愈來愈錯綜，都是那末前前後後地亂擺，在地面上，認不出一個主要的山脈來，其中自然也間有一列列的山延綿着，那些峯尖與麓脚，也依然是各自分開，不相連貫，很像棋盤上立着的有柄的棋子（諸君大約在西洋電影中見過這種棋子的罷），也像是孩子們在沙堆上捏成的一座座的怪模型。那樣，子既不雄大，也不秀麗，而祇是奇怪，祇是峻峭；有的像彎挺着的一隻牛角，有的像盤着的

一個螺螄，有的像峙立着的一把尖刀，有的又是像蹲踞着的一尊菩薩。就是生長在四川山地的我，從前看國畫中的山水時，也不相信硬有那末奇怪的峯尖，和那末孤立的削崖。（三峽一帶的山雖頗近似，但那山峯的下面，也有一個巨大的山麓連成一脈的）但現在却反信沒有任何舊式的山水畫會繪出過這陽朔一帶的景緻之奇，即徐霞客在其西遊日記中所用的「錚錚骨立」，「層峯駢峙」，……而陽朔四圍，又攢作碧玉筍矣」等類的字句，也頗嫌不夠形容了。這也許就是普通在「桂林山水甲天下」之下又添一句「陽朔風景甲桂林」的俗語的來由罷。

然而「形」雖勝而「質」不良的藝術品總是不耐人久看，這陽朔（及桂林）的風景正也陷了這個缺點；當我第一次經過，而遠遠的初見着那些在雨後的輕煙中浮沈着的千山萬壑時，直使我歡喜得驚呼，像孩子似的在車中跳躍，但待汽車漸漸逼着山脚繞過，慢慢地見着山上竟沒有一顆青葱的樹木，沒有一點潤澤的土壤，而老是那末重疊疊的水層岩似的焦石堆砌，老是那末一些雜草荆棘叢生的時候，便使我逐漸失去好感而終

於有些生厭；現在車雖然也是如前次那樣在青煙繚繞中奔馳着，而我則簡直覺得自己是在另一種的沙漠中旅行，另一種的廢墟中經過了。

車在乍晴乍雨中走過了陽朔墟。於正午時走到了荔浦，這纔總算脫離了那幾百里的「怪風景」，使我像坐了幾十天的牢出來似的，不覺對於那些普通山水，反生一種親密之感了。荔浦是平樂、桂林、柳州三埠的樞紐地，在廣西恐算是二等城鎮。

在車站旁的館子中各自喫了一餐可口的飯後，車便又快要開了。可是在我剛想上車的時候，旁邊忽有人靠近來問我到柳州的路，待一回過頭去，我見着有兩個鄉下人各自背了一個骯髒的印花包袱，身上滿是塵土，樣子蹣跚不堪，一望而知是那種「夜宿曉行」不知跋涉了若干日後的奔親投眷的人。因為到平樂的公路是我走過的，於是我便把剩下來的那一條指給了他們。

「啊，費心……還有多少路呢？」

較年輕的一個欲行又止，這樣問，同時話聲也帶着無限的悽涼意。但這可使我無法

回答了，我祇好難爲情似地說我也是初次。幸好，這時旁邊一個擺小攤的老人家立即代我告訴他了。

「還有三四百里呢！要是全靠走的話，恐怕還要六七天纔得到！」

兩人悽然一笑，便又一顛一簸地走了，樣子是那末疲，那末倦，彷彿脚已腫腫，腿已僵直！

一陣喇叭聲的催促，終於使我搭上了車，一瞬便趕過剛才的兩個行人，風馳電掣似的，走了。此後時有搭車的上來，但不兩站便又下去了，一直趕到柳州的，祇有我同起初的那個商人，因之我們也就漸走漸親，密起來。車常在那幾十里無人煙的荒山深壑中走着，而一到酷似水滸上所描寫的「強人」出沒的僻拐處時，他便詳細地爲我指出某個野壩中會搶過車，某個岔口上曾搶了財物又殺了人，若不是牠在坐板下也有那末大一包鈔票時，我幾乎疑惑他也會馬上下車來幹一下。

這樣，到夜色蒼茫時，車終於渡過了三條大江，趕到了柳州。我一面感服近代交通的

敏捷，但也想念着那兩個徒步者，不知他們現在流亡到了何處！

一半因為是陰雨天，一半也是真正快到了黃昏，所以我下了汽車，跟着那位「萍水相逢」的商人同伴在馬路上找旅店的時候，祇見四周都是昏昏矇矇，沒有幾個人走，店舖內面更是鬼啾啾的，連洋油燈都不會點上，而街後面又有那末幾堆礁岩石的童山蹲着，在薄暗中煞像黑魃魃的鬼怪。於是我想起了一般人所說的「死在柳州」（註一）的話，感覺自己真像是走到「死城」一樣了。

在踱了很久之後，我們纔在那兩排短小的房子中間，找到了一家比較成樣的三層樓的旅店。不過這也照例是外壁粉刷得頗像西式房子罷了，一進內面去，則知道一切都是用幾塊白杉木板子釘攏來的；房間既隔斷得像狹小的鴿籠，而且四壁都沒有開闢窗子。祇有接近天花板處留了一段空間出來，似乎是作為通氣的地方，但這樣一來却使有一間客房一響動，聲音便即刻傳達到每間房內去了。所以若說桂林的許多風俗習慣頗

（註一）俗語有云：「生在杭州，吃在廣州，死在柳州。」據說是柳州出的棺材好。

近湖南，則柳州的這種旅館式樣，倒似乎帶有些廣東風味了。

幸好，後來店主人一知道我們住不慣這樣的房間時，便把我們引到三層樓上的一個很少人住的「廳」上去了。這個「廳」雖然也是簡陋非常，但臨街那面却有一排玻璃窗子，可以看下面通梧州的一彎河流，以及河對岸的似較繁盛的城市。後來纔知道，真正的柳州還是在河的對面，河這面靠山的一條馬路及兩排房子普通稱爲「河南」；不過石龍及桂林等處的汽車路都是靠在這邊，所以來往的客人也就多不直接進城內去了。

一上三樓就使我詫異的，是那些黑漆漆的小鴿籠內面，幾乎統是住的女人。而且當一個歪戴着氈帽的茶房正在給我們把天花板上的火油燈點上時，我便見着有兩個十三四歲的姑娘撈開門簾，把頭探了進來。起初我以為是女客走錯了路，但在她們用「客家話」（註二）與茶房搭訕了幾句什麼之後，便一齊湧了進來開始「打情罵俏」，這纔令我明白了她們是長期住在樓上的娼。不過她們的臉上既沒有擦粉，而穿的也是粗布大

（註二）柳州、平常都能說兩種話：一種是與桂林話相同的普通話，一種是客家話。

褲和短衫，在初看時，誰也不會相信是這一道人。

「怎麼？要不要叫兩個來過夜呢？」

在他們打夠鬧夠，女的終於走出去後，茶房纔用普通話這樣問我們。但這時我早就感覺異樣的不愉快了：雖說是娼，但這樣不得客人的許可就隨便闖了進來，而且一個茶房也公然在初到的客人的房間中與女人們動手動腳的。

「先叫兩個好的進來看罷。」

在我正在不高興的時候，商人却滿不在乎似的，一面點取他的行李一面這樣說，而茶房也就即刻帶一個進來了。樣子依然是那末土老：沒有旗袍，沒有粉，脚下拖了兩片尖的破舊鞋。

「呀，做過莊稼來的，手上的乾繭都還沒有脫。」

商人把女的一把拉來坐在床上，又捉住她的雙手這樣說，但女的似乎以為這「做過莊稼」纔是唯一不名譽的事一樣，臉紅紅的急把手縮回去了。以後便是商人問歲數

問做過幾年生意，又嘻皮笑臉的胡鬧了一陣，纔滑頭的說：

「算了罷，夜裏你的『老契』來了倒不是好玩。」

茶房以爲是不中意了，便即刻又去叫了第二個進來。可是一連叫了三個，我這同伴都老是那樣說東道西的胡鬧，不肯拿出兩塊錢來買花捐，茶房纔不肯叫了。在他們的談話中，我知道這被叫過的三個妓女都是屬於一個鴿母的，大的一個是八十塊錢押五年，次一個是一百塊錢押七年，最小的一個則是二百五十塊錢買沒了的。當然全部都是做過莊稼來的，而現在則是在跟着鴿母跑碼頭。

知道我的同伴是在乾尋開心，我纔算捏完了一把冷汗，可是從此以後，我們這個寶貴的「廳」便幾乎完全成了這幾個妓女跳樑的地盤了。她們一見着有東西便一齊來喫，沒有人理睬她們時，便靠着窗子望街；茶房固依然是那樣歪戴着氈帽攪在一起胡鬧，而且直到第二天早上的一幕悲喜劇也，都是搬在這「廳」上來演的——

起初是兩個妓女進來打開窗子向下面的麵擔子叫米粉吃，可是其中大的一個吃

呀吃的便忽然像看見什麼寶貝似的，很慌張似的向外面直叫；原來這時街上正有一個穿軍服的人走過去了。可是在她叫了兩聲之後，那人祇回頭過來笑了一下又向前走，於是她便即刻丟下碗，一面罵娘罵老子的追了出去，但一到門口處又像打慌了的野兔一樣跑了回來，央求小的一個去代她邀。

「他自己不來，我去又有什麼法呢？」

小的一個像是老捨不得手上那碗米粉似的，笑着不肯去。

「是你拉攏來的人，你就走一下不得嗎？」

「我幫你們拉攏了，以後就是你們兩人的事，我哪曉得他爲什麼不來了呢。剛才他又不是沒有見你！」

可是大的一個這時似乎又急又氣了，便一把捉住對方的臂膀，撈起袖子來在肉上死死地咬，一直待對方大叫一聲「媽」時，才放鬆了。繼續便是鴛母一拐一拐地上台了。她扁着嘴默默地聽了兩邊的一番訴說之後，便很乾脆地給了大的一個耳光，一面又粗

魯地罵道：

「自己不去要那個去！老娘賣×的時候就沒有要過別人幫忙拉人……！」

這末一來，被打的一個便伏在椅子上抽咽起來了，那樣子像是受了萬分的委屈：

「不兜生意要打……兜得來也要打……原是我叫不來纔要她幫一下忙，又不是憑空要她去……！」

這末一哭嚷，便有很多人都來看。這時那頂小的一個便湊上來說：她早就曉得今天有架吵，因為她早上叫米粉糰子來吃的時候，內面有兩個是生的。他那同伴和茶房，則一面笑嘻嘻的望着，一面也常常參加進去打趣兩句。至於我呢，那就難說了；因為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人們的生活，以及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場面，也祇是使我起一種哭笑不得的心情罷了。

不過，這些無恥的鬧鬩，畢竟也真有些使人難堪，所以在午後由梧州上來的電船在河下長拉着回聲時，我纔感覺得救。

大行行

蘆焚

一行三個人，勉強打過尖，頂年青的小茨兒就唱道：「走啊！」說着立起身來，彈一個腿，兩臂伸出去，几里克兵亂響。他約摸不到二十歲，嘴上還未脫盡灰黃汗毛，口角常是蘊着笑，看去是一個心頭毫無牽掛的人。他赤脊梁，背皮被晒成醬滷色，大顆汗珠子源源下流，像一塊未經開闢的生地，他身體足比得上一頭小犢雄壯，且充溢着無限野性，又用白毛巾纏住頸項，在胸前打一個結，自有一番樣子。

日脚剛偏西，正是遍山流火時分，雖然不時有風從巖壁下吹來，草棚下却無一絲涼意，熱得像蒸籠，那隻長癩疥的狗蜷伏在石桌腳下，拖出舌頭喘得像一隻風箱。可是蒼蠅不讓牠安然納涼，大模大樣釘在脫毛的潰爛處，且哼出羣舞曲，弄得小狗還沒有喘過氣來，就又不得不叫嚷。小狗很生氣，忙着用嘴咬，用爪抓，却不見一點效。蒼蠅見對手奈何不

得自己，似乎更高興了，一面亢聲嘲笑，一面毫無情義的扑下去。實在太蠻橫了，小狗不得已，「莊」的叫了一聲，一氣溜到大路中心，牠怒焰很盛，總該差不多沒發瘋罷，迎着毒日頭抖起毛來。喉間發出怪聲。

大概畜性也曉得自量的，牠懂得「以毒攻毒」受屈的將是自己。在惡毒的陽光下立了片刻，總是想起那件毛頭已落得不成樣的皮袍，縱然晒也是無濟於事，所以仍悻悻然踱回原處躺着。蒼蠅仍唱着釘着，牠繼續發牠的怒。倘若是人，那又兩樣。譬如那位「店家」對於熱和蒼蠅所持的態度與他的尊嚴就顯然不同。因為再沒有別的客人要張羅，爐灶早清楚了，瞌睡蟲是誰都有的，他也好打一次盹。他是坐在另一條石凳上，光脊梁倚住草棚子，一隻脚也登在石凳上，雙手攀住膝蓋，頭在兩臂之間漸漸低下去。等到低得約模夠分寸了，再猛一下抬起來，少血色的臉上一條一條明洋洋的，那是汗的河床。涎液沾在大腿上拖得長長的，頭自然又低下去了。蠅子並非因為他睡着不敢上前打攪，乃是「店家」擎着一把粗紙扇，在睡夢中也不停的搖着，扇又是浸過生桐油的，所以摺動嘩拉嘩拉直

響，嚇得蠅子不敢大模大樣下去釘。

山中的蠅子似乎也要老實些。

同行的退伍軍人吸着竹根烟袋，望着「店家」的睡相正覺得津津有味。倘是同棚的弟兄，真想趁「店家」仰起頭的時節，將煙油填進他的鼻筒裏去了。

「走哇。」小茨兒又催促了。

「上哪塊走，你老鄉！」

老總吹去煙灰，向年青人望着，露出譏諷又同情的笑。他只管揩去胸前那些汗匯成的蚯蚓，沒有要走的意思。他端起有鉢般大的白磁碗喝一口，水太熱，遂急忙又吐了。

「你家裏有什麼人？」他向小茨兒笑着。

「什麼人？」小茨兒却不得不思量一番。「我爹一個……還有——」

「還有你做飯的——哈哈對不對？」那個退伍老總怪聲怪氣地大笑。

「唔。」小茨兒臉紅了。

「看你是個小雛，娶鴨窠不久就出門了，對不對？」他像看「麻衣相」的，儘端相小茨兒。

小茨兒羞得只是出大汗，弄得他臉上，沒有鬚子的嘴子，沒一處不濕淋淋，像剛從暴雨裏逃出來。

「那慌什麼！老總打着哈哈，「反正不會背着偷人家一個小孩來；哈哈！」

他又怪聲怪氣地笑着。小茨兒知道逗着他玩，望着流火的山頭，只裝沒聽見。不料却把「店家」的好夢驚溜了。

「別急慌，客倌，水喝足不虧。」

「店家」用木勺添上水來。雖然只是山中茅店，口氣倒還似「安寓客商」的打雜，客來張羅，客去囑咐。我覺得很是感動。許多說部彷彿都描寫過「店家」，大抵屬譎詐奸獍兇狠惡霸一流人物，很少有寫得好的。爲什麼「店家」都在小說裏開「黑店」呢？沒有人考究過。至今還是謎語。然而這謎語的解答是「謊」。記得有次我落脚一個同樣的店裏，遭

逢淫雨，白住了三天，店主不單沒有逼我賣「黃標馬」，臨走也還不忘一番囑咐。囑咐固然不值什麼，但較之劫去客人行囊，甚至殺却，總好多了。倘若當時真有一匹黃標馬，或秦二爺住進去，也許那「店家」就變得譎詐兇悍也未可知。然而我却感激開在山中的野店主人。

「店家」擎起另一支竹根煙袋，無精打彩仍坐在原來的石凳上，慢慢吃着生菸草。小炭兒懶散散地重坐下去；無事可做便覺無聊，他也照樣擎起煙袋來吸，他本不會吸煙，還不到兩口就嗆咳了。這樣熱天氣，靜坐已經喘不過氣來，吸着煙簡直是吞火，他不得已又將煙袋放下。他解下頸項上的毛巾，在胸前、背後、臉上、脅下揩抹，又當作扇子扇風。可是扇起風也似乎充滿煙火氣。

「好熱，好熱！」他連連叫着，又轉問「店家」道：「往年都這樣嗎？」

「不。有一年這條道整整二十多天沒人走。你看前面那條嶺，」店家指點着，「那

註：做飯的——此處指小炭兒的老婆

叫做蜈蚣嶺，說是王母娘娘收下的蜈蚣精，到現在毒氣不盡，人到上面去還要頭昏。客信你是遠路人……上面冬夏都有死人往下抬，年青人還沒有甚麼，上年紀的走不得此地。有句俗話，『爬過蜈蚣嶺，喝乾條旱井』。常走這條道的都知道。」

「店家」吸完這袋煙，又照例說「客人須知」

「蜈蚣嶺上下二十里，四百八十單八盤，早晚一站路。」

三個人不約而同地互相望了一眼。

所說三個人者，小茨兒，退伍軍人和我，三個人職業，藉貫概不相同，品貌各異。小茨兒是一個長工，去年被大水沖出來，現在聽說水退了，正要趕回家去。退伍軍人乃一十年老兵，各懷心情不同。本來是毫不相關的三個人，理應各走各路，像天上繁星一樣不該碰頭的。可是天下事總是「無巧不成書」罷，終在昨晚同在一家過路店歇腳，清晨自然又一道起程，對於跋涉者，路是可惱的路，脚下儘是三稜尖石；行長脚山中的人，才知道石頭的可

註：旱井——山中苦水，每就地下鑿一類井的土窖，蓄雨水供冬春兩季飲用。

怕。一個嶺套着一個嶺，前面迎着，彷彿後面又擁上來，繼續二日以後，不由你懷疑未曾向前走，且會憂慮到山脈伸展着，永生也不會走出去了。山裏空氣也有石頭味，寂寞壓在頭上，漸漸加重，只管加重，弄得旅客苦不可言。惟其單身人尋人搭伴也愈成爲必要了。

退伍軍人一臉憂鬱氣象，却愛開玩笑。小茨兒天性快樂，在這樣可怕的路上，仍三步一跳，口中隨意唱着他家鄉的小曲。其中有一枝道是：

「月牙彎又彎，

照奴晒衣桿。

等郎，等郎不來，

空負好花，好花當夜殘。」

退伍軍人與致來時，也要接唱「自從小哥哥你當兵，」谿谷間蕩漾着淒清的歌聲，行客得以暫時忘懷苦楚，脚下憑空生出不少力氣。

大家飲滿一肚皮水，浸濕手巾罩在頭上。別過「店家」，小茨兒噴一口水在獺狗身上。

作爲告別禮。「店家」應例唱道：「路上安好」「客官」已負起行裝在太陽下走去。脚步在三尖石上沙拉沙拉響着。是單調的聲音。這聲音的空冥，虛幻，催人想再倒頭睡下。

「後晌，明天一早這禍蛋子（指山）就走完了。」小茨兒望着前面，模里模糊地說。他的語氣異常懶散，一身野性不知那裏去了。

「唱啊，小茨兒。」退伍軍人撩起衣角在臉上抹了一把，慫恿着。

小茨兒低下頭，望着那些刺眼的三尖石，咳嗽一聲唱道：「正月裏來是新春……」他停下來了，人熱得喘不過氣來。他搖搖頭：「我的娘，好熱，好熱！」

老總想打趣他兩句，但一張嘴，就又嚥下去。

大家不說話。一步挨一步，一雙腿拖着般前進，連要舉步的事都要忘了，這條路幾時才能走盡，行客是一點也不知道，但覺得永也走不完的樣子。雖然只是一個小包裏在背上，馱着嫌費事。倘若包裹能馱人，世界總還像世界：我想，當時三個人都會這樣打算。然而行李不單不會載人，反倒像活的怪物，也許是傳說中的纏人精罷，它伏在肩頭只是壓着，

一陣沉一陣的壓着。隔不幾分鐘就得給它調換位置。格到別一個肩上。若不然，那被壓的地方就出滿痲子。頭上手巾早已乾了，汗却旺得很，發氣般往外直淌，竟公然流進眼裏。小茨兒張張嘴，舌頭像一片枯葉，只是沒發出沙沙聲。

轉一個彎，豁谷盡處就是蜈蚣嶺腳下了，却不見一棵樹影。退伍軍人扔下行李，長喘一口氣，就近檢一塊大石坐下。

「我齋個娘！好乖乖，好乖乖！」

還沒有坐定，又不禁喊着跳起來。他抹着屁股，生怕皮已竟貼在石頭上。小茨兒只哈哈笑了半聲，突然不知被甚麼噎住了。咳嗽着想吐口沫，好久終歸枉然。嘴是乾的，像要噴出烟和火來。

「有水嗎——近邊？」他說着向四外望去，峽谷裏甚麼也沒有，除了縱橫亂躺從嶺巔滾下來的崩石。是細草也不生的地帶！

這裏離剛才歇腳的山店約有三里遠近，望上去蜈蚣嶺高可摩天，路轉折盤旋上去，

所謂「四百八十單八」大概即指轉折的次數。山雖然上下二十里，却怎樣也找不到一株矮樹納涼。三兩片殘雲貼在天心，令人想起天上也是這般荒蕪。沒有一隻鳥敢飛。太陽散佈下毒焰，雖然山還頑強，石塊會不會化作岩漿呢？誰能知道？耳邊一種細微的聲音響着，彷彿由千里外傳來，不過我疑心是從洪荒時代留下來的，亘古不變要寂寞中才有的騷音。人是這麼渺小，被荒荒白光壓縮了。縱然是白天，然而世界上還有甚麼更可怕的東西呢，較之不知何時方始入夜的永晝！

「媽個×，天下有這樣地方，它是鬼門關！」老總喘着，他又試着想坐下去。

「怎麼辦？」

一邊是還鄉路，一邊是山店，小茨兒失了主意。我慫恿道：「走哇！」有些像開玩笑。

真的走起來，確不大夠味道。現在是要往上走了。彎着腰，還得留神脚下，腿像兩條木拐，非但不願走路，反倒只顧抖擻。太陽是把大熨斗，單就臉皮烙燙。鼻嘴噴出火來，氣味似硫磺煙，汗也漸漸只有很少流出來。

「血！」

小茨兒喘出這個字，大家又在一座山神廟傍停下。果然有一灘血，早乾在石窠裏的，被太陽暴成黑色。誰也無心過問這血的來因。倘若這時有新鮮的血液，也許會當作青水飲下去的罷。向上望望，是蜿蜒崎嶇的路；下面是鎖着連山的荒煙，山嶺在火焰裏浮動。小茨兒繞山神廟轉了一個圈子，恨廟門開得太小了，僅能鑽進半個頭去；裏邊有狗洞大小，只能供山神夫婦和他們的虎豹，人是無從插足的。小茨兒頭搖搖，臉和唇都白了。大家互相交換一次眼神，默然沿原路翻下山去。

「店家，同情中含有幾分嘲笑的歡迎我們。退伍軍人先喝下兩碗冷水。」

「啊呀，鬼不過的蜈蚣嶺！」他喊叫着臥倒在石凳上。」

原來我們轉回身的所在，店家說：「噯那呀，前兒毀了一個人。」說時臉上泰然，並不以為真的殺掉一條生命的樣子。

小茨兒天真的伸出舌頭，好久楞着，將滿手起的水泡都忘記挑了。

天下第一關

蔡希陶

我們坐了兩天火車，經過了一百五六十個山洞，就到了河口。這段鐵路工程聽說在世界上是算第二偉大。

紅河上橫築着一座鋼橋，一跨上這橋就算是踏出了雲南地，走幾十步，過完了橋是牢該，就算是法國管轄的安南地。望望橋底下，一河的黃水，河邊上有許多安南女人，脫去上衣，鬆了褲子，在洗澡。

我們跟着行李，走進一座四方的小房子裏去。屋頂上有法國旗，我猜這一定是海關辦事處。房子裏有一個矮矮胖胖的法國人，坐着很細心地修手指甲。旁邊站着兩個穿黑衣服的安南人一男一女，樣子非常恭敬。法國人是以喜歡修飾出名的，我們幾十個人立着看他看了一個多鐘頭，還不曾露出一絲躁急的神氣。聽說和外國人打交道一定要尊

重他們的國民性，所以現在我們是在參觀他們好修飾——就是修飾不忘辦公，辦公不忘修飾——的國民性，而他們大概也是在觀光我們長期忍耐的國民性罷。

我正在靜心研究國民性的時候，忽聽得法國人大吼一聲，從椅子上躍起，叫：「做！做！」他用跑百米的脚步奔向一個販賣水果的安南婦人，一把抓住她的肩頭，用把房子都可以震得坍的聲音叫：「你販鴉片！關你！關你！」

那可憐的安南婦人嚇得張大了嘴，因為牙齒是染黑了的，所以我望去就好像是才被人敲落了牙似的。

「害怕嗎？法國人笑了，用手使勁捏她的下巴。

她懂了，於是也笑了，一個祇有安南女人才會的笑，滿嘴黑牙，望進去是空洞洞的。

她隨即去揭開她的水果挑籠給法國人看，用眼睛斜瞟着他，問：「都是梨，還看不看！」

法國人噤哩咕哩了幾句什麼話，她聽了仰起肚皮哈哈大笑。她蹲下去挑她的水果

擔預備走。法國人好奇地發見了她的屁股很飽滿，就覺醒了他檢查的責任。他巴黎一九三五式的皮鞋，輕輕地去觸了兩下。

安南婆走了，他回過頭來第一次發現了我們這一大羣人。他些微覺得有點厭煩，就皺皺眉頭，哼哼鼻子。然而西洋人做事從來也不會沒有精神的，他立刻把胸脯一挺，命令那兩個助理他的安南人：「快翻把底朝天翻！」

我們大家趕忙取鑰匙開箱子，那安南一男一女就用最敏捷的手法來檢查我們的行李。手續分三步：第一，兩人抬起箱子來，砰的一聲就把箱內的衣物完全搗了出來，就好像花匠搗一個花盆中的泥一樣。第二，搜索，把衣袋翻轉來，把夾衣拆開來，把食品罐用鐵籤戳一個孔……第三，取捨，把要上稅的東西留起，不需要上稅的東西連同箱子往門外丟——門外早就站好了許多專門等候這種佈施的安南孺子了。

到了旅館裏，同行的幾個人大家在訴說各人自己的遭遇。有一個甯波女人，姓趙，在雲南經商多年，這次回家，她的牢騷發得最兇，我就替她記下，來做結束。

她上稅的物件

她自己做的新鞋子兩雙，上稅八角。（註）

她穿過和未穿過的新衣服九件，上稅十一元。

她喂她小兒的法國雀巢牛乳三罐，上稅二角五分。

茶葉三罐上稅五元。

餅干一盒，上稅一角六分。

雲南火腿四罐（有兩罐已被戮了一個孔，油汁流出，後來趙氏憤而擲入紅

河）上稅六角四分。

（以上一件是她的鄰居王大嫂送她的禮物

她遺失的東西：

衣領上的扣針一隻。

（註）安南錢每元約合中國錢一塊八角上下。

小孩的鎖練一套。

十月二十六日，在上海。

茶包

何穀天

川康的交界處，是一個綿延不絕起伏伏的高山。離開那個古舊的城市，通過許多荒蕪的田路和一些硬崖的狹谷，直到太陽當頂的時候，才可以走到這山脚，在那環山包圍的古舊城中所看見的天，就已經很小；這山脚望見的就更小。站在插入天際的高峯脚下的石頭前面，順着自己的脚尖向前望去，就看見一地大大小小的亂石頭，有些甚至於大得像一座屋子那樣蹲在那些亂石的上頭。石縫中伸出無數青黃的茅草，迎着風在那些高高矮矮的石頭邊點着那些毛蟲似的頭。石頭過去，是一溪潺潺流着的清泉，輕輕地緩緩地反映着黃色的陽光，曲曲折折地流下去，蕩出一種空谷的聲音。溪上面就是突起的插入天空的高崖，和這邊的高峯對峙。從峯腰到峯頂都是叢雜的筆立着杉松，環繞着峯頂的杉松上面的天是一種死灰色，太陽到這兒，都只有盤口那麼大，顯得灰黃了。往

西康，就要順着這條小小的溪流，爬着一條半崖中的羊腸小路，一重一重的翻過山去，說是爬，是因為山太高，好像壁立，走着那些一步高一歩的石頭路，鼻子就和前四歩的石級距離並沒有三尺遠，所以就顯得是爬行一樣了。在這些崖彎處，太陽是很少晒到的，許多青苔綠蘚就爬滿那些石級的邊沿，如果不當心滑一下，鼻子馬上就碰上石頭尖，準會擦脫一塊皮，流血呢。望着下面的黑洞洞的深谷，這麼小心地一步一步喘着氣走上去，汗就從臉上流下來，疲倦地想着，以為走完那插入天際的山頂就好了，但是剛剛走到山頂，轉一個彎，却又是一個小小平坦的斜谷，斜谷的周圍又是無窮的插入天際的高峯。再上去，自然又換出另外一種小小的斜谷，另一種插入天際的高峯也和先前的一樣，這些地方自然也有人，就住在那些斜谷的盡頭，和高峯的山脚。五六間不大整齊的草房，順着路邊立着，房上的稻草被半年堆集的雪花壓成了燒焦似的枯黑。山風吹過去，就可以聽見那些稻草嘶嘶地像低泣的聲音。房門口都照樣地擺着一張長長的牀而舊的條棹和兩條不整齊的長櫬。一兩個扎着圍腰石的紅線眼皮的女人就在那兒應酬着她們的顧客。

聽見斜谷轉彎的那邊有着拐子磔在石上清脆的聲音，她們委縮地圍在柴火旁邊就知道她們又有顧客來了。這些顧客就是揹茶包的腳夫，那茶包一塊有八尺長用篾篾裝成，好像一條挺長的扁圓枕頭，一條大約有十五斤，那些粗壯膊膊的漢子，一氣是可以揹十五六條之多的。他們把那茶包一條疊一條地扎好揹在背上就像揹一個頂大的方棹面子似的，從腰起離頭有三四尺高，那寬度在他揹着的兩旁還可以遮着兩個人。然而走十來步却就要休息半天，幾個人結着伴，一串串地在半崖的羊腸小路上掃着上面垂下來的樹葉一步一步的走着他們休息，全憑一根拐子。這東西，恰有屁股那麼高，是圓滾滾的一根木棒，接着屁股的一頭有一個五寸來長的橫木。大家在樹葉下沙沙地走了一會兒，便把拐子在石邊一立，讓拐子下端的尖鐵塊插穩在石和石的中間，屁股就原地不動的，靠到橫木上。然後用竹圈子括着臉上的汗珠，噓出一口哨音。那哨音使對崖樹梢的麻雀們也吃驚地亂飛起來，他們於是休息了。這茶包是專銷給康藏土人的。他們拿這茶葉去熬酥油充飢，是他們食品中的重要部份。這些腳夫們就這麼一年到頭無休無歇地從

古舊城裏的商家擠出來，爬過山去，運到打箭爐，他們在脚店裏把茶包一攔，茶商的夥計們跑來點收清楚，在輕蔑的眼光下接着夠回家的脚錢，他們就又啃着玉蜀黍的大糲，跑回那個古舊的城市，在老板那兒又捆扎十幾包起來，又到這懸崖的半腰一步挨一步的流汗前進。望着那一重又一重走不完的高山，望着那沉重雲頭的死灰色的天際，那天際呵，真遙遠得很呢。太陽從崖這邊爬到崖那邊，灰黃色的光線在他們的瘦臉上僅僅是一會兒很快就掠過去了，不見了。他們瞪着那呆滯的網滿紅絲的眼睛，呆板地嘆息地想着：「呵，又是一天了！」當他們站在路上休息的時候，那永遠伴着他們的那根拐子，柱在那石級上發出的清脆的聲音，就好像安慰他們一下似的。他們這裏面，有很多自然是鄉裏種田的，然而有些却是無田可種擠到這山裏斜谷來住家的漢子。他們把自己的紅眼眶的女人留在家裏賣點小菜之類，他們就這麼一回一回往返着揹茶包。有時剩得兩個錢，就回來住幾天，使老婆生一些孩子。他們所希望的是當他們硬蹣蹣地閉着眼睛，躺在墳墓裏的時候，也好有人來給他們在亂草前點三根香，燒幾張紙，磕幾個頭。當他們那凸着

肚的老婆生下一個孩子來，如果是男的，他們那成年沉默而且常常嘆氣的乾枯嘴唇，就在那毛絨絨的鬍子下露着焦黃的牙齒噙開來了。如果同伴們拍着他們的肩膀給他們說着：「恭喜呵！恭喜！」他們就簡直快活得眼淚都要流出來，三朝的一天，他們便要在紅紙寫的神位面前點着火光閃閃的燭，和白烟繚繞的香，「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他們覺得是很對得起先人了。磕了頭起來，便把一根拐子拿到孩子嫩嫩的屁股跟前來，用橫木在那屁股的下面攔一攔，口中就唸唸有詞地說道：「不願你長大做官做府，只願你將來措得起二百五！」二百五差不多是二十包茶的樣子。能夠把一疊八尺見方的茶包直直的措在背上，在他們認爲又可以討老婆，生孩子，傳宗接代了。孩子到了十來歲紅噴噴的一張臉的時候，便帶着同去在老板面前學着看臉色，開始措茶包。起頭自然是兩包三包，慢慢就加多起來。人越高，背上的東西也越高，而臉子也就漸漸地變成蠟黃，瘦削下去了。這時候，老一輩的鬍子白起來，背脊駝下去，身上那粗得像一層麻布般的皮子包着突出的乾枯骨頭，背上的茶包也就減少下去，不到一半了，然而走起路來還有點打偏偏在

亂石的懸崖半腰，一步一步的摸着走去。狹谷旁邊的那些雞毛店的女人，見他們這些顧客走來，照例就站在門口，一面揉着被柴火煙子薰得快瞎了的眼睛，一面張着那沒有血色的蒼白嘴唇喊：「喂，客人，息店了！」他們這些揩茶包的在半山裏從天朦朧亮就起來走到現在，自己算算是究竟是走了二十來里路了，快黃昏了，可以休息了。走進店子，在那成年潮濕的土牆邊把茶包子一放，自己就在柴火旁邊躺下去，如果還有點鴉片，就在那地下的草蒲團似的草墊子上把煙燈點起來，枯黑的煙灰拌和着一點點熟煙就在那煙燈上烏焦疤弓的燒，來醫治那幾十年來壓傷了的遍體的疼痛。老板娘如果在旁邊問着他們這回措了多少的話，他們就在那一跳跳的燈火前搖動着他們下巴下尖尖的雜白鬍鬚，嘆息地說道：「我們不中用了，老了！該我們的孩子了！」那瘦臉在黃色的燈前就更顯得蠟一般黃。額角和兩頰橫橫直直的無數皺紋深深地像刀子雕刻過似的，無神的眼珠子就像嵌上的兩個白果，他們已經像木偶般的人了。當他們年青力壯的時候，在這些雞毛店子經過，把茶包子一放，把自己帶在身邊的糞從貼胸汗臭的衣兜裏面取出來吃

過後就抱着手沒有事，如果店老板娘是熟人，有時還去和他們說幾句笑話開開心，或者約幾個同伴圍着來打紙牌，來銷磨他們這無聊的時刻。可是到了鬍子蓬鬆，說話的精神已經沒有，如果不燒煙，倒下頭便睡了。這山裏是他們最熟悉的，然而最熟悉的也只是這山裏。像這樣措東西走路，頂好是晴天，晚上他們坐在柴火旁邊，聽着山頭的風從草房的壁縫吹下來，把煙子吹出門，吹下山去，他們就高興的說，「明天天又晴了」頂怕的是雪天。然而這山到十月就開始落雪了，一直要落到二三月間。雪，銀漾漾的堆滿山頭，甚至一切角落，路上也堆滿了兩尺深粉似的，齊斬斬地可以吞完小腿。連松杉也是白的，樹葉上都堆着一寸厚的雪花，低低的壓下來掃着崖邊，反映着灰黃的陽光，更加撩得人眼花繚亂，眼睛就會這麼痛起來了。茶包子在那懸崖邊走過掃着那壓低下來的樹葉，那雪花就像麵粉團似的唏唏索索地溜下來，落進頸項上發臭的衣領裏，頓時就覺着一股冷氣從皮膚透進心窩，然而總得皺着臉上很深的皺紋，咬着牙慎重地再踏進一步去。在這雪天裏走路真不是玩的，霧子從崖旁邊的黑洞洞的深谷下面像剛揭開大飯桶時的白氣

直衝上來，往上升，連續不斷地往上升，那濃濃的霧罩好像可以拈得着的輕紗似的。牠劈頭蓋面的升上來，繚繞在腳間，繚繞在茶包子間，繚繞在堆滿雪的松杉間，繚繞在屋頂和峯頂間，升不完，出不盡，好像那深谷下面誰在那兒成天燒火煮着飯呢。霧是那麼紗一樣模糊的，在那些腳跡並不怎樣明顯的雪路上，真是可以迷失方向，不當心，一脚踏在冰塊上，就會連人帶茶包一起滑下深谷去，永遠葬在迷霧中。這倒並不是希奇事。所以他們每天起來，一拉開雞毛店子的門，就要在霧罩中看看雪路上有沒有豹子的腳跡，如果有，就放心的揹着茶包走去。打山神廟前經過，心頭惶恐地希望着山神的保佑，口中便要說着「回來時再給你老人家燒紙。」然而那廟子站在那濕崖旁邊，其實已經破了。最難走的，恐怕是最後的一個山頂了。空手人從城裏來，兩天就可以翻過山去，然而在他們却要六七天才能爬上山頂。山頂的雪就是五六月都不會化完的。何況是落雪天氣。山頂上不但雪更深，霧更大，並且風也更厲害。在山裏走幾天，還有一些人家可以看見，雖是也有風，然而那聲音是低泣，是哭訴，如走在沙漠上，如經過萬人的墳堆，如聽見少女的悲痛。可是這

一望無涯白漾漾的山頂，你瞧，雪花亂七八糟地漫天飛舞着，忽然一陣不知是那裏來的一股力量，一下子把雪花在空中旋捲着狂飛起來，捲了幾個回旋才落在雪地上。一些在崖邊的枯樹突然咔嚓一聲斷了下來，唏哩嘩啦地就奔下崖去，就是已經着地的雪花都滾了起來。這時間，就只聽得「虎——虎——虎」的一種尖厲的怒吼，一種慘叫在空中動蕩着，天烏地白。第一個措茶包子上來的人不當心，馬上就看見他把拐子拋在空中，仰翻着背上的茶包翻了一個又一個的筋斗就滾下深不見底的深谷迷霧底下去。老頭子走到這上面，如果遭受不着，縱不致飛下崖，但馬上你可以看見他眼珠子一怔，鬍子下面的嘴唇就立刻烏白，一縮一縮地露着齒，像是笑嘻嘻，直直地就躺到雪地上。暴風平靜後，就有烏鴉們來啄去他的眼珠，豹子們來啃去他的心臟。然而，人們並不因此就停下去。後來的向着死屍瞪着傷感慣了眼睛，呆板地搖搖頭，驚惕着自己，便又呆板地拄着拐子一聲聲清脆地向着那無窮盡的生活遠極前進，他們依然照樣地預祝着自己初生下來三天的小孩，希望他們來承繼着他們的命運。不過，這究竟已經是多年以前的黃金時代了。

就縱然一月措一次，究竟還有措的，可以啃一啃玉蜀黍的硬糖。可是自從藏番拿着英國運來的槍進佔金沙江沿岸以後，英國製造的印度茶可以直接用噴着濃煙的火車運銷康藏，而內地那些古舊城市中的茶商便多半倒閉的倒閉，關門的關門了。於是有些人想再冒着風霜雨雪在崖邊上去拚命都不可能，而只好躲在家餓得暴躁地烤着柴火了。現在如果再經過這些地方，你可以看見較低的一些斜谷裏還有着一些零零落落的人家，在招待着很少的措茶包的顧客和一些別的客人。在這裏，你可以隨時聽見男的粗暴的聲音，用瘦得只有筋的拳頭捶着棹子；女人呢？則端一條橈子坐在門邊眼淚鼻涕地數說着，狂號。至於較高的一些斜谷，有許多地方的草房都空空洞洞，歪斜的歪斜，倒坍的倒坍，只剩一些崩壞的土灶在那歪柱旁邊，紅紙寫的神位都不見了。至於有些簡直等於從來就沒有過房子似的，那些被雪花壓黑的稻草已躺在增麟的大石旁邊腐爛，橫躺在杉樹面前的柱頭也被雪水剝蝕成柴塊，生上許多蘚苔了。

先農壇

落華生

曾經一度繁華過底香廠，現在剩下些破爛不堪的房子，偶爾經過，只見大兵們在廣場上練國技。望南再走，排地攤底猶如往日，只是好東西越來越少，到處都看見外國來底空酒瓶、香水罇、胭脂盒，乃至簇新的東洋磁器。估衣攤上的不入時底衣服，「一塊八」「兩塊四」，叫賣底夥計連翻帶嚷地攬攬，買主沒有，看主卻是很多。

在一條凹凸得格別底馬路上走，不覺進了先農壇底地界。從前在壇裏底惟一新建築，「四面鐘」，如今只剩一座空洞的高台，四圍的柏樹早已變成富人們底棺材或家私了。東邊一座禮拜寺是新的。球場上還有人在那裏練習綿羊三五羣，遍地披着枯黃的草根。風稍微一動，塵土便隨着飛起，可惜顏色太壞，若是雪白或朱紅，豈不是很好的國貨化妝材料？

到壇北門，照例買票進去。古柏依舊，茶座全空。大兵們住在大殿裏，很好看底門窗，都被拆作柴火燒了，希望北平市游覽區劃定以後，可以有一筆大款來修理，北平底舊建築漸次少了，房主不斷地賣折貨。像最近的定王府，原是明朝胡大海底府邸，論起建築的年代，是有五百多年。假若政府有心保存北平古物，決不致於讓市民隨意拆毀。拆一間是一間。現在壇裏，大兵拆起公有建築來了。愛國得先從愛惜公共的產業做起，得先從愛惜歷史的陳迹做起。

觀耕台上坐着一男一女，正在密談，心情的熱真能抵禦環境底冷。桃樹柳樹都脫掉葉衣，做三冬底長眠，風搖鳥喚，都不聽見。雪壇邊的鹿伶俐的眼睛，瞭望着過路底人。遊客本來有三兩個，它們見了格外相親。在那麼空曠的園圃，本不必攔着它們，只要四圍開上七八尺深底溝斜削溝的裏壁，使當中成一個圓丘，鹿放在當中，雖沒遮欄也跳不上來。這樣，園景必定優美得多。星雲壇比嶽瀆壇更破爛不堪，乾蒿敗艾，滿布在磚縫瓦罅之間，拂人衣裾，便發出一種清越的香味。老松在夕陽底下默然站着。人說它像盤旋的虬龍，我說

它像開屏孔雀，一顆一顆底松球，襯着暗綠的針葉，遠望着更偉得很。松是中國人底理想性格，畫家沒有不喜歡畫它。孔子說它後凋還是曲了它，應當說它不凋才對。英國人對於橡樹底情感就和中國對於松樹底一樣。中國人愛松並不盡是因為它長壽，乃是因它當飄風飛雪底時節能夠站得住，生機不斷，可發榮底時間一到，便又青綠起來。人對着松樹是不會失望的。它能給人一種興奮，雖然樹上留着許多枯枝桠，看起來越發增加它底壯美。就是枯死，也不像別的樹木等閒地倒下來。千年百年是那麼立着，藤羅纏它，薜荔黏它，都不怕，反而使它更優越，更秀麗。古人說松籟好聽得像龍吟，龍吟我們沒有聽過，可是它所發出底逸韻，真能使人忘掉名利，動出塵底想頭。可是要記得這樣的聲音，決不是一寸一尺底小松所能發出，非要經得百千年底磨練，受過風霜或者還吃過斧斤底虧，能夠立得定以後，是做不到的。所以當年壯底時候，應學松柏底抵抗力，忍耐力，和增進力；到年衰的時候，也不妨送出清越的籟。

對着松樹坐了半天，金黃色的霞光已經收了，不免離開雪壇直出大門。門外前幾年

挖底戰壕。還沒填滿，羊羣領着我向着歸路。道邊放着一担菊花，賣花人站在一家門口與那淡妝底女郎講價。不提防擔裏底黃花教羊喫了好幾棵。那人索性將兩棵帶泥丸底菊花向羊羣猛擲過去，口裏罵「你等死的羊孫子」可也沒奈何。喫剩底花散布在道上，也教車輪碾碎了。

上 景 山

落華生

無論那一季，登景山最合宜的時間是在清早或下午三點以後。晴天，眼界可以望到天涯底朦朧處；雨天可以賞雨脚底長度和電光底迅射；雪天可以令人咀嚼着無色界底滋味。

在萬春亭上坐着，定神看北上門後底馬路（從前路在門前，如今路在門後）盡是行人和車馬，路邊底梓樹都已掉了葉子。不錯，已經立冬了，今年天氣可有點怪，到現在還沒凍冰。多謝菱荷底業主把殘莖都去掉，教我們能看見紫禁城外護城河底水光還在烟爍着。

神武門上是關閉得嚴嚴地。最討厭的是樓前那枝很長的旗竿，侮辱了全個建築底莊嚴。門樓兩傍樹它一對，不成嗎？禁城上時時有人在走着，恐怕都是外國的旅人。

皇宮一所一所排列着非常整齊。怎麼一個那不講紀律底民族，會建築這麼嚴整的宮庭？我對着一片黃瓦這樣想着。不，說不講紀律未免有點過火，我們可以說這民族是把舊的紀律忘掉，正在找一個新的咧。新的找不着，終究還要回來的。北京房子，皇宮也算在裏頭，主要的建築都是向南的，誰也沒有這樣強迫過建築者，說非這樣修不可。但紀律因為利益所在，在不言中被遵守了。夏天受着解慍的薰風，冬天接着可愛的暖日，只要守着蓋房子底法則，這利益是不用爭而自來的。所以我們要問在我們的政治社會裏有這樣的薰風和暖日嗎？

最初在崖壁上寫大字銘功底是強盜底老師，我眼睛看着神武門，上底幾個大字，心裏想着李斯。皇帝也是強盜底一種，是個白癡強盜。他搶了天下把自己監禁在宮中，把一切寶物聚在身邊，以為他是富有天下。這樣一代過一代，到頭來還是被他底糊塗奴僕，或貪婪臣宰，討贖、偷、換、到連性命也不定保得住。這豈不是個白癡強盜？在白癡強盜底下才會產出大盜和小偷來。一個小偷，多少總要有一點跳女牆躡狗洞底本領，有他的禁忌，有

他底信仰和道德，大盜只會利用他的奴性去請託攀緣，自讚讚他，禁忌固然沒有，道德更不必提。誰也不能不承認盜賊是寄生人類底一種，但最可殺的是那班爲大盜之一的斯文賊。他們不像小偷爲延命去營鼠雀底生活；也不像一般的大盜，憑着自己的勇敢去搶天下。所以明火打劫底強盜最恨底是斯文賊。這裏我又聯想到張獻忠。有一次他開科取士，檄諸州舉貢生員後至者妻女充院，本犯剝皮，有司教官斬，連坐十家。諸生到時，他要他們在一丈見方底大黃旗上寫個帥字，字畫要像斗底粗大，還要一筆寫成。一個生員王志道縛草爲筆，用大缸貯墨汁將草筆泡在缸裏，三天再取出來寫。果然一筆寫成了。他以爲可以討獻忠底喜歡，誰知獻忠說：「他日圖我必定是你。」立即把他殺來祭旗。獻忠對待念書人是多麼痛快。他知道他們是寄生底寄生。他底使命是來殺他們。

東城西城底天空中，時見一羣一羣旋飛的鴿子。除去打麻雀，逛窩子，上酒樓以外，這也是一種古典的娛樂。這種娛樂也來得羣衆化一點。它能在空中發出和悅的響聲，翩翩地飛繞着，教人覺得在一個灰白色的冷天，滿天亂飛亂叫底老鴿底討厭。然而在颯大風

底時候，若是你有勇氣上景山底最高處，看看天安門樓屋脊上底鴉羣，噪叫底聲音是聽不見，它們隨風飛揚，直像從什麼大樹飄下來底敗葉，凌亂得有意思。

萬春亭周圍被挖得東一溝，西一窟，據說是管宮底當局挖來試看煤山是不是個大煤堆，像歷來的傳說所傳底，我心裏暗笑，這說底人們，是不是因為北宋亡國底時候，有人在城被圍時，折毀良嶽底建築木材去充柴火，所以計畫建築北京底人預先堆起一大堆煤，萬一都城被圍底時，人民可以不拆宮殿。這是笨想頭。若是我來計畫，最好來一個米山。在萬急的時候，也可以生喫煤，可無論如何喫不得。又有人說景山是太行的最終一峯。這也是瞎說。從西山往東幾十里平原可怎麼不偏不頗在北京城當中出了一座景山？若說北京底建設就是對着景山底子午，爲什麼不對北海底瓊島？我想景山明是開紫金城外底護城河所積底土，瓊島也是壘積從北海挖出來底土而成的。

從亭後底枯樹縫裏遠遠看見鼓樓，地安門前後底大街，人馬默默地走，城市底喧囂聲，一點也聽不見。鼓樓是不讓正陽門那樣雄壯地挺着。它底名字，改了又改，一會是明恥

樓，一會又是齊政樓，現在大概又是明恥樓吧。明恥不難，雪恥得努力，只怕市民能明白那恥底還不多，想來是多麼可憐。記得前幾年「三民主義」「帝國主義」這套名詞隨着北伐軍到北平底時候，市民看些篆字標語，好像都明白各人蒙着無上的恥辱，而這恥辱是由於帝國主義底壓迫。所以大家也隨聲附和，唱着打倒和推翻。

從山上下來，崇禎殉國底地方依然是那末半死的槐樹。據說樹上原有一條練子鎖着庚子聯軍入京以後就不見了。現在那枯槁的部分，還有一個大洞，當時的練痕還隱約可以看見。義和團運動的結果，從解放這棵樹，發展到解放這民族。這是一件多麼可以發人深思底對象呢？山後的柏樹發出幽恬底香氣，好像是對於這地方底永遠供物。

壽皇殿鎖閉得嚴嚴地，因為誰也不願意努爾哈赤底種稻再做白癡的夢。每年底祭祀不舉行了，莊嚴的神樂再也不能聽見，只有從鄉間進城來唱秧歌的孩子們，在牆外打的鑼鼓，有時還可以送到殿前。

到景山門，回頭仰望頂上方才所坐底地方，人都下來了。樹上幾隻很面熟却不認得。

底鳥在叫着。亭裏殘破的古佛還坐在結那沒人能懂底手印。

水院子

李輝英

一到冬天，松花江上就結了冰，至於說冰層有多厚，可是沒有人知道，不過，從冰面上祭得起載重的車輛把犁往來，壓不碎，陷不下去，可想而知是很厚的了。但這冰面並不是光滑如明鏡一般的，倒是讓積雪死死地蒙蓋着，滯着。

在江冰上的雪層中插上木柴，然後在木柴和積雪接合處澆上水，水過些時結成冰，木柴凍在冰雪中，就在江上添出來一圈籬笆，踢不動，推不倒，比鐵鑄的還要堅牢。這樣用木柴在江面上搭出來的一個範圍，就叫作「水院子」。

可是，水院子並不是四面都用木柴圍起來的，實際上多圍着三面，這中間還要開出幾個大門，是車馬行人進出的要路口，其他一面不圍木柴的連在江坎上。在吉林，水院子最多的地方是三道碼頭，西江沿和東大灘有時也有一兩個。

水院子大門上，都掛着橫匾招牌，不是叫什麼「天興店」，再不然就是「永盛棧」這類含有「興」「盛」字眼的名字，都是用紅紙貼的，因為頂多只能用一冬，用不到彫刻木匾。水院子搭成以後，大耙犁，大車載着一些木材、糧食；小耙犁拉些燒柴、木炭、穀草，遠遠地從不同方向趕來，來到水院子裏預備發賣。所以水院子的本身，雖是客店性質，一面還具有交易市場的特點，這大概也就是水院子形成的主因吧？

這以後，在江上天天見到的，就是絡繹不絕趕來的一些耙犁和車輛，上面都載着滿滿的東西，一投進水院子裏，行程就算告了一個段落。趕車趕耙犁的人住的地方是江坎上水院子東家的棧房，不然，肯多破費一點錢，爲求睡眠安適些的人們，就到街上別投客棧去歇息。貨物賣不了，不要緊，放着好了，牲口，貨物全不用自己照料，有院頭給看管的很周到的。

每天，天一亮，水院子裏就有些人講買講賣，院頭作中間說合人，一直到黑天時才收束交易。所以，白天的水院子，真是比大街上熱鬧百倍。

這些賣貨人，全是沿江居住的，也可以說是靠江吃飯的，夏天、秋天，他們在江面上漂着木筏，或是擺船運送糧石、柴草；冬天、春天，就開始這樣的冰上生活。

春末，是水院子壽終正寢的時候，江水在漸漸的溶解，那些埋在冰雪中的木柴，也就折除了。折除的方法，是用板斧砍着結好的冰雪，砍碎了，木柴就倒下來了。此後，江面上車馬行人漸漸減少，減少到開江前，再也在江面上找不到一個活動的動物。

「滿洲國」成立後，我沒有回到吉林，過過冬天，所以也不知這水院子是否每年還應時出現，我想，多半會有的。

秋 外 套

黎烈文

回國後已經過了兩個秋天了。那兩個秋天都模模糊糊，如煙如夢，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過去的；直到今年秋天，這才得着一點閒時間，偶然逛逛公園。

在上海所有的公園裏面，誰都知道兆豐公園是最好的。除掉缺乏藝術品（如美麗的銅或石的彫刻）的點綴外，其他花木池沼的佈置，和我見過的歐洲有名的公園比較起來，都沒有絲毫愧色。我有時帶着一本書走進園子，在樹下聽聽蟲鳴，在池邊看看鴨泳，是可以把每天見聞所及的許多可憎可惡之事，暫時忘掉的。

這天因為貪看暮靄，不覺回家得遲了。獨自坐在荷池旁，悠悠然從深沉的默想裏醒轉來時，四圍早已一個遊人都沒有，昏暗中祇見微風吹動低垂的柳枝，像幽靈似的搖擺着，遠遠近近，一片蟲聲，聽來非常慘戚。我雖喜歡清靜，但這樣冷寂得頗有鬼趣的境地，却

也無意留連。忍着使人微慄的涼風，循着裝有路燈的小徑走出公園時，我頓時憶起那件擱在箱裏的秋外套，和幾年前在外國遇到的一個同樣荒涼得使人害怕的夜晚。

那時我和冰之都住在巴黎。我們正像一切熱戀着的青年男女一樣，力求與人相遠。某天，我們忽然想起要搬到巴黎附近的小城去住。於是在一個正和今天一般晴朗的秋天，我們毫無準備地由里昂車站乘着火車往墨蘭（Melun）。

這小城是曾經有兩位中國朋友住過都覺得滿意的，離巴黎既近，生活也很便宜。但不幸得很，我們那天在許多大街小巷裏瞎跑了半天，卻什麼也沒找到，祇在離塞茵（Seine）河岸不遠的一家小飯店裏吃了一頓可口的午餐。現在回想起來，那樣鮮嫩的烤雞，我是大概一生也不會再吃到的了。

飯後，玩了一些地方，我們的遊興好像還沒有盡，冰之便提議索性到更遠的地方去看看。我們坐着火車隨便在一個小站下了車。這裏簡直完全是原野。車站前後左右都是收割了的麥田。祇在離車站約莫半個基羅米突的一座小丘上有個小小的村莊。我們到

那村莊上走了一圈，飽嗅了一陣牛馬糞瀾的臭味。後來一個好奇的老太婆邀我們到她家裏去歇腳，和我們問長問短，殷勤地拿出一盆自己園裏出產的酸梨款客。當她知道我們在找房子時，便慨然願意把她的住宅的一半租給我們。她指給我們看的兩間房子雖也還乾淨，並且有着一一些古色古香的傢具，但我們一想到點的是油燈，吃的是井水，便把一切詩情畫意都打消了。我們決定趕快回巴黎。

走回那位置在田野正中的小站時，天已快黑了，而開往巴黎的火車，却要晚上九點鐘才會經過那兒。這天那小車站除掉我們兩個黃臉男女外，再沒有第三個候車的乘客。站上職員因為經濟的緣故，不到火車快來時，是決不肯把月台上的電燈開亮的。讀者諸君試去想像罷，我們這時簡直等於遺失在荒野裏面了。四周一點人聲都沒有，祇有一輪明月不時露出雲端向我們狡滑地笑着。麥田裏各種秋蛩的清唱，和遠處此起彼應的犬吠，送入耳朵裏格外使人不安。尤其是冰之，她簡直像孩子似的害怕起來了。我記起有位法國詩人說過，人在夜晚和暴風雨的時候常常感到自然的威壓。這話是很有道理的。爲

什麼夜晚會使人感到威壓呢？想來大概因為黑暗的緣故。人原是憎惡黑暗，追求光明的。這天冰之穿着一套淺灰嗶嘰的秋服，因為離開巴黎時天氣很暖，不曾帶得有大衣。現在空着肚子給田野間的寒風一吹，便冷得微微戰慄起來。但幸好我的手臂上帶着有那件晴雨不離身的薄呢秋外套。當時連忙給她披在身上。兩人靠緊身子坐在沒有遮蓋的月台上的長椅裏，懷着焦燥與不安的心思，等待火車到來。

當晚十一點鐘轉回巴黎時，冰之便喊着頭痛，並且身上微微發着寒熱了。陪她在飯店裏吃了一盆滾燙的 *Soupe*，然後把她送回寓所，叫她立刻裹着被窩睡下。因為怕她蓋的東西不夠，我臨到跑回自己的旅館時，又把我的秋外套搭在她的腳上。雖然她說外面很涼，再三要我穿在自己身上，但我却強着她蓋上了。

過了兩天，從她那邊把外套拿回時，並沒覺得什麼異樣。因為那一晌天氣很好。外套雖常常帶在身邊，但却不曾穿過。我料不到外套上有了什麼新鮮物事。

兩星期後的一個早上，我獨自在盧森堡公園作那每天例行的散步時，忽然覺得身

邊有一種時無時有的幽雅的花香向周圍一看，雖然到處有着紅紅綠綠的洋菊，但那都是沒有芳香的，更沒有我所聞到的那種清妙的氣味。這樣蘭花似的淡淡的香氣究竟是從什麼地方飄來的呢？真是怪事，這香味是到處可以聞到的，站在上議院前面的 Basin 旁可以聞到，坐在喬洽桑 (George Sand) 的彫像旁也可以聞到，甚至走出了公園還可以聞到，跑進了大學圖書館也仍舊聞到。這簡直把我弄得糊塗了，我疑心我的鼻子出了毛病，我以為自己瘋了。我這一整天都沒得到安甯。晚邊下了課，跑到冰之那裏去看她，把這事講給她聽了，她起初祇微笑着，什麼話也不說。到後來才狡滑地瞧着我身上的秋外套嘆喲一聲說道：「你怎麼到今天才聞到呢？」

天！我糊塗到這時才領會那香味是從自己的外套上發出來的！我記起了我的外套曾在那裏放過一晚，一定是她給我洒上了一點香水。我趕快把外套脫下來聞聞看，我終於在衣領的夾裏上找到了那幽妙的香味的來源。並且出乎意外的是：我那外套的夾裏上有許多脫了線的地方都已修整完好。我這時的喜悅和感激是沒有言語可以形容

的，我覺得自己從那時起百倍的愛着那香水的主人。

據冰之說，那小瓶香水是祇化了一個馬克從德國買來的，實在也並不是什麼高貴的香水。但氣味可真清妙到了極點。並且說來是沒有人肯信的，在以後的四五年裏，每個秋天我把那外套從箱裏取出時，起初雖祇聞到樟腦的惡臭，但等到樟腦的氣味一散去，淡淡的蘭花似的香水的清芬又流入了我的鼻管，它簡直像是永不會有消散的一天。

現在，一切愉快的時光雖已和那香水的主人一同去得遙遠，但那少女的一點柔情却悠久地記在我的心上，每次穿上那外套，嗅着外套上的飄渺的香味，我便髣髴覺得冰之坐在我身邊。

而現在又到了須要再穿上那秋外套的時候了……

中 秋

王余杞

今天叫做中秋，天上的太陽還是跟平常一樣大，人心裏却總覺得有點不同。不信，街上怎麼有那樣多的人在擠？擠過來，擠過去，擠上電車，擠下電車。我叫人給擠着，却有人回頭跟我瞪眼，好像在說：「你擠了我！」

擠上小遊園，那裏面，早就擠滿了人。黑壓壓地，只看見人頭在攢動。好容易才找到個座位，便坐了下去，這時，我的頭也混在一起攢動着。

轉眼望着台上——

台上，一個姑娘在唱大鼓。她站在那裏簡直像根木頭，聲音老是那麼小，哼哼地就叫人要睡覺。真的，我就打出一個哈欠了。揩揩眼睛，打起精神正一正身子，這便又望見那兩片嘴唇正在唱着的臉，臉上抹層粉，可是粉下面的臉並沒一點血色。腦後還掛着一條

粗黑的辮子。

這一來我明白了，她是怎樣的一個人，我猜得出來；而且我也猜得出她過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她可沒過中秋的份兒，所以她還在賣力地唱，不如說是在哭。想把哭來引動人們對她的憐憫。只是，她錯了，得到的只有嘲笑。她好像萬分難過，低下頭，悄悄走進後台。

跟着變換了幾個場子：有雙簧，有相聲，有梅花落，有八角鼓。

黑壓壓的頭中間任那個都沒有準主意。看見人鼓掌，便跟着鼓了掌，看見人在笑，便跟着也笑了。顯得很熱鬧，倒一點也不錯。

末了走出台來的是「鼓界大王」劉寶全，腦頂上已經脫光了毛，只有鬢邊還剩着一撮短髮，可早全都白了哪。

說他字咬得準，說他唱的有味兒，說他的身段靈活。所以好哩，不好怎麼稱得起「鼓界大王」？而且還有人把他比做李龜年！

「唔，不錯，好，李龜年！唔，不錯，好，李龜年！」黑壓壓的頭中間有一多半在那裏文雅雅地搖着頭，讚歎。

這不久，我又叫人給擠了出來。

天黑了，月亮也出來了，却一點也不亮，還不如中原公司外面的大電燈亮呢，更不如回力球場外面的霓虹燈亮呢！

回力球場門裏，穿着晚禮服的招待員很客氣地招待我進。一點也不擠。前後左右上下幾方都看看，離得頂近的只有在脚下發光的大理石上映出來的自己的影子。電燈照得頭暈。

鐵網裏面，前前後後站有兩三個人——外國人，紅襯衫，藍襯衫，白襯衫，黃襯衫，一個一個樣。一人手裏提着一個瓢，那叫球拍。球像個白色的彈子，打到牆上，碰回來，別個就接着打去。

一場完了，拍掌，笑，數錢，歎氣，撕票，鬧哄哄地，這裏也擠起來了。

我却坐着不動。只望前面的鐵網。我明明知道自個兒是初次來，但是腦筋裏總記起曾經在那裏看過。在那裏呢？摸摸袋，好半天還是沒有想起來。在電影裏麼？在照片上麼？沒有那麼在夢中嗎？也沒有呀！……

在小遊園，人是給壓在辮子下面；在回力球場，人是給關在鐵網裏。

今天一天裏，我走遍了舊式的和新式的人們常說着的好玩的地方！可惜，月亮一點也不亮。還說是中秋呢。

雙飛鳥

東方

S學校的房屋，雖然遠遠的觀望，是西式的建築；紅紅的屋頂，白白的牆壁，花花綠綠的門窗，映在碧油油的樹林間，雖不高大莊嚴，也還華麗幽雅的。可是裏面，至少做着教員寢室的樓上總是這樣的，木料不曾油漆倒也沒有什麼；上面沒有灰幕各間只有着短短的板壁相隔；坐在這邊的一間，在那邊一間裏的人所說的話，句句可以聽清楚。有了什麼氣味，也是各間同時可以聞到的。

我住在南端的一間；同我互通聲氣的，接連有着三間。我同這三位同事談話，無須移動脚步。即使怕住在最北一間的人聽不大清楚，也只要仰上一點嘴巴就得。

長在窗口的幾棵樹枝上，不時的有小鳥飛來停下。或者活活潑潑的跳躍一陣，或者唧唧噥噥的歌唱一下，很是得意，也是很高傲的樣子。

昨天午後，接連授了兩課，天氣熱烘烘，我很感到疲倦，就懶懶的躺在馬頭椅上。忽然，一隻麻雀飛來停在窗檻上，玲瓏的姿態，猶如一般少女的窈窕。

不久又飛來了一隻；我就認定，首先飛來的一隻是女性的，隨後來到的一隻是男性的；這樣的跟着飛行，就是鳥類的「追求」舉動。

男鳥趕到以後，女鳥就不絕的跳躍起來；似乎想躲避，可是並不走遠，不即不離的樣子。女鳥一躍動，男鳥也就跟着跳；一聳一聳的，很是起勁，也很高興的樣子。

他們對於我，當初，我以爲是「視若無視」；後來，以爲也許根本不會見到，因爲忙於言歡，不再注意到旁的人物。把我當作並無其人，這是顯得我的靜寂的了。

但我仍然不作聲，以爲他們的活動，不干我的事。

唧的一聲，女鳥離開窗檻了。她並不回到樹枝上面去，也不飛向天空，是來到我的房間裏面來了。她同男鳥之間，好像於無形中繫着一條線索；她一離開窗檻，接着他就離開那裏，也就來到我的房間裏面。於是，他們一道飛舞；有時也一道在檯上面停了一下。

唧唧的叫着，他們相將的飛來飛去；忽然，他們的四隻翅膀湊合在一起了，他們的頭頸相交了。我也不做聲，反正不干我的事。

可是他們，拍拍的飛到我隔壁的房間裏去了。他們更向着北面飛過去了。

「噓，噓噓！」

這樣的驅逐聲從靠北的房間裏起來，是住在那裏的同事的口音。隨即又響來動動的聲音，知道那位同事，已經有點發怒，是在用腳頓動樓板了。

女鳥和男鳥，又都來到我的房間裏了；仍然是相將的一道過來的。

「這是雙飛鳥，」我看着他們很快的這樣想，「多麼親暱，也多麼可以得意！但是，已經被那邊趕走了！」

我依然不作聲。

可是，噓噓的驅逐聲，也就從我貼隔壁的房間裏起來，自然就是住在我貼隔壁的同事所發的。接着也是動動的樓板響。

好像是「守望相助」總之呼應很靈似的，一唱百和的樣子，不久住在靠北第二間裏的同事，也就發出來了噓噓和動動的聲音。

於是，他倆，女鳥和男鳥，都着慌了，拍拍的亂飛，忽然到發亮的玻璃窗上去撞一頭，忽然在牆壁上面碰一下。

他倆愈是拍拍的亂飛得起勁，同事們也就噓噓動動的愈加趕得用力，愈加趕得用力，自然他倆愈是着慌了。

「去叫得老胡來用氣槍打罷，」住在北面第二間裏的同事提議，「這些討厭的東西，看來是不會自己飛出去的了！」

「好！住在我貼隔壁的同事應和，「該死的東西，叫老胡來用氣槍打死是不錯的！」

「那末就去叫罷！」住在靠北一間的同事插嘴。

「我就去！」北面第二間裏的同事又說。

蓬的一聲門響以後，走廊裏就起來得得的皮鞋聲，漸漸的低去，終於聽不見了。

走廊裏又起來了一陣皮鞋聲以後，室內多了老胡的口音，比前更覺得熱鬧。女鳥和男鳥，也就拍拍的亂碰亂撞得更慌張。

「碰！」

隨即撲的一聲，我房內的樓板上，靠窗口的一邊，忽然顯現了個動物的屍體；無力的展開着兩隻翼翅膀，靜靜的躺在那裏。如果不是聯想到流血的慘痛，或者以為是很美麗的罷，那屍體的上面，是鮮紅得很醒目的了。

我還是不作聲；大概同事們，以為我沒有回到房間裏，所以也不會叫我。

我看得很明白，在樓板上面出現屍體來的前一會兒，從空中掉下來的鳥是同時有着兩隻的；不過另一隻，還只掉下一點點路，就展開翼翅膀，由窗洞向着室外飛去了。

得意的談笑聲轟然起來，過了十多分鐘，走廊裏又是一陣皮鞋聲以後，室內就又靜寂起來了。

窗外又有唧唧的鳴聲可以聽到了，是單獨的叫聲，很是悲戚的樣子。我從窗口探視，

更見得頹傷非凡的神情。由那短短的尾巴和本是玲瓏的姿態我認得就是剛才在室內一道飛舞的女鳥。流血慘亡，屍體還在樓板上面躺着的男鳥，原是由她引進來的；結果如此，無怪她要難堪了。

我代爲設想：在這樣情境中，是男鳥可悲呢，還是女鳥可悲呢？想了許久，以爲男鳥固然非不可悲；但在女鳥，實在是更可悲的了。

我又想：同事們對於這對雙飛鳥，雖然不能夠共同歡樂，反正沒有翼翅勝，不會去一道飛舞，本也用不着妒忌；何必置之死地，使得落在悲境而後快呢？

當初覺得莫名其妙；可是想了一陣，用了許多別的人事來比擬以後，也就以爲實在並不足怪了。原來人，一經利害衝突，總是把對方認作仇敵的。蚱蜢要喫穀子，於人有害，就被認作害蟲。青蛙要喫蚱蜢，間接於人有益，就被認作益蟲。至於青蛙，對於蚱蜢實在是有害的，這是不再顧及的了。

雙飛鳥要來震動空氣，拍拍作響，使得同事們感到討厭。這在雙飛鳥，並非故意作惡。

至多不過是一種過失。同事們就此處以極刑，或者以爲未免過甚。

但人慣於這樣，並非只是對於鳥，也不但是對於一般動物。人同人自己，也是這樣的。人原是這樣善於「損人利己」的，所以叫做「萬物之靈！」

山居瑣記

沈起予

一到隆冬時節，荒寥的山谷間便分外蕭條起來。那些削壁峻崖上的樹木本就稀疏，得可憐現在更加葉落枝枯，致幾千萬里的大地，都完全成了骨稜稜的山巒，赤條條的荒丘。那景象既使人淒涼，又使人窒息。

但似乎世上是決不會有永久沉悶的事情一樣，這種鬱積不快的空氣繼續不久，一天我便聽着在遠遠的山壑裏，忽然有轟隆一聲巨響發出，似炸彈爆炸，似山谷崩，那聲音既震動了沉默的大地，又衝破了冥冥的雲霄。但當時這巨大的聲響是什麼，我却不知道；我祇覺得奇怪，祇覺得驚訝，想問，但終於沒有問。

後來這種爆發聲便常常起伏彼起，時東時西，似乎沒有止境，而在幾天之後，那些荒山曠野中，我又看着有幾處濃煙飛起，有的似一根帶子，橫纏山腹，有的又似一條白龍，直騰

天空。但當時這煙子是怎樣起來的，我仍然不知道，我祇覺得那是一個奇景，也可說是一種壯觀，但還是不會問。

可是，又後來，那種怪爆聲終於就在山前起來了；這回我纔問明了別人，知道這是農人們在嚴冬「農閒」時節的燒石灰。一想着要將石頭燒成灰，倒應得是一件艱苦的工作，於是我也就偶然利用暇時前去觀望過幾回。在起初走到山前的時候，我見着有幾個人很吃力地爬在一個懸崖上，扭起腰幹，拿着鐵錘、鑽子，在向着一墩岩石用勁地打，用勁地擊；而終於千辛萬苦地鑿成了一個細洞之後，即將炸藥塞進，安上引線，再用火一點，頃刻間便轟然一聲，那岩石也即刻崩潰了巨大的一角，一些大小不齊的石塊，向崖下飛滾下去了。這樣，即刻又揮動鎚頭、鑽子，從事第二次的工作，一直到那岩石粉碎盡淨為止。

待這樣爆炸出來的石頭，被慢慢地搥成勻勻的細塊，又一筐一筐的挑到附近的一個深窰內去堆砌起來過後，這回纔是加上柴火來燒。不過在初燒的時候，窰口上祇有一簇一簇的濃煙衝出，沒有紅火。大約就這末燒了三天三夜之後，我又纔在一個黃昏的晚

上走去看了。可是這一次我已經見不着煙子，而剛一走近窰子傍邊時，便有滿滿的一爐熊火直射眼目，圍着土窰的四周，有一羣村上的兒童在歡呼，在狂跳。窰門前，一個老頭坐在兩扇茅棚內面，默默地守着，那樣子彷彿十分敬虔，而對那一爐大火抱着無限的希望一樣。

待我從一個斜坡，爬上窰口，站在旁邊一望，頓時我便被一股驚嘆而幾近乎嚴肅的感情捉住了！啊！萬不料那樣冷寂而堅硬的石頭，一經過了幾天的烈火，這時竟也燃得這般的通紅！而且那紅火中，復有無數的青焰在堆疊着的石塊與石塊之間爬來爬去，那樣子簡直是一種神祕，是一種壯觀！啊！幾灼熱的火！幾光明的火！雖然是站在霍霍的山風中，但我一點也不覺得冷，雖然四周是黃昏包圍着，但我一點也不覺得黑暗。這樣，我帶着一種詩人的心境，默默地望了幾分鐘後，便面已發燒，身已烘熱，於是祇好又從那個斜坡慢慢地走下來了。待一走到草棚前時，那老人便很和善地招呼我坐，這樣，我便簡單地與他談了如後的幾句話：

「你老人家晚上就在這裏睡？」我埋頭進去，坐到地下的草舖上問。

「嗯，這傢伙是晝夜都離不得人的。」老人取下了嘴上的煙筒。

「像這樣燒一次要化多少柴呢？」我望了望草棚外殘留着的柴柵子。

「好嘞，七八十石就燒得出來，不好，那就要化百多石了。」

可是我不懂得怎樣就「好」，怎樣就「不好」。我祇能胡亂地推測這「燒」或者也有一種技術。

「那末燒一窰可賺得不少吧？」我終於問到了生意經。

「從前倒還不差，一窰總要賣上七八十塊，現在就難說啦，不好，就祇有三四十塊錢。」

這，我當然還是不懂，可是這回我終於問了個「爲什麼？」而老人一聽着我在問原因時，便大有不勝今昔之感似的說：

「現在城裏的人都用洋灰了，像我們這種灰祇有鄉下人買去肥田！」

「燒了七八十石柴，又加上這許多人工，不是沒有多大的賺頭了麼？」

「嘿……」

老人祇苦笑一下，便不再說了；於是我也就告辭回家。

勞生散記

柯靈

朋友的新居

一個朋友搬了家，我到他的新居去參觀。

那是一幢很好的房子，牆壁承塵都粉刷得非常精雅悅目。洋台外面很空曠，初春的陽光明朗地鋪滿全室；靠窗有一株楊柳，正抽着嫩綠的新芽——這情景，是上海一般街堂房子所稀有的。被那一片清明的陽光所引動，我不由自主地跑到陽台外面去站立了一刻。

當我游目四騁地向窗外的景色涉獵了一圈以後，眼前一種矛盾的情景却立刻引起我更大的興味來了。

原來前面那一片空場，四邊零零落落的都是江北草棚，黃包車夫和縫窮婆的住宅區。污穢、簡陋、草棚低小得像牛棚差不多，單扇的柴門是矮矮的，屋子裏面黝黯得一點也看不出來；門前縱橫參差地晾着些襪襪衣服，屋頂上又堆滿了許多破舊東西。那全部用灰、黑、褐三色構成的沉悶的調子，似乎使明朗的春天也慘澹了許多。

在那一堆亂嘈嘈的草棚旁邊，泥地上有一個圓形的洞，正有女人從洞裏汲起水來，蹲在旁邊洗衣服，黃色菜葉子散滿在四圍，這大概是他們作爲飲料與用水的來源的井了。離開這裏不遠，有一道不寬不狹的溝子，在凹凸不平的窪裏貯着一些發酵的暗綠色的死水，一直沿着草棚蜿蜒地伸張到右邊去，就在溝子的盡頭，緊隣着草棚的地方，喝、奇的跡！那裏就是一所上帝驕子的白種紳士的住宅，一座錦繡般的花園。

花園的籬笆是矮矮的，望過去，園裏的景色瞭如指掌，那時，一片細草如茵的草地上，還有一對青年男女在打網球，而園的一角，却搭着個白綢的帳篷，底下的一張帆布床上，正躺着個青年美麗女子。悠閑地啜着咖啡看報。那情調是異常的鮮明、輕快、刺目。

如果我可以在這裏用個陳套的比喻，那麼這正是天堂與地獄的對比！我們要明白世人的生活有多少不平，眼前就是最好的模型了。——對着這極度矛盾的不調和的景色，我悠然神往，癡望了許多時候。

目 疾

偶爾患了一次目疾。左目眼皮紅腫，隆然如小核桃，眼睛也沉沉地張不開來。

平時很少有疾病，病了也很少就醫，往往趁此安閑地休息一二日，讓它自生自滅，也就算了。患目疾不至於要僵臥病榻，可是工作一樣的受了影響。——

「這不是玩兒的啊！你應該趕快看一次醫生。」

聽了朋友熱情的忠告，我跑進了一家眼科醫院的診室。醫生告訴我：這目疾沒有大妨礙，可以不必擔憂；但是要開刀，才容易痊好。

一聽說要開刀，我深深地躊躇了。經醫生幾次的勸慰，說開刀並不很痛，又說不用開

刀的手術將來後患甚多；我這才咬緊牙關，決定受一次宰割。

坐下來，我閉緊了眼睛，不敢看那一件小小的鐵器。當醫生一手搭在我額角上的時候，我的心跳得非常厲害，意識着那一把小刀已經移近了我的眼睛。驀然間，還來不及思索什麼，眼皮上已經「擦」的受了一刺。——那一刺，實在是很容易忍受的，我明白地覺得，但同時却不由自主，全身起了一陣戰慄，頓時手足冰冷，軟癱着再也不能動彈了。

「這麼膽怯的人啊！」

耳朵邊聽見醫生這樣譏笑地說着，接着倒了一杯滾熱的開水，湊到我的嘴邊。我閉着眼睛喝了，又被扶到沙發上休息了好一回，這才稍稍鎮定，回復了原狀。跑出醫院的時候，還是雙手冰冷，一顆心像飄飄蕩蕩地無處着落。

隔了兩三天，目疾漸漸好了；可是我的心裏永遠粘住了一句話：「這麼膽怯的人啊！」

真料不到，自己原來竟是這樣膽怯的人。每一次想起這件事來，便不覺啞然失笑，自

己輕視自己，有時甚至於感到了痛苦。生在這樣今日與明日酣戰着的時代，年青人是應該怎麼剛強健實，在一切的苦難當中去磨練自己的。然而我，對着那小小的割診刀，竟然手足無措，大驚失色……

健實起來吧！我常常這樣策勵着自己。可是一想到那件事情，對於自己的卑怯渺小，便要羞慚得無地自容了。

罪 惡

「你爲什麼作這樣下流的事情！」

對着一個親戚的孩子，我憤怒地責問着。

孩子紅着眼睛，在一邊嚶嚶作泣。

那是一個死了父親的孤兒，在家鄉被天災人禍所折磨，而由他母親帶領着飄流到都市中來，寄居在我家裏的。我用了每天絞着腦汁所換得來的極少的報酬，維持了家庭

以外，又勉強負擔了這無家可歸的孩子的衣食和教育。我常常嚴厲地督促着他——在這樣困苦顛連的生活的洪爐當中，應該會造出一個鋼鐵般堅強而且善良的孩子來的。我們這樣想，然而我完全失望了。

大概因為在家鄉時母教的不良，這孩子就像一顆天生頑劣的種子，他在學業上毫不用工，在學校裏，全級當中竟是成績最壞的一個。而且，他的品性尤其惡劣，強蠻、缺乏理性而撒謊騙人却有着非常的天才，他的說話，幾乎沒有一句是可信的。在我漸漸對他失望的時候，有一次，且發現他偷了同學的一頂帽子。

我異常地憤怒了，用了最嚴厲的口吻斥責他。可是他沒有一點悔恨的樣子，還是用各種無理的話強辯着；等到被我詰責得不能開口的時候，又嚶嚶地哭泣起來。

我決定要在第二天拿着帽子（那件贓物）到學校裏去告發，當衆宣布他的下流行爲，給他一個名譽上的裁制。

晚上躺在床上，却翻來覆去睡不着。獨自個靜靜地想：這孩子爲什麼要偷人家的東

西，作這樣不正當的勾當呢？當我自己又抽出「假如他境况很好，自己很有錢買帽子又怎麼樣？」這一問題來的時候，心裏却像被猛擊了一拳似的痛楚起來：這是孩子的罪惡嗎？我這樣的道德觀念是對的嗎……

我輕輕地爬起來，把帽子擱在孩子的枕畔，再回到床上，才呼呼地安然入夢了。